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簡春安 教授

社區工作實務與理論的對話

——建構一個社區工作實踐的行動視角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munity Work
Practice and Theory : An Action Construction

研究生：方 昱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簡春安 教授



社區工作實務與理論的對話

---建構一個社區工作實踐的行動視角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munity Work
Practice and Theory : An Action Construction

研究生：方 昱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方 昱 博士學位論文

社區工作實務與理論的對話：建構一個
社區工作實踐的行動視角

業經審查及口試合格

論文審查及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102年6月20日
審查教授：		102年 月 日
審查教授：		102年 月 日
審查教授：		102年 月 日
審查教授：		102年6月20日
系主任：		102年6月20日

在東海待了九年的日子還滿令人懷念的，我的人生即將永遠地告別學生票。

這幾年我最大的收穫是學習放鬆，學習感受那個被世界的河流推著走的流動。這個意思是說，我的博班這九年來，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幫我一起唸完的。今天可以順利畢業，真的一點都不是我一個人的努力。

清水溝的工作是我一開始念博班的動力，一路上雖然走走停停，但也總算把博班的課業完成了，又給我足夠的空間時間去準備資格考。這十年的豐盛、挫折與磨練，讓我長成了一個自己也還算羨慕的自己。

簡春安老師一路守護著我、照顧著我，他自己都說，他總是會問我許多身為父親會問的問題。陶蕃瀛老師、王行老師、宋文里老師陪著我從碩士論文走到博士論文，王行老師有一次說：「原來方昱也會老」，原來我們已經一起走過一條長長的路，回頭看竟十五年過去了。當然最後，還加上篤強主任臨門一腳的激勵。

謝謝琇惠老師、高迪理老師、和彭懷真老師給我機會在東海磨練我對社區工作的看法。還有這幾年我教過的年輕孩子們，你們和我一起轉身更貼近這個世界，你們也是我重要的老師。謝謝大霞、雅俐、宜椿、培元，你們給我東海校園裡最像家的地方。

一路上，這麼多人的故事陪伴著我，激勵著我。我感激這發生的一切，讓我有勇氣更真切地面對這個不夠美好的世界。最後我要說，這不只是我的論文，也是你們的。

摘要

本文的出發，來自於一個做了十年的社區工作實務工作者，嘗試整理自己的實務經驗，思考社區工作的本質。從尋找「社區」的意義，到嘗試整理自己的論述工具箱，以「原型社區」相對於「人工重建」的社區，來討論社區工作裡重要的概念。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作為研究取向，以敘事作為文本的呈現方式，以文本作為研究素材；從實踐(praxis)的本質出發，尋找自己的社區工作行動理論。於是，從反觀自己的實務經驗開始，呈現自己近年來在清水溝社區工作的生命經歷，反思社區工作的意義及行動方法；並與其他行動夥伴的文本對話，勾勒出共同的社區工作精神與價值，以及實踐的方向。

最後，提出社會工作做為一種身分認同，其在生活中實踐的可能，並嘗試提出社區工作的可能性。

關鍵字：社區工作、實踐、行動研究、清水溝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munity Work Practice and Theory: An Action Construction

Community work in Taiwan is mainly driven by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Most NGOs receive funds from the government, however, while some NGOs, like Qing-shui-gou, refuse to accept government funding to stay independent in their decision making. Qing-shui-gou, located in Luku village, Nantou county, Taiwan. It was established by some social workers and the local people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disaster who have come together to recover the Luku area.

As a social worker of community work and a member of Qing-shui-gou for ten years, I use action research to construct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of my community work. And narrative is a tool in this study to access th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that the actors use to construct their accounts of events and to make sense of their action. Praxis in this study is the reflex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ies and action.

After we left Qing-shui-gou individually, my old colleagues and I being as narrators and our products as texts are the primary data sources of this study. The goal is to reconceptualize the main concepts of community, and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hat is community? What are the main concepts of our community work? And why we do community work? This knowledge about practice in the community work context is hoped to help social workers to realize their situation and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Key words:

community work
praxis
action research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 一、研究者的自我告白 004
- 二、我所置身的「社區」歷史脈絡 008
- 三、研究目的 013

第二章 情境的概念與問題

- 一、由一些重要名詞而來的提問法 015
- 二、失去中的「原型社區」 021
- 三、「人工重建」的社區 028
- 四、小結 03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一、研究問題的概述 034
- 二、研究設計 035
- 三、研究倫理與效度 043
- 四、小結 044

第四章 走過一段自己的旅程

- 一、我是一條小船的船長 046
- 二、新的團隊與老人食堂的收回 055
- 三、離開與開始 060
- 四、小結 065

第五章 我看見的社區工作

- 一、在非人的世界裡，做「人」的工作如何可能？ 068
- 二、有可能做「自己」嗎？ 071
- 三、尋找我的「社區工作」意義 073
- 四、社會工作是我慾望的一部份 077

第六章 從社區工作看見每一個人

- 一、清水溝意義的轉化 081
- 二、在地女人：在非人的世界裡明瞭自己 086
- 三、外來知識份子：嘗試做「人」的工作 091
- 四、嘗試恢復的「原型社區」 103
- 五、社區的可能性 107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前言

一、研究者的自我告白

1. 「社區工作」作為一種實踐的生活方式

社區工作者是我的自我認同。2011年初，我正式離開了我的社區實務工作¹角色，整整十年，這是我社區實務工作的養分來源。

戰爭，總是這麼親密地在進行著的。

就在這一年的某一天，爸爸冷不防問我：「算算你如果沒有在南投那個地方工作，存款可能也有個兩三百萬了吧！這樣你不覺得很後悔嗎？」。在這之後，還有些零零星星的小攻擊，包括：「你為什麼還要住在那個山上？在台中教書，住在台中不是很好嗎？」、「我真不懂你以前那個工作的目的到底是要幹什麼？」、「年輕的時候不好好打拼，去那裡當鄉下人是要幹麼？」；拿幾顆朋友種的梨山高麗菜、青松米²回家孝敬爸爸，很開心地跟他說是朋友自己種的，他會說：「為什麼你交的朋友盡是這種的？」。一直以來，我感激爸爸總是在這一連串的對話最後加上「我不了解，但是如果這是你想清楚的，那我可以接受」這句話作為每次對話的結束。但是，這一場戰爭並沒有隨著我離開清水溝³落幕；反而，找不到簡單的語言來說明我自己，遭受著更多來自日常生活最細微的震動。我才發現，原來社區工作改變的不僅僅是我對社會工作的看法，我對自己的認同，社區工作也成為了我親身實踐的一種生活。

我今年三十六歲，有個對我自己的說法，我認為是很貼切的。我的人生到目前為止，一共有三個十二年。前兩個十二年我是在台北渡過的，我想，關於這前兩個十二年，我的人生還沒有什麼選擇。現在回想起來，我其實還蠻感激這前半段的人生。我想，這前兩個十二年不是我的選擇，而是和爸爸的選擇有關。

爸爸常常講一個他人生的故事，他說：他的人生中其實有另一條路，是選擇去華航當空少。那時當空少的薪水是一般人的好幾倍，是個人人羨慕、

¹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重建工作站，源自於 1999 年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所成立的民間工作團隊，主要以社區照顧及社區產業作為一種「社區自力照顧」的實踐方式。我在這裡經歷了重要的實務工作歷練與社會工作的反思過程，其中一部份紀錄在方昱(2004)，清水溝的行動與敘事---我在社區中實踐社會工作的歷程與專業反思，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² 賴青松，自稱穀東農夫，十年前選擇回到宜蘭鄉間種植水稻，以招募理念認同的「穀東」，共享共擔起對自然友善的「青松米」作為理想實踐的生活方式。

³ 同註 1 的簡稱。

體面又拉風的工作。當時，他已經通過華航重重的考試與訓練，連制服都量身訂作好了，就等著上飛機。結果，竟然收到了考上公務員的上榜通知。爸爸說，一般人是不會考慮當時看來錢少又平凡的公務員生涯的，但是，卻有一個念頭讓他改變了決定。當時，還沒有結婚的他，竟然想到以後自己的孩子要是有一天，被別人說道：「他的爸爸是幫人家端盤子的」。一想到這句話，他做了影響他一生的決定，也影響了我的前兩個十二年。我有一個在銀行上班的公務員爸爸，選擇過一個都市、安穩、中產的生活方式，也給了我一個安穩的生活。

二十四歲那年因著九二一大地震，我來到南投鹿谷，這人生的第三個十二年，可說是我自己選擇的；雖然，現在的我知道，這在當時是個懵懵懂懂的選擇，「到一個台北以外的地方居住」，是我當時唯一可以說得出來的想法。沒想到，這一個十二年，也養育著我對世界的看法，面對世界的位置。我想，在寫下這份論文的時刻，即將開始我人生的第四個十二年，我更清晰的知道，這是我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社區工作作為一種用來實踐的生活方式，是更貼近我對自己的想像的。

2. 在學校中發現對話的困境

2006年起，我開始在大學社工系教社區相關課程，也同樣面臨找不到理想的教科書或是完整的教材，以說明我這幾年所經歷的實務處境。那些我認為用以說明社區工作至關重要的概念，卻鮮少在社區工作的教科書中出現；而教科書中所呈現的「社區」場景對我來說，又彷彿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在社區實務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人與人相互依賴的情感，順應土地與大自然的生活方式，使我不斷關注許多小區域的、邊緣地區的人們的日常生活需求是如何被滿足的，小到從食物、人與人的照顧，大到經濟生活、文化認同、...等等。相對於原本在我身上的主流都市文化而言，我的實務工作教導我的，是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態度和方式。這一來一往於我自己和實務社區之間的對照來回，漸漸發展出我對社區工作的概念，而這些概念，也是我認為進行社區實務工作的重要力量。

而相對於大多社區工作教科書裡的社區場景，卻仍是中立地將社區工作視為專業者進入陌生領域，組織社區居民解決問題的一門技術。在這樣的場景中，不談工作者與社區居民的真實關係與張力，不談不同價值觀之下的權力與文化衝擊，不談社區工作者自身所代表的專業利益或國家代理人的角色。我在實務工作當中所學習到的真實養分，鮮少出現於教科書裡；有

機會把這些我所得到的養分化為知識，增進社會工作者看待社區工作的真實視野，也許能開展出不同的實務風景。

3. 真實社區場景中的錯置

多次有機會在國家政策補助的方案下，以「專家學者」的身分走進一個個成果豐碩的社區，我總是有種走錯場景的錯置感。也許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神采飛揚地向我介紹社區綠美化如歐式花園的社區步道，也許是社區總幹事拿著一份份印製精美彩色滿是活動照片與政令宣導的社區報，背景伴隨著一個又一個不同政府對口單位的複雜計畫方案。在這樣如此「真實」的社區場景中，我卻有如誤闖了別人的夢境，有一種身處異鄉的疏離感受。我心底真實的社區實務經驗吶喊著，我被當作「資源」來看待的身分角色煎熬著，這個在我眼前的社區工作者心中的熱情決不亞於我對社區的想望，但是相同的社區，為什麼我們之間看到的卻是如此不同的想像呢？

國家政策各項補助方案所驅動之下的社區工作，這樣的社區工作固然有它的意義，它讓許多人對社區留下許多愉快的回憶，也讓許多人因此有了社區生活的活力；但對於朝向一個永續發展、人與人互助以滿足各類生活基本需求的社區理想，卻仍是有落差的。

這幾年，我看見許多社區工作者的熱情因為政府的諸多方案一次次地被激起，想要為社區構築美好家園的遠景，但也看到這些社區工作者隨著政府方案一次次消磨了熱情。一開始，政府的方案總是以一種吸引築夢者的姿態，鼓勵社區工作者投射夢想，在一連串看似競爭評比的遊戲之後，實則馴化了社區工作者的姿態，強化了國家主導的權力關係。社區在幸運地脫穎而出的遊戲之後，接連而來的是國家一連串控管、核銷、評鑑、結案的權力展示；最後，社區工作者埋首於各式的規則遊戲之中，消磨了自己原本對社區的熱情。這絕非我對社區工作的想望，但卻是每日真實上演的社區場景。

4. 社會工作者對社區工作的想像落差

有一次，在一個兩岸社區工作老師的非正式交流座談裡，有位台灣教社區工作的老師提到：「台灣的學生因為學社區工作出去會找不到工作，所以比較沒有學習的動力」。還有一次，一個社工系的學生第一次見到我，知道我是教社區的老師之後，她問我：「學社工的出去找得到社區的工作嗎？」，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我想了一下然後說：「這個問題如果這樣問，我比較會回答：『一個社會工作背景的人進入社區，你會看到什麼？

想做什麼？」。」，她接著問：「那我得到有薪水的社區的工作嗎？」，我說：「對我來說，薪水是自己找來的。不只是社區，幾乎每一個工作你都可以這樣看。」，她說：「那這樣不是很不穩定嗎？」，我笑著說：「是啊，也幾乎每一個工作都是這樣啊！」⁴。

九二一地震，這個重大災變的發生，使得我帶著社會工作的背景進入了社區，沒有任何預定的工作角色，沒有任何擺放好的工作位置。我帶著社會工作的眼光來看社區、親近社區；並且，帶著一個社會工作者所相信的公平正義。我相信這樣的機會對現在的社會環境來說是個奢侈的位置，甚至無從想像一個沒有工作位置的「工作」，但是，這樣的想像力卻是重要的。

有時候，我甚至比較願意把社會工作當作是一種信仰而不是一種職業，一種對人的相信、一種對美好生活的想望（當然，這種信仰是可以討論辯論的）。純粹地以就業的實用性來看待社會工作在大學教育裡的位置，對我來說總是很受傷的。我雖然不喜歡高舉著「助人者」大旗神聖化這個職業的重要性，卻也無法以科技理性專業路線來看待這份工作。但是，我總是相信，許多社會工作機構並不是原來就「長」在那兒的，他們也是因著某些有熱情的人的需要而生，某一群人對美好生活的共同相信，而成立了某個團體，最後成爲了機構。許多社會工作的角色是自己開創出來的，必須具備這樣的空間，社會工作這個工作在我的想像裡，才比較完整了起來。

⁴ 這句話的靈感來自於Pierre Bourdieu在1997年發表過的一段話：今天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被收錄在：布赫迪厄(2002)。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二、我所置身(situated)的「社區」歷史脈絡

1. 「社區」作為民間社會力的萌芽

台灣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時期，對結社自由的採取非常嚴格的限制；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允許市場自由，另一方面卻限制民間非營利組織的結社自由，採取「特許」心態來扶植與政府相關的團體，如救國團；國際性社團如：青商會、扶輪社；以及西方教會的慈善附屬機構（顧忠華，1999）。為制衡國民黨一黨專政，黨外人士引入西方的「公民社會」，試圖建構國家與民間二元對立的論述；解嚴後，本土派國民黨人士運用「社區總體營造」做為國民黨本土化的策略，企圖在國民黨農、漁、工、商會及村里辦公室的傳統勢力之外，另行建立一套深入民間的政治動員系統，也就是透過內政部鼓勵而大量成立的「社區發展協會」，並建立其社區總體營造論述。（冷尙書，2003）。

另一方面，民進黨則透過社會運動部門，於解嚴後，表現其長久以來對「政治力」壓抑下的反彈，以做為一種民間「社會力」的湧現（蕭新煌，1990）。而 1992 年之後，許多原本街頭社會運動的團體，紛紛轉行為正式的非營利組織，朝向「機構化」發展；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尋求與體制合作，如承辦各項「公辦民營」的社會福利措施（顧忠華，1999）。隨著民進黨政府的上台，許多機構化的運動團體更進一步與國家各部會合作，青輔會、文建會、甚至到外交部，「社區」於是漸漸成為國家做為結合民間社會力意涵的重要名詞。

2. 九二一地震「社區」意義再進化

而我在九二一大地震滿週年之際，成為災區的實務工作者，正當民進黨新政府上台，在南投這片多半為傳統農村，資源缺乏、未曾被人認真注意過的土地上，見證了「社區」意義深植這塊土地的再進化。

首先，南投社會福利的創舉，透過「公辦民營」，在每一鄉鎮成立了「家庭支援中心（後更名為生活重建中心）」。這樣的創舉使南投這塊土地得以獲得許多台北專業社會福利組織的服務，也同時帶動了許多在地組織的成立與發展。這些組織無不以「社區」為名，進行各式福利服務的推動。但是，南投的「社會力」卻仍不敵「政治力」，這些專業的民間機構隨著縣長選舉的更替而結束了短暫的光芒，多數台北專業社福機構撤出災區。但南投這塊土地並沒有因此而恢復平靜，再來，我們要談的是另一套龐大的社區課

碼——「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成為所有「社區」的代名詞，除了文建會大量推動各鄉鎮村里社區成為社區營造點，使得各民間組織大量投入政府由上而下推動的社區營造工作外；政府各部會也紛紛推出各式各樣的「營造」計畫：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農委會水保局的「富麗農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扶植的「社區產業」、青輔會的各式各樣的「青年參與 NGO 計畫」，再加上社區大學，與各式各樣的地方小型工程，無不依奉「社區總體營造」之名進行各項計畫與活動。

讓我們來看看這「社區總體營造」所呼喊的口號：「居民參與」、「由下而上」，是不是「社會力」展現的最佳寫照呢？可是，我在這裡所看到的實景，則是這些民間組織被這些由上而下的活動與政策弄得疲於奔命，一下要參加「社區總體營造」的課程訓練與會議，一下要打聽政策有了什麼新的計畫改變了申請經費的管道與規則，一下又忙於應付核銷政府複雜的會計官僚，一下又忙於接待種種社區總體營造專家學者、規劃團隊與上級長官的來訪與建議。

3. 被綁架的「社區」語言

表面上看來，南投這塊土地因為九二一震災，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社區」的繁榮景象。許多外來專業組織的投入，許多在地民間組織也隨之興起與發展；每個社區特色的展演、社區活動舉辦頻繁，幾乎每個社區都有動可以辦活動、動員居民、搞計畫、申請經費；社區產業、社區照顧、社區旅遊、社區生態都成為各個社區表現自己「創意與多元」的選擇。

從事情的表面我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好的，「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帶我們切進一個幾乎毫無破綻的世界。宋國誠(2003)提出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基本觀點是：「文化生產了政治」、「論述建構了霸權」，他證明了文化如何積累、定型、傳播，最終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而產生了政治權利與統治的合法性。在這裡要補充說明一下 Orientalism 的這個 ism，我們一般毫無思索地把它翻譯成 XX 主義，在論文計畫書口試時，我的口試委員宋文里老師有一段很精采的說法，他把 Orientalism 說成是「東方症」，他說這是一種「論述的疾病」，就像是人的身體關節有風濕病就叫做 Rheumatism 一樣，ism 也可以是一種病的名稱。所以東方症(Orientalism)就是一種自以為是的論述疾病，非把別人說成是你以為的那個樣子，一種野蠻而不自知的權力；而在東方則是在受感染之下，也不自覺地把自身說成是「他」以為的那個樣子（宋文里，

2006)。

這樣說也許還是太抽象了，讓我還是從「社區總體營造」說起好了。讓我們試想一個最能具體呈現「社區總體營造」的場景：一個園遊會似的、大拜拜般的場景；這個場景經常出現，有時出現在中興新村的大草坪上，有時出現在台北京華城的某一樓層展示場裡，有時出現在台中公園的廣場中。你會看到許多「攤位」，每一個「攤位」就代表著一個社區，這些社區無不花盡心思要表現出自己的特色與主題，招攬著「客人」的「消費」（無論是手工藝品、農特產品、還是社區旅遊或社區「行銷」）。然後，你會想說到底這個活動是誰辦的，你可以輕易找到這個展覽的權力中心，無非是一個大舞台，穿插著原住民或某社區的載歌載舞表演。然後，最後一個節目你一定要注意，就是這個活動真正的「老闆」要上台講話了，他會讚美各社區精采的表演，他會感謝他的部署努力的精心策劃，並強調這些社區是他們「輔導」的「成果」；最後，雖然他沒有說，可是這樣的氣勢會讓你把成就歸於他政治上的英明領導。還有，我要提醒一個你很容易遺漏掉的重點是，這個活動真正的承辦單位。你一定可以發現，這是某企業管理顧問公司，事實上就是所謂的「公關公司」；他們負責協調所有的行政事項、文宣廣告及活動設計，他們就是承包這個活動的「廠商」。

讓我們再回到這個活動之前，看看到底這個活動背後的關係吧。首先，這個活動的「老闆」，通常是前面提過的政府各部會。而他們為什麼要辦這個活動呢？問這個問題，倒不如問另一個更接近答案的問題：為什麼這個活動要在這個「時機」舉辦呢？這個問題好聯想多了，無非是接近某種選舉，不然就是什麼紀念的「週年（例如：九二一）」，又要讓民眾「檢視」施政成果了。「時機」訂好後，再來，就是要「招標」這個工程了。識途老馬都知道，反正標來標去就那麼幾家，這些公司除了與政府部門「關係」要好，還得消息靈通，更要具有「短期見效」的能力。反正「達到最大成本效益」本是這些「商人」的基本能力，而「讓顧客滿意」更是他們的天職，所以接下來，他們就必須去準備他們的「商品」了。

沒錯，這些「社區」就是他們的「商品」，「商品」必須包裝，「商品」也必須行銷。這些商人為了讓「業主」滿意，想當然爾承接了業主的價值觀，並將之發揚光大，教育與灌輸到這些社區身上，使這些「商品」可以表現出業主想要的樣子。「居民參與」、「地方活化」、「文化創意」、「產業特色」、「希望願景」就這麼一樣樣的被塑造出來啦！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薩伊德的東方症(Orientalism)的症狀有哪些：

是指西方對東方的一種帝國主義的論述形式，是西方知識精英建構

東方世界的一種文本書寫與修辭策略；…為一種為彰顯西方主體性而系統化生產出來的「服務論述」，…這種系統的、服務性的敘事結構，建立了西方所承認的宇宙等級制。…東方自古以來就不是歐洲的對話者，而是其沉默的他者。(宋國誠，2003)

發現了嗎？薩伊德的東方症(Orientalism)訴說著一種和別人相處非常有問題的「關係」，在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下，有一些人擁有文化的詮釋權，掌握了「教你怎麼認識世界」的能力；進一步，也掌握著該如何生活、怎樣的價值才是好的，一整套鋪天蓋地而來的論述。只不過，這裡必須加一句：在我們的「後殖民」處境下，上文引述的「西方對東方」必得變為「我們對自己」的服務論述、敘事結構；我們的知識菁英把我們的鄉民納入他們所承認的等級制之中，並且也因此變為不能對話的他者，被賤斥於沉默他者的位置上。

當我們只看到社區的農特產品、原住民的手工藝品，我們難道就認識了這個社區嗎？我們看得到農村的破敗與衰老、農地的地力剝削甚至成為地方政治勢力炒作買賣的商品、農產品價格受到 WTO 的衝擊、農村的失業與照顧問題嗎？還是，我們只願意消費那個遙遠的、美好的台灣富麗農村景象呢？當沉默的農村與你居住的都市樓房相連在同一塊土地上，而你只願意消費它的好山好水，用金錢購買它的商品嗎？當古老城鎮的老街凋零，舖上五顏六色的石板地面，換上整齊劃一的嶄新招牌，難道就能夠使它的文化重生嗎？

你是怎麼知道「社區總體營造」的？從新聞、從電視節目、從廣告、從學校教育，我們被一大套美麗的社區總體營造的夢幻所包圍著。而沉默的社區啊！卻只能永遠地這樣「被說」著。這套論述讓你看到國家（或布爾喬亞社會(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所想要的那種「美好」(Chatterjee, 2000)，也要求社區照著這樣的劇碼一再上演著：「居民參與」、「志願服務」的老戲，就連社區發聲（「可以」發聲出來的，或「有能力」發言的），也都被要求述說著同一套故事，才能夠被認為是「有價值」的。社區從未與國家對話，從國家的口中，社區了解到什麼是社區。

4. 一個社會工作者的置身與自處

那麼，身為社會工作者的我們，到底又置身在如何的處境裡呢？我們究竟有沒有可能真正擁有自身的「主體性」呢？我們到底是寧願做那個具有正義感又有愛心的天使，還是我們真的承諾要找回失落的「人民」呢？當我們對著政府曲意承歡時，有沒有想過我們到底是為了誰在工作呢？當我們

被要求要更有責信度、更有效率、更符合成本效益時，我們到底需要取信於誰，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當那些我們所信仰的價值，不但無法成爲我們工作的護身符，反而如影隨形地讓我們看到世界的不義呢？我們該轉身對抗世界嗎？

突然間，我了解到社會工作的辛苦了。這個我所心愛的社會工作，原來是一直處在這樣的處境裡在抵抗著啊！（請了解，我用的字眼是「抵抗」，因爲我想，我們還沒決定好要「對抗」）。我想，我們比商人天真，因爲我們從沒想過要賺大錢，只希望能夠有資格擁有好的生活。我們大多數人也沒想到要像政府擁有統治的權力慾望，只願自己可以有能力作更多更好的事情。可是，我想是天真害了我們自己，我們裝做我們不懂政治，我們裝做我們不想要權力，於是我們常常被政治所擺弄決定。我們希望能夠擁有好的生活，這讓我們一直希望得到在上位者的肯定，而使我們一直朝向布爾喬亞社會靠攏，人民卻離我們越來越遙遠。

我們真的準備好要真正實踐社會工作價值的理想了嗎？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國家的角色從原本的「社會國」，退化成「經濟發展國」與「刑罰國(penal state)」(趙剛，2001)，國家成爲資本家的正當的幫手，爲的是要「促進經濟繁榮」；而那仍在社會性失業與窮途潦倒邊緣的呢？就留給越蓋越大的監獄與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吧！「拚經濟」成爲國家照顧人民的唯一承諾，正當化著國家與資本家攜手，大方地享受屬於人民的資源與權力。我們也許還沒有搞清楚我們即將面對的，是全球化、是「經濟發展國」是「刑罰國」、還是越來越無孔不入、教導我們應該怎麼生活、如何思考的市場。當有人只爲了一包煙而搶劫超商，當父母帶著孩子一同自殺的新聞一再上演，當白米必須變成炸彈客，當面對失業者、驅離土石流危險區居民都成爲社會工作者的工作，我們到底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如同 Prigoff(1999)這個社會工作者所言，「過去五十年來的市場經濟全球化，徹底地改變了社會工作實務的社會環境背景脈絡」。當這些被逼到生命絕境的人們，總是面對國家所派來的溫暖慈善面容的社會工作者時，我們自己到底作何感想？

身爲社會工作者，我們多半不是爲政府工作，就是在民間組織工作著，我們非常了解我們的使命與價值，但卻往往不自覺自己身處何處，而因此受苦著。這樣的追溯讓我開始讓自己身處的世界清晰起來，而述說則讓我的受苦獲得諒解與明瞭。唯有清晰的辨識那我們正在抵抗著的，我們才真正開始擁有自己的力量。

三、研究目的

有一天，我在亞洲大學社工系的「福利社區化理論與實務」的課堂上，一個學生很認真的問我一個問題：「這個社會長得是什麼樣子？」，這個二十歲的男孩常常在課堂上聽著我所說的，表情憂心忡忡。這些未來也許會成為社會工作者的年輕人們，面對各式競爭與社會壓力，嘗試要理解我所說的社區工作。當我們的政府政策也在說「社區」，五花八門地推出各式有關於社區的政策與方案；當我們自稱「社區」工作者，嘗試實踐我們認為較人性的生活方式，這些名詞之間到底有沒有差異？身為一個社區工作實務工作者，我問我自己：「為什麼～社區工作？」。在此，「社區工作」作為一種動詞，意思是多重的；包括：「為什麼『有』社區工作？」、「為什麼『做』社區工作？」、「社區工作代表了什麼價值？」、「『我』為什麼要做社區工作？」、或者說「如果我認同社區工作，那麼社區工作對『我』而言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等等。其實，這個問題也可以寫成「為什麼～社會工作？」。面對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全球化與勞動市場的自由化，國家角色的退卻；面對非營利組織的興起，面對專業化的不確定，面對到底該「幫助誰」的矛盾；這些大二的年輕臉孔，這些和我一樣是被資本主義養大的孩子們，我該如何把「為什麼～社區工作」說個清楚呢？

研究的目的是想要作一個提醒自己的備忘錄架構，以社區實務工作者的角度，檢視自己的工作，以及如何看待別人的社區工作。其要點有三：

1. 與現有的社區概念作辯證，把我認為重要的社區工作的概念釐清。
2. 整理一下自己的「論述工具箱」（借用 Bruner, 1996/2001 的說法，他談的是文化的「工具箱」，是說的是駕馭文化的符號系統和言說載錄系統，使人學會使用心靈的方法；而我這裡指的是我用來說故事的符號和概念工具）裡有哪些工具，拿出來擦乾淨、上點油；清點自己現在有的東西，包括：我所認為的社區是什麼？我所認為的社區工作又是什麼？而我的社區工作方法又是哪些？
3. 反觀自己社區工作的生命經驗，整理出我自己的社區工作新的意義。

我自己的社區實務經驗也許和別人的很不一樣，我和別人在相同的台灣社區脈絡之下，但體會著不同的社區角色和議題。想辦法把它說出來，並且留下可以相互討論的素材，我想是這個研究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章 情境的概念與問題

一、由一些重要名詞而來的提問法(problematics)

Dorothy E. Smith(1987) 在她的書裡<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提到面對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有兩種研究方式：一種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把日常生活世界當作一種研究的標的物，好像我們所研究的世界就是一個自給自足(self-contained)的宇宙；但是，這樣會把我們的真實經驗和大的社會經濟關係分離開來，於是錯過了 she 認為最重要的重點。所以，她建議另一種方式，就是把日常生活世界本身就當作是一種「提問式的(problematic)」；意思是說，把日常生活本身就當作是提問的來源，這個提問不應僅限於理論和概念層次，而應該是源自於經驗和行動的層次，讓知者(knowers)真實地活在實際的生活情境當中。

這樣的提問法很能夠打動我，成為撰寫這篇論文重要的動力。我因著我的真實經驗和行動有了深刻的感受，而產生了許多對日常生活「不」理所當然的提問，然後成為我在這篇論文裡試圖回答的問題。問題的答案雖然重要，但是問問題本身更做為自我嘗試理解世界的方向。有些時候真實的世界並不如你想的一般，能夠像一個故事一樣有因有果，說得讓每一個人都明白也同意這樣的故事發展經過，有時後故事本身就是荒謬的，但它就是這樣發生了，然後我們問問題，然後我們和事件產生意義，然後我們得到某些東西。就讓我們從一些重要的名詞開始提問吧。

1. 社區(community)

我們常常在言談間會說「社區發展」這一個名詞，究竟，我們在說「社區」的時候，我們指的到底是什麼？我們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說出「社區」這兩個字？而社區又要「發展」些什麼？說到「發展」，這有一個暗示是說，我們在說「社區」的時候，是有方向性的，代表社區應當從「這裡」走向「那裡」，那麼，這裡是什麼？而那裡，又要往哪個方向走去？以下，我嘗試把可能回答上述問題的重要名詞，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屬於「社區」本身，社區到底指的是什麼；而從第二部分開始，則代表的是方向，社區可能要從這裡走向那裡的方向，一一重新加以檢視。

關於社區，Newby(1987)有個非常引人入勝的說法，他說，任何人都可以把對於現代社會生活深沉的不滿，投射成一種「鄉愁(nostalgia)」，而這種鄉愁的代表詞，就是「社區」。他提到 1950 年代有個美國社會學家 Hillery 整理了所有文獻中提到「社區」的九十四種定義，認為它們唯一的共通點，就是處理和「人」有關的議題。我們常常會聽到政府的政策提到「社區」，

好像除了個人和家庭之外，社區成了公共生活最重要的代名詞，例如：社區發展協會和社區總體營造，

不過，對社區這個字的定義，還是可以大致分為下面三種類型：

- a. 社區即**地區(locality)**：是指人會定居在某一個固定的、有範圍的領域；但是，下一個我們要問的就是，某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和住在這裡的人的社會生活，有沒有一定的關連性。
- b. 社區做為一種**地方的社會系統(local social system)**：這個定義比較接近社會學所關心的，社區不只是某個特定的地理區而已，而更代表著這個地區某種社會關係的模式，這種社會關係的內容與質地。他們不是孤立的個人的集合而已，他們是有關係的，這種關係不一定需要和諧，衝突也仍然代表了他們是有關係的。
- c. 社區做為一種**關係(a type of relationship)**：代表一種共享的認同。所以在這個定義下，可以完全排除上面兩種定義；也就是說，這個社區裡的人可以不共住在同一個地理區，而且，屬於同一社區的人也可以從未謀面；也許用 **communion 共享或共有** 這個字可以更貼切的代表這個定義，一種現代生活中失落的有意義的認同。

上面這三種定義對我來說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它說明了社區可能可以「是」什麼。我從小出生在台北，但是卻從不曾覺得那是我的故鄉。在那裡，「家」是可以變動的，小時候住的房子賣掉了，成為了別人的家，我又住進了新的房子，那裡有一天也許也會變成別人的家。除了我的家人之外，好像沒有什麼和我有關係的牽絆。可以隨意遷徙變動的都市，不僅沒有一個地區是我會「固著」在那兒的，就更遑論能夠有足以衝突或和諧牽繫在一起的「關係」了。但是，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社區這個名詞的提出，代表了一種什麼樣的缺憾。「鄉愁」這樣的說法，對我來說形容得挺傳神的；它頗能代表一般現代人對於生活好像少了點什麼的一種缺憾。

2. 現代性(modernity)

既然有了「缺憾」，就有了方向。因為現在不夠好，所以我們應該去到一個更美好的地方。記得我的叔叔第一次到南投鹿谷我住的地方來看我，對一般人來說不過是荒郊野外、雜草叢生的鄉下地方，他卻眯著眼睛羨慕地和我說：「你住在人間仙境」。他和我爸爸一樣都是公務員，從我家回去之後，就聽說他每逢假日就和太太一起到處去「鄉下」看房子，尋找自己以後退休之後的落腳之處。每次見到我，他都會回憶起小時候他在虎尾鄉下吃過

的臭豆腐有多麼美味，斗六有一種不知名的粿的醬汁有多好吃…等等。

「社區」這個詞對許多人來說的確懷有許多美好的想像，然而，這個詞更建立在一種對「現代」的生活的不滿意之上，而這個不滿意常常被認為是都市生活與工業化之後，所帶來的改變。Georg Simmel 在 1903 年寫的文章〈貨幣與精神生活〉中，提到現代的工業化與機械化過程，對人的深切影響(Parkin,2010)：

- a. 相對於都市的理性，鄉村生活是以感受和情感關係為基礎的。
- b. 貨幣的經濟使人的社會關係趨於非人性與標準化。
- c. 非人性使得我們沒有能力去區分人的個殊性
- d. 孤獨：缺乏面對面的接觸，只剩下正式的冷淡與沉默

關於上面的這一段話，總是讓我想到了可憐的麥當勞得來速的店員，他們帶著耳機、同時進行著好幾個不同脈絡的事情。他們必須同時用耳機與另一端尚未謀面的客人接下一個訂單，又必須移動身體和雙手準備「眼前所及」的這一個客人的訂單內容；也就是說，他在正做的事，與他正在溝通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再加上他心裡面盤旋的事情、正在嘩嘩作響的炸薯條、主管的監視與壓力，這幾個脈絡的錯置總是讓我覺得，他們必須要具備強力身心分離的腦袋，才能同時完成這幾件事。而至於他們與客人的「關係」呢？我們一般與陌生人要發展「關係」，大多是建立在「閒聊」或「相互問好」的過程裡。在這樣現代化的速食店裡，「閒聊」與「相互問好」，已經標準化了。接訂單時間好的時候要說：「歡迎光臨，要不要來一個超值早餐？」、與客人的「聊天」內容也是標準化的：「謝謝光臨，小心開車」。至於，每次當我想要真正和他們「溝通」時（比如說：「我不要番茄醬，可以給我兩包糖嗎？」），他們還正忙著覆頌他們該說的台詞，以至於我好像才是舞台上那個不按牌理出牌的演員，打亂了他們標準演出的節奏，他們總是像從夢遊中驚醒一般，驚嚇中不情願地回應著我這個「奧客」。我和我眼前的這個年輕女生店員，同處在名間鄉麥當勞的空間，我心裡總是自己默默地有這樣的對話：「也許，她家就住在這附近吧！還是她是嫁到這來的呢？不知道她家是不是也種茶呢？她是什麼樣的情況下來到這裡工作的呢？她年紀比我小吧？她喜歡這個工作嗎？會做多久呢？」。但是，我總是只能按照著標準的流程演出客人的角色，這個我眼前的年輕女孩，對我來說只能被視為「點餐機器」，我們在這裡，都沒有任何「個殊性」。

Simmel (2004) 認為「貨幣」扮演了一種獨斷性的媒介，讓世界上千差萬別的萬事萬物，都能夠在價格上等同，以用來交換與消費；貨幣把都市裡

的人弄成是沒有主體的、沒有差異的、理性算計的、沒有個性的、沒有品質的客體。關於這種現代生活的鄉愁，「社區」這個字，的確扮演了現代人非常美好的、溫暖的，類似於子宮的記憶的重要角色。

3. 發展(development)

是什麼讓我們遠離了子宮，遠離了溫暖美好的家園？是的，這個世界上總是有更多的東西，等待著我們去追求。人生需要「發展」，國家需要「發展」，經濟需要「發展」，社區需要「發展」。「發展」這個詞不經意地不斷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裡，我們毫無知覺地使用著這個詞，不曾質疑過、也不曾明瞭它真正的影響力。

Worsley(1987)是個人類學家，曾經研究過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對「發展」這個詞提出了有趣的觀察：他說，歷史上在描述關於西方的擴張時，通常只簡化地提起西方白人所做過的事情，以及關於西方白人的成功；所以南美洲和澳洲是被歐洲的探險家「發現」的，卻無視於美國的印地安人和澳洲的原住民幾千年前就「存在」於那兒。這樣的歷史觀點不僅僅對歷史產生了影響，而是深遠地影響著現代人對於世界的看法。

他舉了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美國 1960 年代的經濟學者 W. W. Rostow 所提出的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認為每個社會都必須經過這幾個階段，才能邁向真正的「現代性(modernity)」；這五個階段分別為：(1)前現代，也就是傳統的農業社會，(2)具現代化的準備條件階段，從經濟、教育制度到公共建設，(3)現代化開始的「起飛(take-off)」階段，(4)趨於成熟階段，(5)大規模消費階段。這不僅是一個經濟理論，經濟發展條件對 Rostow 來說不僅要有正確的經濟、科技和民主條件，更要有正確的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

看到這裡，我這個第三世界小島上的島民，終於和遙遠的 1960 年代曾任美國詹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的 Rostow 連上線了。我從小朗朗上口的經濟「起飛」這幾個字，原來竟是源自於他所提出的經濟理論。Worsley(1987)認為 Rostow 的理論不僅僅是一種經濟階段的分類，Rostow 遵循著十九世紀對「發展」的古典傳統，認為來自於「西方」的全都是「進步」的，從西方的標準、方法都是值得模仿的，且西方會提供這一切需要的元素：從機械、種子、教科書、到醫藥。

4. 角色(roles)

接下來，Worsley(1987)提到了 Talcott Parsons 的角色理論，不同的角色

攜帶著不同的文化價值，他比較了幾種相對的角色，整理成下表：(1)獲致角色(roles based on achievement)相對於天賦角色(ascribed roles)：指的是這個角色是一出生就給定的，還是後天去得到的，(2)功能限定角色(functionally specific)和擴散角色(diffuse roles)：比如說我們現在說的「專業關係」，指的就是功能限定角色，一下班，我們會要求自己不能和案主有其他生活層面的關係；但擴散角色就像是我們和家人的關係，有一天就算你當了老師或醫生，你媽媽還是覺得她說的才是對的，不為什麼，就因為她是你媽媽。(3)特殊角色(particularistic roles)指的是你和某些特殊的人才會有的關係，普遍性角色(universalistic roles)則是說你的行為是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

傳統社會	現代社會
天賦角色(ascribed roles) 一出生就給定的角色，傳統社會當中，職業是代代相傳的，關係和網絡也是一出生就已經存在的	獲致角色(roles based on achievement) 現代社會每個人的職業是強調自己努力獲致的，而非給定的
擴散角色(diffuse roles) 傳統社會當中，每種職業是一種通才式的，遇到問題就必須去解決，而且和他工作環節相關的所有人都有關係，並不是切割斷裂的	功能限定角色(functionally specific) 專業指的就是每個人在勞動分工當中，只扮演特定功能，尤其在現代社會的科層體制中更是如此
特殊角色(particularistic roles) 傳統社會裡講關係，注重關係，人會比較願意或必須去經營與其他人的關係，親疏遠近是有分別的	普遍性角色(universalistic roles) 現代社會注重的是法理上的規範，法理情，「法」是放得比「情」要重要的，如此就比較不需要去經營與他人的關係

這個理論關於「發展」的意義是這樣的，和剛剛 Rostow 的理論一樣，它要讓我們區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不同傳統社會中的角色通常是：特殊的、天賦的、擴散的；而現代社會則是：普遍性、獲致的、功能限定的。「現代的」價值必須透過理論灌輸在下一代年輕人的身上，例如：如果你是現代社會的專業者，你不可以對你的親戚特別好，因為你的「特殊角色」必須被現代的個人責任所節制，而你必須對你所有的案主一視同仁，因為你必須「普遍性」地對待他們。所以，現代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他「功能限定的角色」，在複雜的勞動分工當中扮演一個技術性的工作；但相反地，在對一個農夫來說，他是一個「通才(generalist)」，他的工作需

要和許多環節中的每一個人都有關係，他的角色是擴散的。在現代社會中要有成就你必須努力，每一個人都被教導，這是可以超越性別、年齡與社會階層的「天賦角色」的。這所有關於「現代」的價值，一路推著我們不斷地前往「發展」的路上前進，最後進入大量「消費」的時代，才能夠算是現代。

這一連串從「發展」這個字的追溯對我來說實在太有趣了，原來我是這樣子不知不覺地被養大的。小時候的教育告訴我們要成爲一個好公民，要有「公德心」，公德心常常是在教育的過程中，內化爲自己心裡遵守著現代國家的法理規範；現代國家在教育的過程中，把每個人切斷爲一個個與他人無關，只個個孤立的相對於國家而言的「公民」；但傳統的社會裡，每個人是否有道德，是透過相互直接的關係牽繫，由社區來相互討論、共同規範的。Bauman(2001)在「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一書中，描述了現代社會的科技對空間和時間的消弭，不但沒有帶來人類處境的統一，卻更加造成進一步的兩極化：他談到了公共空間萎縮所造成的倫理議題，他以 Nils Christie 的寓言，說明傳統社會裡女性聚集在河邊洗衣時，互相交換資訊、議論時事，水平地讓參與對話的人形成一個共同體，逐漸浮出對事物的「共同理解」，這是規範被創造的過程；而失去公共空間的現代社會很少有機會讓大家討論「規範」的問題，所有對錯、美醜、適當與否，只能來自大多人看不到的高處傳下，大多數人也沒有能力去質疑。

有一天我放暑假，早上九點鐘待在台北的家裡，只見退休的爸爸朝著正在換衣服的媽媽、和正在畫眼線的妹妹大叫：「九點鐘了！你們還不趕快去上班！還在那裡慢慢摸！」，我笑著跟爸爸說：「你是他們的老闆派來的吧！她們不急，你急什麼？」，爸爸故意滑稽地立正站好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公務員，公務員九點鐘就是要上班」。原來我和爸爸的看來小小的衝突，竟然有這麼一大段關於「發展」上的價值的落差，爸爸努力地要把我培養成現代的好公民，在他的觀點看來，我卻很不爭氣的走了回頭路。我想，我和爸爸一樣的地方是，我們的人生裡，都選了一個一般人通常不會選的選擇；但我想爸爸不明白的是，社區工作對我來說不是一種「鄉下人」的安逸生活，而是充滿著真誠與冒險、熱情與創造的生活方式。

二、失去中的「原型社區」

寫下這段文字的今天，新聞寫著，含有瘦肉精的美牛要進口到台灣了；這個禮拜天，是日本 311 核災滿一週年的日子，北國遠方農漁村生活產生的遽變無從想像，回頭看北台灣貢寮鄉的這個小漁村與反核四抗爭的漫長歷史，不知道是否早已被「海洋音樂祭」這樣的符碼所取代；新莊樂生療養院與台北捷運局的角力仍在繼續，生活的改變與崩塌的可能性一樣充滿未知的危險；灣寶、相思寮、大埔、八里與其他許多地方被土地徵收侵擾的農民們，世代代的生活方式可能要被迫終結；而東海岸阿美族部落的傳統生活，也許就即將要被東部觀光及開發剷除殆盡。社區在哪裡呢？在我看來，社區是被這「發展」的巨輪不斷擠壓著最後生存的空間，社區是眼看著即將要消散的家園。今年是我在東海擔任社區工作課程教學的第三年，當我把上述這些近年台灣所發生的社區議題，在課堂中與社工系的同學們分享討論時，到了學期末同學的回饋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沒想到，這些社區都是遭到國家或財團的力量所破壞的」、「我沒有想到這些社區居民竟也可能成為我們的案主，案主不是我以前所認為的老人、兒童、婦女或身心障礙那些人而已，案主也可能是一群人，一群遭受相同處境、失去原有生活方式的人們」。

這不禁令我想到，那麼，所謂的這些「失去」，到底是失去了什麼呢？新的生活方式不好嗎？改變不好嗎？是一種單純的「懷舊」或「鄉愁」而使我們討厭這些轉變嗎？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麼呢？

Douthwaite(1996)在「Short Circuit」這本書裡，描述了一個愛爾蘭附近的小島 Inishbofin 的例子。島上居民從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末的兩百年間，人口少了超過八成；作者 Douthwaite 在 1993 年到訪的時候，島上人口只剩 180 人；島上唯一的小學，學生只剩 21 人。估計到 2001 年的時候島上人口將跌破一百人，屆時將面臨政府以行政資源浪費為理由，而面臨強迫遷村的可能。

這個小島的漁獲曾經外銷遍及歐洲和非洲，包括龍蝦和鱈魚；但是這樣的榮景在 1920 年代開始逐漸下滑，因為在遠洋漁業的發展之下，更大的船隻、更大量的漁獵，使得這個小島原本的近海漁業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到了 1970 年代，由於愛爾蘭政府與其他國家的利益交換，使得附近海域開放給其他國家的現代機械化船隻來捕魚，更是給這個小島漁業致命的一擊。原本靠漁業維生的島上居民紛紛無以為繼，把小孩送到外地去唸書成了他們唯一看得到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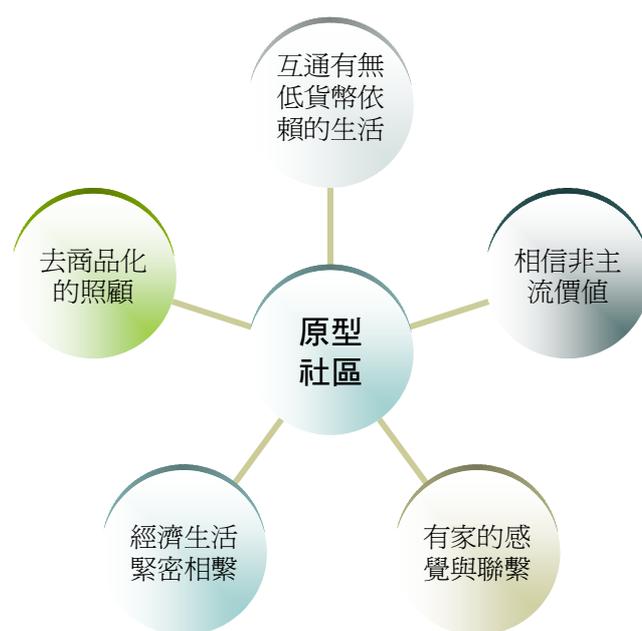
現在島上的幾乎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要仰賴愛爾蘭本島來進口，糖、麵包、果醬、麵粉、人造奶油、衛生紙和免洗尿布、…等等，這其中造成許多不能回收的垃圾，就在小島的岸邊隨著浪潮漂浮。但曾經這個小島為愛爾蘭本島提供大量的雞蛋和奶油，而且家家戶戶都有養乳牛，並自製奶油和起士。這樣的傳統卻因為 1980 年代小島有了普遍的電力供應後，家家戶戶都有了冰箱得以儲存買來的盒裝牛奶，而再也沒人願意辛苦地養牛了。現在島上居民吃的肉也全部必須從外地買，因為屠宰場的設置標準全是為大量生產而設計的，讓這個小島沒有能力負擔去建立一座合於政府規範下的現代化的、昂貴的屠宰場。那麼，這座小島還剩下些什麼呢？家家戶戶幾乎都是領政府補助才能維生的老人，許多荒謬的、不合時宜的大型地方工程建設消費著小島最後的剩餘價值，還有被破壞殆盡的自然風光勉強支撐的「觀光」事業。這個故事對我來說，一直像是個我所看到的社區的模型，在在提醒著我能夠去辨識社區許多「失去」的面向：(1)對生活的全面失守，造成了對貨幣的依賴，(2)由於貨幣可以無限積累，而造成了自然環境的耗盡，(3)社會福利的貨幣給付，造成了對貨幣的更加依賴(方昱，2010)。

另外，在恩格斯的《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從先史時期的家族制度一直談到現代國家的起源，他在談到氏族或部落的終結，轉而由國家取而代之時，他談到了土地的私有制；他先是說，當每個人從氏族或部落手上繼承了土地的所有權，不但使個人得以從氏族掌握的集體勞動中解放出來，更使得個人得以出售自己所有的土地，土地成爲一種商品，而人得以與土地永遠地分離(恩格斯，1938)。上面這一段文字在我畢業前夕的 2013 年中讀來，是那麼地深刻入骨。前面提到的苗栗竹南大埔拆屋毀田事件，在這一段期間格外讓人坐立難安。在我手中的這一本書，是民國二十七年應該是在上海出版的(書裡雖然沒有寫到出版地點，但我上網查了一下，明華出版社應該是在上海)，這是東海大學圖書館張學良先生的贈書特藏，書裡面遙遠的恩格斯(1938)說：

國家是起於壓抑階級對抗的慾望。但又因為是從此等對抗之中所興起者，所以它通常終是最強有力的在經濟上能支配的階級之國家，這一階級靠它的經濟上的優越，也當成為政治上的支配階級，且因此獲得抑壓並榨取被壓迫大眾之新手段。

在韋伯(Weber, Max)對理念型的說法中，理念型的創造絕非目的本身，它不是對真實的一種「描述」，也不是一種純粹的概念與思想的連結，它必須透過對具體問題的經驗分析後，才在現實世界中不斷被磨利，而有助於描述與解說(紀登斯，1994)。我想暫且把那些「失去」之前的社區，暫稱

為「原型社區」，做為一種理念型的說明。而對於這樣「原型社區」的概念，我坐在書桌前看著上面這些在遙遠的 1884 年被寫下的文字，在一百年後由不知名的譯者用優美的中文說出來，又再一個七十五年之後被我看到。忽然理解我所說的「原型社區」，只不過大概是人類社會在這兩三百年內所失去的種種。就以我這個淺薄的 1970 年代出生的現代人來說，我想，還是用「原型社區」來表達所感受到的「失去」是什麼，它們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特質：



1. 低貨幣依賴的生活

大多從事農林漁牧業，部分生活可以不依賴貨幣市場提供，部分自給自足。在我所待的農村，要用到貨幣的機會是少的，但是當遇到所有與現代化國家的交往時，就必須要用到貨幣了，例如：繳電費、國民年金、健保費、各種稅賦…等。以現在而言，一個農村家庭需要大量貨幣的情況常常是孩子上學，尤其是在人人都需要上大學的今天，高等學歷需要更多的貨幣支出。而以九二一地震當時的情形而言，許多國家政策用低利貸款鼓勵災民借貸，也造成許多人一直到現在仍被貸款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面臨是否必須放棄房子的絕境。

現代化國家的貨幣市場規則，往往對從事第一級產業的傳統社區是非常不利的，這些看天吃飯的人們，原本的工作只是為了填飽肚子、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但當這些產業必須拿來成為換取貨幣的工具時，對這些小農、小

漁來說，收入「不穩定」是看天吃飯的常態；以他們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來說，他們取得貨幣的速度，其實也是很沒有「效率」的。但是，不穩定的收入要如何應付「穩定」的銀行貸款，貨幣積累的效率不夠，要如何面對許多需求滿足越來越商品化的世界。所以我認為低貨幣依賴，是原型社區的第一個特性。

2. 去商品化的照顧

除了食衣住行之外，社區生活當中最重要就是人的照顧。現代社會裏的照顧，大多依賴市場或國家福利供給，台灣農村或部落人口老化、年輕人外流的情形非常普遍；就算是都市，大家庭的力量不再，雙薪家庭面對老人和小孩的照顧，往往在國家福利不夠普及的情形下，只能尋求市場解決，造成照顧越來越商品化、私有化、市場化。甚至政府連不斷提倡的「社區化」，在我認為，也是促進照顧商品化和私有化的一種方式。照顧在這個現代社會裡成爲一種人類共同的需求，但是這樣的需求卻成爲一種商品，必須努力去賺取薪資才能夠買得起的一種商品。當每一個人都被認爲要去到該去的「機構」，這些地方只涉及兩種角色：花錢的人與賺錢的人；孩子要去托兒所和學校、男人女人都要工作才能養活自己與家庭、老人也必須購買各式照顧服務，但是明明照顧人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也被需要的本能嗎？

Fraser(1997)談到了現今對於後工業之後，家庭的照顧工作該由誰來做的問題，一般可以分爲兩種烏托邦的想像，一種是 Universal Breadwinner，鼓勵男女的薪資都可以達到可以負擔家計的水準，使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當家，都可以負擔起家計，特別是指女性薪資也該有這個水準，足夠養家庭，而照顧工作則由國家大型的社會福利來提供；另一種想像則是 Caregiver Parity 讓在家進行非正式照顧的人(尤其是女人)可以領有家務薪資，而且必須達到全職薪資的水準；不過她認爲這兩種想像還不夠好，因爲如果可以達到 Universal Caregiver，使男人女人都能夠成爲照顧者，也可以有工作時間和休閒時間，這會是更好的照顧型態。這些想像當中都從未把照顧當作是一種商品，而是要更恢復一個人與他人相互照顧的本質。

3. 經濟與生活緊密相繫

現代社會的勞雇關係，使得我們大部分人的時間都被工作佔滿，我們被迫在勞動市場中扮演一個功能限定的角色。我以前在清水溝的夥伴：國榮⁵，

⁵ 國榮是 2006-2009 待在清水溝工作站的外來工作者，第四章對他有比較詳細的描述。

靠著自己偶爾替人修電腦和在國中當老師的老婆的薪水，作一個兼職的家庭主婦；他笑稱自己為「專業代辦」，他說現代人的工作時間實在太長了，他身邊所有的朋友都因為朝九晚五工作的忙碌（甚至現在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可能在五點準時下班的），而無法處理許多必須處理的事情，於是，他是唯一「時間彈性」的人，所以，彈性的時間讓他開始幫身邊的人代辦許多生活瑣事。從代繳國家各式規費、處理各種銀行業務、安排朋友的媽媽入住安養院、幫朋友農作收成、替大學社團安排課程、…等等，雖然他的「專業代辦」是不收費的，但這樣的角色也因此讓他保持著和這一群朋友們的緊密聯繫。Dennis(2006)形容現代人的生活是，一名上班族每天至少要花上八小時在工作，工作內容一層不變且枯燥乏味，只有和其工作相關的人才會有接觸的機會；在通勤和購物後剩餘的時間，上班族想讓生活更好的作法是，買現成餐點、僱請幫傭，然後倒在電視機前。朝九晚五的勞雇關係，使得我們原有的社區生活消失了，我們失去了能夠與人交往的時間與精力。

這讓我想起了農村裡的生活，在農村「有沒有在工作」這件事，往往是很難清楚界定的，許多農村或部落裡的人都是身兼好幾個工作，平常到了農忙時間要下田工作，偶爾身兼水電工、送瓦斯、送報紙、有時也兼賣自己的農產品或加工品；天氣好的時候忙農事，遇到下雨天就休息。但是，今天我們對於「工作」的定義，往往取決於有沒有「穩定的」薪水，固定的「上班」時間。傳統農村的工作相對於現代社會勞雇關係而言，不但時間是不固定的，得到的貨幣也是不穩定的，其實，這反而還比較符合大自然的常態。農村的經濟生活許多時候是鑲嵌在社區的人際關係裡緊密互動達成的，不如現代勞雇關係中的個人式競爭，被單一切割地放在一個個套裝好的位置當中。

4. 有家的感覺與聯繫：傳統文化或共同歷史記憶

有一次，我從鹿谷開車到水里(附近比較大的市集)去買菜，和一個賣菜的阿公聊起天來，他問我：「你住哪裡？」，我說：「鹿谷」，他說：「喔！鹿谷我常去，我都很熟，那你阿公是誰？」，我不知道該怎麼向他說明，我這個台北人的阿公你怎麼會認識，他見我遲疑以為我不相信他，他又說：「看年紀，我是你阿公這一輩的，這一輩的人我幾乎都認識，看你是姓黃、姓林、還是姓張的，我通通都認識」。好厲害的阿公，可惜我不屬於他曾經熟識的人際網絡世界當中，對他來說，我就好像是個從天而降的外星人，無從經由熟悉的脈絡認識起。

又一次，我和陶蕃瀛老師因為社區工作實務的課程，帶著靜宜社工系的修

課同學，來到台中縣和平鄉的大安溪部落工作站⁶參訪，接待我們的理事長林建治在做部落介紹時，用母語唱了一首歌，唱完時他這樣說：「對我們泰雅族人來說，唱歌是一種和祖先、和大自然說話的過程，所以歌詞的內容是臨時一邊發想一邊唱的，我剛剛唱歌的內容大概是和祖先說你們今天來這裡參訪，我們很高興地歡迎你們來，希望你們在這裡有學到東西」。聽到他這樣說，我才驚訝地發現，不像我們現在一般人唱的歌，是有一首固定的曲調搭配上固定的歌詞；泰雅族人「唱歌」，是邀請祖先和你同在的儀式，是一個人邀請祖先的陪伴、是親密地和祖先的對話。我羞愧地收起那個經驗裡原住民載歌載舞「給你看」的刻板印象，並且深深地羨慕起來，原來對建治這樣的泰雅族人來說，人不是孤零零地被丟在這世界的，在你需要的時候，有社區、有祖先、有大自然與你同在。

在都市裡，你與誰同在呢？除了被勞雇關係或國家教育制度綁架的家人之外，你還與誰同在呢？你的同事，在這樣的勞雇關係建立起的同事關係，能讓你真的有家的感覺嗎？你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他們「有時間」與你同在嗎？如果你想要把一個地方，當作自己的家，你會願意為它做些什麼呢？你會怎樣改變你的生活呢？

5. 相信非主流價值

不追求大量財富累積

不商品化對待土地與大自然

不單向認為都市的「進步」生活是唯一好的

上面這幾句是我在寫下標題之後，所想到的非主流價值。在寫完這幾個句子之後，我心裡浮現了一個人物---洪箱。我沒有見過洪箱，卻在各式各樣的報導和影片當中看過這一個奇女子，她說的話，每次都讓我熱血澎湃、熱淚盈眶。她是在苗栗後龍灣寶社區的一位農民，因為面臨土地徵收問題而開始出現在大大小小的公開場合，包括多次到台北的農民抗爭，還因而當選了 2011 社運風雲人物。我記得在影片⁷中，她在灣寶農地抗爭多年之後，終於獲得保留的那一刻，她拿著麥克風對著大家說：「雖然我們鄉下的生活不比城市來得多采多姿，但是我們鄉下人過得很快樂，我非常歡迎大家來灣寶玩，尤其是明年灣寶的西瓜節可以再看到大家，但是我不希望再到台北和大家見面了(因為每次到台北就是必須為了抗爭而來，影片中洪箱

⁶ 也是同樣起源於九二一大地震時的工作團隊，在大安溪沿線的幾個泰雅部落進行社區照顧與社區產業的工作，後來成立在地化組織「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http://www.daanriver.org.tw/>。

⁷ 影片出自公共電視節目---「我們的島」在 2011 年 12 月播出的，第 635 集：野蠻遊戲。片中紀錄灣寶及其他地區農民農地被徵收，在凱道抗議土地徵收條例修法不當的過程。

的先生在抗爭的場合對大家說道：「現在農民的第二專長是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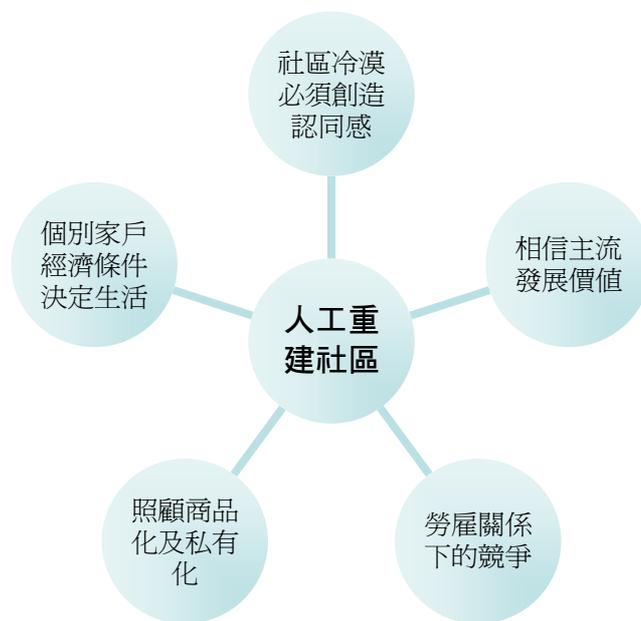
在我一頭栽進了我所謂的社區工作，並且決定繼續居住在「鄉下」的這幾年裡，我越來越強烈的感受到，人與土地、大自然的親近，是一種多麼寧靜而充實的生活。用簡單而豐盛地從土地長出來的食物養育身體，勞動過後的安靜與踏實去感覺身體的節奏；甚至去學習許多我認為在都市不一定用得上，但在鄉下生活卻非常需要的許多「生活技能」：為自己料理三餐、種水果種花種菜、背著機器砍草、挖水溝、接水管、做木工…等等。住在都市因為我沒有時間，所以最快完成這些事情的方式就是，我用工作賺取貨幣，並且拿貨幣和其他專業交換服務。但是住在鄉下，我有的是時間，我想要嘗試不只是依賴「專業」和用貨幣交換了事，而是真實地嘗試去學會這些我認為重要的「生活必備技能」。對我這個鄉下生活的初學者來說，這雖然有許多困難，但是，對許多一輩子這樣生活的農民或漁民來說，在今天的社會要這樣生活，是多麼的不容易。

這個最困難的地方，並不在於缺乏這樣生活的技能，而在於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是現今社會所代表的主流價值，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並不認為這樣的生活方式「夠好」，所以處心積慮就想要把這樣的生活方式剷除殆盡，或是毫不留心地想要把這樣的生活方式推向「發展」或「進步」；還記得和洪箱同為土地被徵收的竹北農民田守喜說過：「我連做農這個最卑賤的職業，都即將要失去了」⁸。他們用的這一套語言你也許非常熟悉：「推動產業升級」、「促進經濟產值」、「創造就業」、「提升競爭力」，還記得我們前面說過的「發展理論」，這些文字讀起來不是都很像嗎？暗示著飛機就要起飛，暗示著你現在的生活不夠好、不夠快、不夠進步、不夠努力，你已經落後、落伍了，所以你必須改變、被徹底改造，你必須快一點跟上腳步，不然就要孤零零、遠遠地被拋在後面。當我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因為農村社區工作的生活改變了我，讓我重新學習回過頭來看待生活的價值。但是，這些真正這樣生活的農民或漁民，卻是被這樣的主流價值擠壓了最後生存的空間，卻沒有語言可供說明自己的處境，這才是在現代社會裡這樣生活最困難的地方。也許，那個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樣的價值還沒有語言可以輕易言說，而必須親身實踐才能體會，而因此，保留了它最珍貴的意義。

⁸ 出自同註 6 影片。

三、「人工重建(artificially rebuild)」的社區

而社會工作或國家政策所提倡的「社區工作」，則是把上述「原型社區」破壞殆盡之後，再來希望「人工重建」一個想像中的美好生活，就像是現在醫學美容盛行一般，大家不再爭論美醜標準如何的問題，而是只有一種美，而且人人都用同一種標準，來人工重建美麗。社區居民不是冷漠、不是沒有凝聚力和歸屬感，現代都市生活這些是已經早已被破壞了，再用「社區工作」方法用人工的方式進行重建。以這樣的角度來重新看待「社區工作」，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那些模範樣版獲獎表揚社區，總是讓人感覺有點「假假的」了。



1. 社區冷漠必須創造認同感

一次我以「專家學者」的角色拜訪豐原市區附近的一個老社區，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和我說明他們社區的情況，街道巷弄的平房或透天厝老住戶們，參與社區活動的意願還很高，但是許多新蓋大樓多為的外地年輕住戶，卻非常冷漠，他的目標就是以節慶活動的舉辦，希望能夠打動這些住戶，來參與社區，凝聚社區的感情。這樣的對照正好可以說明「原型社區」與「人工重建社區」的差異，街道巷弄裡原有的鄰里關係仍存在，而新大樓裡的住戶對社區總幹事而言卻是冷漠的，受到他所學習到的「社區理論」

的影響，他把這些新大樓的住戶當作是他要解決的問題，要用各式各樣的節慶活動，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且增加他們對社區的認同感。站在「專家學者」的立場，遇到這麼熱心努力的總幹事，我當然只有鼓勵他盡力去做，邊做邊看，總是會得到很好的學習。只是對我來說，就算這些計畫的效果不錯，頂多可以得到新大樓住戶說：「我們社區很不錯，常常舉辦活動。」的回饋。但是，身為總幹事，也許他從未想過，為什麼社區冷漠是一個「問題」，社區居民想要和自己的左右鄰居發展出一種怎麼樣的關係，點頭問好，之後呢？進一步的關係想像是什麼？我在台北的家，是三棟公寓所組成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十幾年來，我和我的鄰居們除了點頭問好之外，也希望關係就僅止於點頭問好就好，不想或者深怕有更進一步的接觸，冷漠有時候帶來的是更自在些。在都市中我們缺乏和別人發展出關係的想像，沒有可以發展關係的基礎，更沒有共同的需要，人工重建化解了冷漠，增加了認同，但這些認同要拿來做什麼呢？

2. 個別家戶條件決定生活

對這些社區發展協會或村里辦公室而言，這些認同往往不是那麼抽象的，他們希望你認同的不僅僅是這個地區，而更是這個地區所代表的「那個人」，那個選舉的時候會印有各式頭像的那個人。對他們來說，你代表著他們的「利益」，最好可以取得你對他們的認同；如果不行也沒關係，你就代表了那一群「冷漠」的群眾，是他們要去解決的問題、感化的對象。現代社會的社區生活，地方廟宇或信仰中心的傳統力量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選舉活動，每每到了選舉，平時疏離的地方關係與社區生活就忽然活躍了起來，鄉間平時寂寥的雜貨店門口或是臨時成立的「競選總部」突然聚集了活力，社區的男人女人找到理由聚集起來，路邊插滿彩色旗幟，比起廟宇節慶活動還要真實（當選的候選人比神明來得實際得多呀）、還要讓人熱衷。我甚至常常幻想，如果選舉活動就這麼長長久久地辦下去，這些人群聚集處，吃飯時間有許多人聚在一起吃、相互關懷照顧，吃完後就再一起討論各種公眾事務，大家討論起候選人就像是討論自己所擁護的球隊一般有認同感、歸屬感，這般景象，將是多麼美好的一種社區生活啊！

只是，今天，公眾事務只僅僅剩下政治活動（甚至連政治活動也令人冷感），因為其他層面的活動大都商品化了，我們無法討論哪個阿公生病後晚年的照顧問題，因為只剩下子女願意出多少錢，要請個外傭還是送去安養院；我們也無法討論農村的經濟，也只剩下一分地值多少錢的問題，今年香蕉價格又要慘跌了；我們也無法討論大家的房屋貸款，因為太沉重了，經濟

這麼不景氣，勞動條件又每下愈況。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只僅僅剩下你有多少錢，可以負擔得起怎樣的生活方式而已，而這些共同需求退後到每一個獨立的家戶經濟之內，成爲每一個小家庭獨立面對的重大議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沒有多少選擇，也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3. 照顧商品化及私有化

甚至，以目前社會工作最爲關注的照顧而言，仔細地去看這些公共政策時，你會發現五花八門的照顧政策，結果還不如如有錢人僱請外傭一次解決所有的照顧問題；各種零碎又斤斤計較各式資格的照顧政策，使得照顧成爲住宅之外令人負擔沉重的商品。在此同時，私人的保險業者和國家的保險政策，同時趁虛而入，爲的是讓大家那種對老年生活的不安全感，彷彿可以因此找到出口。廣告裡的那句話：「讓未來的你謝謝你」，正是正中紅心地說明了每一個人心底的恐懼；此時，國家的年金和健保也不落人後的再來分一杯羹。我不反對運用社會保險的力量來讓人儲蓄小錢、提高未來安全的保障，但重要的是，如果照顧依然商品化，那麼這些未來可能兌現的小錢，在昂貴的照顧商品之前，到底可以帶來多少實質的效果？不僅僅是年老或生病殘疾的照顧，如果我們把照顧更廣義的來看，教育也是一種兒童、青少年的照顧，而把教育和托兒也放進來這個照顧的面向一起看待，那麼就更能夠感受個人或家庭經濟生活所面對的沉重負擔了。

4. 相信主流發展價值

所以你說，經濟「發展」是不是非常迫切的需求呢？個人和家庭經濟負擔的沉重，不能只由「發展」經濟和促進「就業」的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一再掉進這個經濟發展的正當性陷阱當中，那正是每一個人工重建社區所面對的弔詭問題。例如台灣的東部沿海，目前正面臨的就是好幾個觀光風景區的大型開發計畫，這些計畫不但以「侵佔國有土地」爲名，驅逐了阿美族人原本的耕地、祭祀區與家屋，更以促進東部經濟發展與增加就業機會的名義，正讓這些原本「貨幣」就不多的人們，無力抵擋別人想要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美意」。

當我們先剝奪了原型社區的低貨幣依賴的生活方式，再切斷了原本社區裡人與人緊密相繫的關係，然後再強加以社會的主流價值，認爲解決人生存的問題就是要有貨幣，並且有一個收入「穩定」的勞雇關係的工作。通常的解決之道，就是想到讓社區發展觀光或社區產業。社區向外部流失的資源，與遠跟不上社區想要向外尋求貨幣的速度，貨幣稀少的個人或家庭，在必須獨自解決人類共同需求的層面上，便顯得格外無力了。

5. 勞雇關係與經濟生活

在一個個單獨獨立的勞雇關係之下，誰需要與他人維持一個相互照顧、相互合作的關係呢？我們往往批評現代人非常自私，大家自掃門前雪，但是一個個單獨的個人在繁忙的工作之後，在被壓榨的勞雇關係之下，誰又有能力去發展共同的「社區」關係呢？當每一個人的經濟生活都與住在同一個地方的他人無關，甚至還有可能是競爭的；當我們了解了這樣的結構關係，就會了解市面上所謂「社區營造」所強調的社區意識、社區凝聚力，僅僅淺薄地做為一種道德勸說的價值觀，好像責備個人不夠有公民意識。就像是公共場所沒有提供給人方便丟垃圾的地方，現代商業包裝又製造了太多不可再利用又無法分解的「垃圾」時，卻僅僅只能一再道德勸說人們不要亂丟垃圾一樣。

四、小結

身為一個現代人，如果我沒有機會離開都市，也許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我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理所當然地認為世界本來就長得這個樣子。Dorothy(1987)提到馮內果(Kurt Vonnegut Jr.)的小說<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 Five)>所拍成的電影，她認為 Vonnegut 運用了提問式(problematic)的方法呈現現代戰爭的沒有意義和愚蠢(senselessness)：故事以 1945 年位於東德的德勒斯登(Dresden)遭到英美轟炸機以極猛烈的傳統轟炸夷為廢墟，十三萬五千無辜市民平白喪生為背景。大屠殺前的前一日，在晨霧當中的市場裡有許多孩子在玩，孩子們穿著古怪的衣服象徵著死亡；然而隔日，這些所有畫面裡的人們就都將死亡。不像我們一般戲劇裡所看到的劇情，爆炸和死亡總是有因果關係的相連，有一個合理的邏輯把故事說完，Vonnegut 卻只是把這兩個場景並列，而冷默地站在一旁觀看。這電影裡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事情就是這樣(So it goes)，它打破了我們對日常生活世界理所當然的對待，每一個人真實產生的疑問和強烈的感受，才讓我們感受到活生生地在這個世界上。

Freire(2003)也提到傳統的教育是一種「囤積式的教育(banking education)」，在那樣的教育中，我們存放知識，然後我們提取「知識」；而相對的「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則呼應了意識的本質，一個人會產生意識的意識，亦即意識到某物的時候，也會覺察到自身；一個人不應該將意識當作被填滿的空容器，而應該在人類與世界的關係中進行提問，做為一種教育的方法，教育才會成為一種自由的實踐。不僅僅是教育，這裡指出一個關於什麼是「知識」的看法，知識是活的，它對於每個人都不同，它也才能成為每一個人的。

第三章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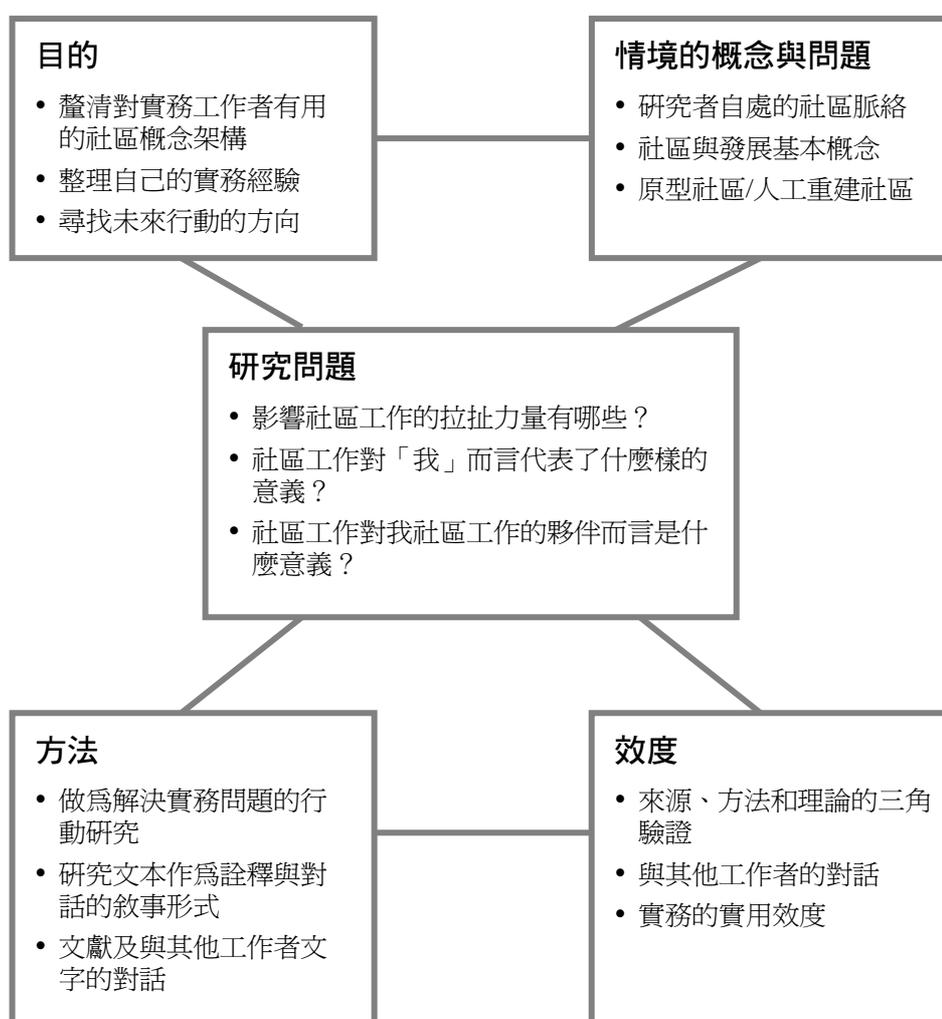
一、研究問題的概述

在第一章裡，我嘗試描繪的是關於我自己這一個「人」所面對的困境，以及我這幾年的工作背景。而第二章開始試圖描繪的是，我這幾年思考社區工作的「大」的社會結構：面對現代生活世界的不滿意，我們有沒有可能從社區工作開始，試圖追尋一個更好的、更人性的生活方式。而這樣的方式到底是什麼？我要如何把這樣的工作說個清楚？或者，嘗試用我的方式說出來？這幾年，社區工作對我和我曾經的工作夥伴而言，都是非常具有生命意義的過程。這樣的工作不僅僅作為一種單純的「工作」而已，而做為一種生命的有意義的歷程；不僅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也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我們離開了本來的清水溝，我們都仍實踐著我們所相信的價值，也許生活方式不同，但卻仍然能夠彼此理解。

以下的研究要嘗試探討的是：如何能夠從這些「原型社區」和「人工重建社區」的概念當中，找到我這幾年做社區工作到底面對的是什麼？有哪些力量拉扯著我們？當然，研究的問題也許可以進一步更具體地問到：在今天這樣的世界當中，「我」為什麼做社區工作？社區工作對「我」而言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社區工作對我社區工作的夥伴而言是什麼意義？「我們的」社區工作又是什麼？

二、研究設計

以下是研究設計的概念圖，分別代表整個研究設計的關聯與相互影響。將分成下面幾點來說明：



1. 匠師(craftsman)的知識

Schön (2004) 提出「行動中反映」，認為我們的認識是「在」行動之中的；他更提到，關於管理，有兩個對立的專業知識派別，一種是管理者是一名技師，他把他從管理科學學到的原理和方法，應用到各式各樣的問題上面，而另一種派別就是認為管理者是一名工匠，他對於管理的藝術非常熟練，這種熟練行不可化簡為呆板的規則或理論，它是一門藝術、一種技

巧與智慧。我自己非常喜歡「工匠」這種說法，這種說法有令人印象非常鮮明的畫面：知識不是在那裡，不是像拿起一個工具或是一個武器般，像我們一般對教育的想像，是學習一種技術，你明白了它的道理、知道它如何使用，就可以現學現賣了；知識對我來說不是在那裡，拿得起放得下的。而知識對我來說，是一種吃東西下去，漸漸地從身體裡長出來的手臂，你必須不斷地用它、和它磨合、與它一起工作，它就會漸漸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這種對於工匠式的知識的形容，正是我對於我的社區工作知識的感受，我想到自己上木工課的身體經驗。一開始，那些我新買來的木工工具在我這個新手身上，就是那麼「不伏手」，例如：刨刀，我和「它」經歷了一長串還滿痛苦的磨合過程，每次用完隔天，身體總是到處有各種我一點都不熟悉的肌肉們，用酸痛呼喚著我它們也存在著；但是，這些工具一旦被那些熟練的木工師傅拿上了，雖然也有個兩三下的「磨合期」，但總是一下子就像師傅身體的一部分，往他意志之所嚮的方向走去。這種經驗式的知識，除了我自己好好用經驗、用時間、用身體去磨練，言說的語言經驗只能發揮非常有限的效用。

對於使用工具這件事，Michael Polanyi 有非常豐富且深入的說法，他最有名的是提出了「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和「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這兩個說法(Polanyi, 1985)。他認為所有的「知(knowing)」，都是個人的，透過個人內斂(indwelling)而參與的結果(Polanyi & Prosch, 1984)。關於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他舉了幾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人用手拿著鐵鎚打釘子，人會把注意力集中於鐵鎚和釘子的契合關係上面，這叫做「焦點意識(focal awareness)」；但是，有另一個重要的感覺是我們平常不會意識到的，就是我們的手掌和鐵鎚敲擊之間的細微感受，也正在細微精細地調整動作之中，這被稱為「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另外，他還舉了我們用探針去探試洞穴（我自己想到最貼切的是：用棉花棒去挖耳朵），或是盲人透過手上的柺杖來試探路況等；我們透過「支援意識」去調整一個「焦點意識」的動作，但重要的是，我們卻沒有能力直接去精細調整我們肌肉的「支援意識」，反而，我們只能把這些感覺透過我們這個行動者的身體，透過無數練習「內斂(indwelling)」在我們的身體之中，這是他所提出的「默會致知」的結構。

上述這樣細緻的形容，正是我自己體會到的知識的生產過程。實務工作者被丟在一個被四面八方的力量拉扯角力的真實情境當中，他赤手空拳甚至隨手抓了傢伙就用上了，只為解決一件又一件迎面而來的事情。漸漸地，他培養出一套他自己求生存、披荆斬棘的方法（前題是，只要他還活著、在這個位置上活著的話），然後，下一步就是，他要有機會能夠回頭看到這

個自己創造的過程，這就是我認為的行動者。就如同 Polanyi 認為，所有的「知(knowing)」，即是行動；他提到了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的另一個特性是，個人對於經驗有一股想要了解並控制的衝動，就是這一股衝動，使得人會給他自己設下一個非個人標準的評價，並依著這個評價來指導他的行動(Polanyi & Prosch, 1984)。這種「工匠式」的譬喻隱含了知識雖然沒有一種完美的、普世通用的真理，但是每一個工匠都會不斷地在行動當中，發展出自己對於問題或現象的能力；同時，也發展出每一個行動者對行動的評價。也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知識」逐漸地形成，這知識包含了對事情或問題的判斷，解決或著手的方法，以及一邊做、一邊能夠為自己設下評價標準，並評斷是否達到、如何修正…等等。這樣的知識，並不是由「外部」或他人來設下標準的，是一種具有「自主性」的知識，屬於行動者的知識。

2. 行動研究的認識論

身為實務工作者，研究對我來說的意義，是解決自身實踐(praxis)所遭遇到的問題。Lather(1991)提到新馬克思主義及女性主義者對於尋求事情的「解釋」，與對世界的「策略」是同等重要的，無論理論上的辯論如何，到底我們最終如何去「做」，是實踐(praxis)這個字在研究上重要的意義，它指的不只是單單的行動或是 practice，而是理論的行動；praxis 指的是透過自我創造力的行動，我們也同時創造著世界，至此，哲學終於不再只是哲學，哲學也可以被實踐出來。所以，詮釋行動是重要的，我們透過詮釋我們的行動，而創造我們所在的世界，這是行動研究最重要的意義。

另外，行動研究不僅做為一種研究方法，而更具有研究倫理上重要的意義。陶蕃瀛(2004)主張行動研究的認識論，有以下幾點特性：(1)必須在動態的行動過程中生產之知識，以貼近行動者對知識之需要；(2)行動研究者主張在行動中自我反觀照境 (self-reflection、自我反思或自我回觀)；(3)行動研究者運用對話和遵循三角檢核原則取得研究資料；(4)知識生產的過程、生產材料資訊之取得必須是民主的、自發的、亦即符合增強權能取向之假設。

知識是爲了誰而生產的？這是行動研究嘗試認真回答的問題。知識是爲了回應每一個獨特的行動者之需要而生，每一個獨特的行動者在面對不同的實務情境的磨練之中，所發展出來的。知識不是那些遙遠的「他們⁹」，所

⁹ 這句話的靈感來自於Linton, M. (1996). The money problem (LETSsystems – new money). Retrieved April 20, 2012 from the <http://www.gmlts.u-net.com/explore/problems.html>。Michael Linton是LETSsystems(在地交換與交易系統)的創辦人，主張以綠錢做為社區成員自己發行的交換

發展出來的；熟悉Schön（2004）的反映實踐的人，都喜歡提到他對專業實踐的兩種形容：用「乾爽堅實的高地」來形容許多專業在實證主義認識論的嚴謹性，而用「泥濘低窪的溼地」來形容許多其他專業的實踐者在面對實務情境的不確定性、獨特性、不穩定性及價值衝突性的實踐時，並不符合專業知識的科學嚴謹標準時，而出現「嚴謹或適切(rigor or relevance)」的兩難困境。這樣的比喻對許多社會工作的實務工作者來說，總算是講到心坎裡去了；對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而言，知識的確是那些遙遠的「他們」所生產出來的；「他們」總處在優雅完美的理論高地，遇到實務工作者時，「他們」總是認為實務工作者不夠認真思考問題、不夠努力解決問題，當然，也不夠有能力展現成效。面對科學的「嚴謹性」，實務工作者總是感到疲累與無力；所以，的確有必要使行動者在行動中發展出「適切」的知識，以回應實務工作者對知識的真正需要。當我們常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說：「知識就是力量」時，實務工作者在面對「嚴謹」的知識時，總是覺得自己更沒有力量，覺得無力、覺得自己在知識面前更顯渺小；行動研究探究的是知識能不能讓行動者真正覺得有力量，更了解自己的身處何處、對自己的處境有所明瞭，才能找到自己行動的方向與意義。

3. 擁抱詮釋學傳統¹⁰

Plamer(1992)提到詮釋學(Hermeneutics)一詞，與希臘神話中的腳上生翼的眾神使者赫密斯(Hermes)有關，指的是「將人類理解的東西變成能夠把握的人類知識」，代表著將事物或境況從未知帶入理解的過程；「赫密斯過程(Hermes process)」指的就是某種外來的、陌生的、在時空和經驗中分離的東西，成為熟悉的、現刻的、可理解的東西，某種需要陳述、說明或翻譯的東西就能被「得到理解」---即被「詮釋」。詮釋是人類賴以維生的重要方法，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為什麼而做、賦予自己的行動以意義。詮釋是一個行動者重要的方法，透過詮釋，行動者得以反思自己的行動，進行上述行動研究者的自我反觀照境。某些在行動的當中不容易被察覺、時空與經驗分離的東西，因著自我詮釋的過程，而得以能夠被自身所理解。透過書寫的過程，實務工作者得以重新作為自己的讀者，重新明瞭自己的處境。

貨幣(是社區貨幣的一種)，他說我們所用的慣行貨幣系統(也就是現在一般國家所發行的貨幣)之所以會造成許多問題，是因為我們誤以為錢是稀有的，因為錢是那些離我們很遙遠的「他們」，所製造出來的東西。

¹⁰ 這個標題引用自蕭瑞麟(2006)。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台北：培生教育。作者認為鑑定質性研究的優劣的其中一個要點，是看研究者是否具有詮釋學的精神；因為，詮釋學是所有質性研究的基本假設。

再者，行動者的故事，能夠透過書寫與文字，成為與他人理解並創造的文本。不過，這裡的「為他人所理解」，指的並不是一種客觀的理解，周華山(1993)談到詮釋學時提到：「意義並非客觀而存在，而是在特定處境下被賦予和理解」；他認為：「沒有兩個人完全一樣，沒有兩次閱讀是徹底相同」、「讀者也是作者。讀者每次閱讀，總必從自己生活經驗出發，閱讀遂成為創作過程，是意義的生產過程」、「作品的意義並非客觀存在，而是必須被閱讀賦予」。這段話給我莫大的鼓舞，我在著手進行這份研究的時候，真心地期盼著這篇研究並不是只屬於我一個人的創作過程，而是許多人再創造與對話的一種方式。我自己寫完我的碩士論文¹¹之後的經驗是這樣的：陸陸續續有許多看過的朋友給我不少回饋。有些是以前的同學，因為看了我的論文，而比較瞭解我這幾年從台北的生活圈消失之後的生活，進而藉著我的論文而重新和我的生活接上了線；也有些是從未謀面但是卻因為論文而認識，這些原本陌生的朋友令我格外驚喜，他們見了我的面卻會和我像老友一樣，和我分享他們讀我的論文時他們自己的種種心路歷程；當然，也有許多原本同行的夥伴，我們用論文來討論彼此的實務工作，也相互回饋。這些論文故事之外的精采故事本身就是一個豐富的創作過程，這也是詮釋學取向的研究才能帶來的意外收穫。

4. 以行動研究作為研究取向

Marshall & Rossman(2006)提到，典型的行動研究就是實務工作者投入研究，以求改善本身的實務；行動研究挑戰傳統社會科學所宣稱的中立客觀，尋求一種協同探究取向、民主化的探究歷程。做為一種實務工作者的研究，是這個研究開始的立足點，研究者本身就是行動者，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行動者實務上的需要。在這個研究裡，研究者本身身為社區實務工作者的生命經歷、於大學社工系社區工作課程的教學經驗、以及參與各式社區場景的各式角色，以及與社區工作理論遭逢的反思與整理，構成了本研究的研究場景，並嘗試發展屬於社區實務工作者的行動視角。

5. 以敘事作為文本的呈現方式

立基於質性研究詮釋學的傳統，本研究將以敘事作為文本的呈現方式，在這裡，敘事作為一種方法。透過描述對個人經驗的特殊意義、故事的敘說，理解個人生命特殊經驗，是敘事分析的主要特色(Marshall & Rossman, 2006)。以詮釋學為認識典範的敘事研究即是：收集並說出生命的故事，並且書寫成為文本；「敘事」呈現出主體的「故事性真實」，故事性的真實具

¹¹ 關於我的碩士論文，請見註 1。

有脈絡的完整性與細緻性，從中建構意義，並從意義中領悟生命的動向，並且建構未來的行動方向（王行、朱建鋒，2009）。這樣的書寫對於社區實務工作的累積與反思，具有重要的作用，才能夠真實地反映實務與理論的對話。

而 Paul Ricoeur(1991)對於文本的看法是，文本是一種被寫作所「固定」下來的論述(text is any discourse fixed by writing)，這裡所說的「被寫下來的」，不同於我們說出來的，白紙黑字被寫下來的就被「固定」了；而詮釋學在這裡關注的是我們對於「已經寫下來的文件」的解釋。不過，對於什麼樣的文本才被稱為有意義的行動(meaningful action)，Paul Ricoeur(1991)認為有四個重要的標準：

- a. 行動的「固定(fixation)」：透過被書寫下來的論述，行動對於科學而言就具體了，成爲一種可以被看見的東西，而所有的行動都是有意義的。
- b. 行動的「自主化(autonomization)」：文本被寫下之後，就與作者分離了。同樣地，行動在產生之後，就與他的行動者和結果分離了，這指的是說，行動帶有它社會的層面，它是一種社會的現象；它指的是說，我們一旦行動了，在這其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的角色相互影響著這個社會現象，所以我們的行爲會產生許多出乎於我們原本意圖的影響。
- c. 關聯性(relevance)和重要性(importance)：一個有意義的行動的重要性是超越時間的，它必須有經久耐用的關連性，就像一個文本的情境脈絡就是一個「世界」，它打破了所有想要清楚明示的東西。
- d. 人類的行動是一種「開放的作品(open work)」：你永遠也不知道誰會讀你的作品，人類的行爲是對所有那些可以閱讀的人開放的。當代的人對某個有意義的事件或行爲的解讀，並沒有一定的特權，它是屬於歷史的，永遠會有「可能」的讀者出現。

Alfred Schutz 提到了所謂的「傳記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每個人活在自己獨特的世界當中，而同時又能夠與其它的人分享連結，這是他所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先決條件(Schutz, 1992)。這讓我重新去理解許多人選擇用自傳的方式來說自己故事對人類科學的意義，也讓我對文本有了一種新的認識，這個故事既然被寫成文字，就不只是我一個人的了。這些

故事除了被我自己用來說明我自己、理解我自己之外，故事還可以和其他任何一個可能我也不認識的人類分享，故事又生出更多故事來，故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6. 以文本作為研究素材

a. 研究者自身作為作者與讀者的雙重身份

「沒有不是讀者的作者，沒有不是作者的讀者」(周華山，1993)。這句話是說，每當文本一寫下來，這份文本的第一個讀者，就是作者本身，作者在反覆修改、思量當中，也不斷回顧整理自己的經驗；透過文本的書寫，經驗的重構與再建構，我們可以從自己的實務經驗當中重新學習。實務工作往往是當下反應的，但是意義的創造能夠讓我們再次貼近經驗，重新理解自己。

b. 以文本作為與其他行動夥伴對話的素材

而沒有不是作者的讀者則是強調，每一個讀者也都參與了再創造的過程，這份研究並不是完成了之後才有讀者，而是在文本的書寫的過程中，就有其他讀者的參與。所以，除了書寫文本本身對行動者而言是重要的自我對話過程外，研究文本與其他行動夥伴的交流，更是相互創造的素材。在這份論文計畫書書寫的過程中，我把初稿寄給毅綸---我以前在清水溝¹²的工作夥伴，她目前在北京的NGO組織做「社區工作」，她給我的回饋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實務知識的素材，透過這樣的方式，期望能夠增進這份研究的豐富性與對話性，做為相互理解與創造社區實務工作的過程。以下是她看完我的論文計畫書之後給我的回饋：

作者：毅綸	日期：2012.03.06
內容：讀過我的論文計畫書初稿之後，email 給我的回信	
雖然今天的工作是滿檔中的滿檔，但還是忍不住先看完了哈哈。 讓我想到了在自然之友的工作，我一直被排在跟社區有關的項目，但對我來說那些通通都不是社區工作阿，只是執行項目的地點叫做社區而已。 其中一個項目很誇張，有 RMB 二十幾萬的社區活動預算，讓我第一次嘗	

¹² 同註 1。

到了錢花不完的挫折感，項目計畫書裡花拉花拉的寫了一堆社區環保活動，但根本沒有人想陪你玩，那些公部門最底層的社區居委會都是在混日子的，你要在社區裡做活動就是在找他們麻煩，但這邊的政治環境也不容許你跳過居委會自己搞...

後來我就自暴自棄的跟社區說，你要幹嘛自己提，我只負責給錢，其他我都不會干涉你，其中有個社區就搞了個「變廢為寶工作坊」，就找些大媽們去搜集舊物，然後重新加工成一些手工藝品，我前幾個星期去看她們活動，突然有種 NGO 真的是白癡的感覺，我們有一堆綠色生活什麼鬼的理念想找人宣傳，結果咧，要說綠色生活這些社區裡的大媽才強大，拿起太舊的毛衣把線拆掉，隨便一織又變成毛帽什麼的，你跟他們宣講垃圾分類，靠！人家在「愛惜資源」這件事情比你做得好一萬倍，歐巴桑的小氣性格根本不容許任何可以變賣的東西出現在垃圾桶裡。

環保團體卻用最不環保的方式企圖宣傳所謂的環保理念，但問題的解答常常只是日常生活早已存在的「習慣」，來到 NGO 卻便成了「項目」，來到了國家就變成「治理」，有時候真的覺得很諷刺。就如你文章所說，日常生活通通被「消費」給統治了，連 NGO 也一樣，只是我們消費的是活動預算、參與人次這些可被量化可被計價的東西，用消費主義的遊戲規則去處理消費主義造成的問題，我一點也不覺得有改變的可能性。

其實我對這邊的社區工作是無能為力的，去社區辦辦活動、跟公部門打打交道，算是補修一些以前沒機會修的學分吧，唯一會讓我開心的還是只有在看著那些大媽們，如何神乎其技地用雙手做出各種有趣的小東西，然後互相分享這些一點也不值錢的成果的時刻。只是這種開心對 NGO 來說可能更不值錢了哈哈。

透過實務經驗累積的文字，可以促進與其他類似位置的行動者的相互理解；對實務工作者來說，理解自身身處的位置是重要的，才不至於迷失在繁忙的日常事務，或是疲累的、莫以名狀的情緒當中，能夠辨認自己在抵抗的是什麼，也能夠辨認在實務當中誰是能夠同行的夥伴，自己又該以怎樣的方式、怎樣的姿態前進。研究書寫的過程中透過與持續地其他行動夥伴的文本對話，或是透過文獻的自我理解，以促進實務經驗的深化與反思。

本論文中引述其他行動夥伴的文本，均經由作者同意，在文中使用；論文完成後也會成為另一個文本，繼續在這裡深化我們的討論與行動。

三、研究倫理與效度

知識是爲了誰而生產的？這是本研究嘗試回答的問題。知識生產的過程、生產材料資訊之取得必須是民主的、自發的、亦即符合增強權能取向之假設（陶蕃瀛，2004）；這是行動研究的認識論之下，研究者必須提醒自身的研究倫理議題。也就是說，知識應該讓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找回自己的力量，創造實務工作者的知識，增進對自身及實務處境的理解。

而研究倫理也和研究的效度有關，Lather(1991)提到了研究就是一種實踐(praxis)，我們在研究設計中必須尋找可能增強權能(empowerment)的方法，她提出三個相互交織的議題：1)必須有互惠性，2)辯證的理論建構 v.s 理論的強加套用，3) 實務取向(praxis-oriented)研究的效度問題。Lather 提到了 Cronbach(1980)是怎麼說有關「效度」這件事的：「效度從來不會對問題的解釋有任何幫助，效度的真正任務是找出哪裏可能出錯…所謂效度的”價值中立”根本就是件矛盾的事，它只是對一個從未到來的世界的一種鄉愁罷了」；就此一說法，Lather 提出了在後實證主義的脈絡中，要如何進行實務取向(praxis-oriented)的研究，她提供了四種研究效度的重新概念化：

- 1.三角驗證：必須批判地在建立在一種值得信賴的資料上。三角驗證必須超越原本心理測量學對於多元測量的僵固定義，而使用研究設計來使得資料可以是匯聚的(covergence)、可信賴的。
- 2.建構效度：必須根植於在理論的建構上，必須確定的是，建構是真實發生的，而非只是研究者單純的發明而已，這必須靠研究者具有自我批判的態度。建立一個解放的社會理論，必須從尊重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開始，保護人們免於被理論的生硬套用，並且系統化的反思(systematized reflexivity)來不間斷的挑戰它。
- 3.表面效度：直接無可避免地和建構效度有關，有表面效度的研究常常讓我們有一個感覺說：「對了，就是這個」，而不是「是，可是…」。表面效度有賴於描述的不斷地回收再精練，分析的浮現，以及按照研究主體的反應來更精練它。
- 4.催化效度(catalytic validity)：她提到 Freire(1973)用的「意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 這個字，研究必須帶有解放的目的，必須不僅

要帶來真實的改變，並且要有意識地讓參與者獲得自我的理解，以及最終能夠獲得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力量。

另外，Kvale(1996)也提到了效度必須是一種匠師的工藝品質，它必須不斷地去找找到它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靠著不斷的檢查、不斷地質問、不斷理論地解釋所發現的結果。這樣的態度應該是研究者最重要的本質，做為後現代研究最重要的樞紐，也作為後現代研究駁斥客觀事實的測量研究最重要的方式。

本研究資料來源除了研究者本身在不同的角色與場景的實務經驗外；研究方法亦透過與其他行動者與其他工作者文本的對話，以及文獻理論，希望增進社區實務工作者的行動視角。另外，也希望這個行動視角的架構，是貼近實務工作者的需求，滿足實用效度；亦即可以成為增進實務工作者理解自身處境，尋找行動夥伴，釐清行動方向的行動架構。更進一步，希望透過社區工作的追尋與整理，進一步找到社會工作可能行動的方向，做為可以促進受壓迫的人們理解自身，進而找到可以有尊嚴地活在世界上的具體方法。

四、小結

這一章研究方法是我在最後論文口試當中，被我的口試委員王行老師認為是最不「野性」的一章。面對這些在說明研究是什麼，為什麼要研究的眾多文獻，我還是說不出自己的話，沒能把他們消化成為我自己的東西，以致於這一章像是這整本論文當中，最不「方豈」的一篇文字。我甚至在論文口試當中問了大家那個我心裡最害怕的問題：「如果沒有理論，只說實務，那還算是研究嗎？」，宋文里老師竟然告訴我說：「你有理論，但是你不知道那就是理論而已」。我想，praxis 這個字代表了許許多多像我這樣的實務工作者，嘗試和「研究」能夠接上線的一個重要努力；換句話說，研究也不是「不論是非，只論對錯」的，研究也是講正義的。

第四章 走過一段自己的旅程

在博士論文計畫書口試的時候，我的口試委員王行老師怎麼樣還是問了那個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的問題：「我覺得你該說一說你為什麼離開清水溝¹³的。」當時剛離開不久的我，真不知該如何把這件事描述清楚。不過，離開後的第三年，我想我比較有能力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了。我想，身為一個社區工作者，可能很少有人有機會像我一樣，曾經那麼接近資本主義，那麼殘酷地接近資本主義的風浪。我說接近，因為我深知我只是一條載著七八個人的小船的船長，我也許從來不曾真正出海過，光是海岸附近的風浪，就足以讓我應付地手忙腳亂。

王行老師描述的很精準，他認為我的碩士論文是我在清水溝的「前傳」；如果把我待在清水溝的十年當做一個整體來看，碩士論文描述的是我從 2000 年進來到 2004 年碩班畢業的前半段；而畢業後進入博班的 2004 年到 2010 年從清水溝離開，這的確是我理解社區工作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景，我不僅被博士班學業逼得要把知識「生產」成文字發表，同時，我也進行著社工系社區工作知識的教學工作。這段期間不僅是我知識生產的重要素材，更是我進行反思理解的重要情境。所以，我決定在這裡嘗試把這個塑造我知識的重要場景在這裡描繪出來。

一、我是一條小船的船長

經營一個小小的公司很不容易，要養七八個人；而且，這裡面沒有所謂「專業」的人，意思是說，裡面只有一些像我這樣的沒學過做生意的知識份子，還有一些在地媽媽和茶農，實在不懂得市場是怎麼回事；在加上這團隊裡面其中一半的人，在做所謂的老人食堂社區照顧的「社會福利」事業，也就是說，一個公司裡面，只有一半的人在做「賺錢」這一回事，這一半的人還不怎麼專業。

從問茶館¹⁴轉型到清水茶坊¹⁵，我心裡經歷了比以前合作社事件¹⁶更大的風

¹³ 同註 1 的簡稱。

¹⁴ 問茶館有限公司的簡稱。於 2002 年由所有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的工作人員出資成立，以販售台灣茶葉產品為營運方式。股東們私下簽約協定：本公司不分紅，扣除營運成本之所有利潤用作經營在地社區老人照顧之用，也就是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所成立的鹿谷老人食堂。

¹⁵ 「清水茶坊」是問茶館有限公司申請的商標，做為日後產品銷售對外的名稱，這個商標的申請，也代表公司階段性的跨越與改變。

¹⁶ 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成立初期，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項目，是協助在地茶農經營茶葉產銷合作社。清水溝協助合作社的經營在其成立兩年之後，與合作社理監事因對社區照顧的想法理念不和而決裂，引起了與在地頭人激烈的地方衝突。當時有兩起官司被判刑，其中一起官司，合作社的茶農被判傷害罪；而另一起官司，則是清水溝當時的工作者翁英欽和我被判背信和偽造文書。詳細的事件經過，可以參閱我的碩士論文，同註 1。

浪。清水茶坊的轉型，有兩個非常關鍵的事件：第一個事件，問茶館原本沒有自己的倉庫，是暫時借用之前工作人員少琦家的古厝作為倉庫，一家茶葉公司的包材其實不少，而向天主教會借來的老人食堂¹⁷又說好不能放置任何作生意的東西，附近又找不到理想可用的倉儲地點。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當時問茶館從成立以來所有的積蓄，大約有五十萬左右，我們又急需一間自己的倉庫；這五十萬可做為工作人員的薪資基金，每個月慢慢地消耗掉；這五十萬也可以作為一次投資，為自己蓋出一棟倉庫來。這是一個困難的決定，我認為當時大家很勇敢地選了一條艱難的路，先不求自己薪資的保障，但求公司的共同需要與發展。於是幾經尋找，麗敏¹⁸家在老人食堂對面巷子有塊空地，幾經商量之後，我們決定向她家承租，準備自己蓋一座鐵皮屋作為倉庫，約定十年後以地上物作為租金抵償。倉庫是由當時九二一重建的朋友---李元宏建築師義務幫忙設計的，以磚造加鐵皮興建而成。這是我們在當地第一棟屬於自己的空間，是在與地方的風暴之後，向在地展現的第一棟實體的建築，是我們立足在地重要的里程碑。

在倉庫興建完成之後，該來的衝擊還是來了。因為入不敷出，所以大家的薪資改成「申請制」；也就是說，以之前每人一個月兩萬元的薪水為上限，每個人依照自己的家庭狀況和經濟狀況，你需要多少，就在站務會議當中提出來申請。當時，每個人的向心力夠、革命情感濃厚，大家一開始都是撐著在過日子，這時第一批進來的在地婦女們如：麗敏，深知問茶館的經濟狀況，以及那個要賺取自己薪資、突破小公司目前困境的沉重壓力，在衡量自己與家庭的需要之後，紛紛的離開了(不過，麗敏是這一批在地婦女當中，唯一撐到清水茶坊初期，也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容我之後再說)。就連我自己當時，也開始向我媽媽「申請」薪水，希望媽媽可以支持我做這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媽媽也非常阿莎力的每月發一萬五薪水給我，這一發，就是六年。

在這個時期，問茶館不僅經歷了很多在地婦女的離開；同時，以當時無法擠出太多人事費的狀況，陸續進來了另一批外來工作者。這一批工作者，

¹⁷ 鹿谷老人食堂是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的社區老人照顧工作，週一到週五每天兩餐，提供鹿谷三個村子的老人家送餐服務，每餐收費 25 元。主要的場地是當地多年未用的天主教堂，在經過當時天主教會台中教區同意後無償提供使用，場地的裝修則由清水溝協會負責。當時簽定的場地使用契約中，場地內不得用來經營任何商業用途，只能用於社區老人照顧使用。詳細的經過也可參閱我的碩士論文，同註 1。

¹⁸ 麗敏是從台中嫁來鹿谷的在地媳婦，是清水溝第一批進來工作的在地工作者。麗敏和我們一路經歷著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的成立，從承接各式政府的方案，到決定逐漸捨棄公部門資源，以成立有限公司的方式，做為非營利組織的重要財源。她曾擔任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的理事長，以及問茶館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麗敏進入工作站詳細的經過也同樣可參閱我的碩士論文，同註 1。

代表著轉型到清水茶坊的第二個事件。這一批工作者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屬於專業工作者，例如設計師——saka 的加入。saka 是待過台北大公司的設計部門主管，後來成爲自己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問茶館從成立以來，就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請 saka 規劃問茶館的商品包裝設計。從問茶館決定要轉型成清水茶坊開始，saka 更以團隊成員的姿態加入了問茶館的團隊，每週從台北搭車下來和我們一起工作兩天，從清水茶坊的新商品形象設計、包裝開發到刊物出版，只要眼睛看得到的都歸她管。Saka 的薪資名義上也是每個月兩萬元，但是卻一直記在帳上欠著，長達一年多，直到她在台北開了自己的工作室，雖然不再每週下來，還是仍然繼續無償地做著這些工作。

另一種外來工作者我稱爲知識份子學徒，他們沒有任何的社會工作經驗，必須從頭訓練起，例如：毅綸和國榮。毅綸和國榮進工作站的時候都沒有唸到大學畢業，屬於大學教育的適應不良者。毅綸是台大社會系唸到大三就索性休學的女生，來的時候全家人都很緊張的到工作站來，還以爲女兒要到山上出家了。國榮在大學唸的是輔大資訊工程系，因爲沒興趣所以沒唸完就去當兵，當兵回來本來已經重考上東吳社工系，因爲得知工作在應徵工作人員，面談之後自己決定不去唸了，直接進來工作站上班。國榮的父母也急忙趕來工作站，希望兒子還是多少要拿到大學文憑。國榮也經歷了好一番家庭風暴，最後才在這裡安頓下來。當時毅綸和國榮領的是每個月三千元到六千元的零用金，食宿和交通費由工作站提供。

清水茶坊不僅代表著整個工作者組成的轉型，更期待自己能更接近市場，更專業的呈現商品與形象，遠離傳統社區產業的包袱。意思是說，要是問茶館沒辦法從九二一和社區傳統產業的意象中走出來，成爲一家專業的茶葉公司，那麼就不可能長久地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除了蓋了自己的倉庫以及工作團隊的轉型之外，清水茶坊更向友人及其他團隊共借了一百多萬，做爲新包裝開發及營運的資金。至此，清水茶坊的資本主義之路，算是徹底地展開了。

以下，開始了我在清水溝的最後一個階段，所有的世俗瑣碎奮戰都集結在這最後的幾年，我以幾個事件作爲這幾年狀態的描述，同時也作爲自我理解的重要階段。

1. 做鐵罐事件

清水茶坊第一次花大錢做包裝，是製作茶葉鐵罐。茶葉的包材當中，鐵罐雖然是目前看起來最高級的包材，但是一次製作要求的數量卻是也最大

的，以製作的最低量來說，一次鐵罐的製作費用高達近二十萬元。爲了擁有專業的形象，清水茶坊轉型的第一件事，就是決心訂購一批七千多支的鐵罐。在這個轉型時期，擔任清水茶坊重任的總經理是麗敏。麗敏在這個時期經歷了許多的危機：一次，過年期間有人打電話來訂茶，先訂了幾盒，先付款以後再出貨；過了幾天又來續訂，這次要的量很多，是一個令我們心跳鼓舞的數字，訂購的金額是十五萬元，以支票給付。貨寄出去了，沒想到，支票卻跳票了。而來訂購的人，卻再也不接電話了。麗敏爲此非常自責，常常沒事就打那個人的電話，希望他有一天會接手機，可以討回來，甚至可以罵一罵他都好。過年的禮盒訂單常常很大，業績的壓力很重，是一年當中最重要的一場，甚至明年上半年能不能夠發出薪水，就看過年這一次了。這次事件，我沒有時間停下腳步去懊悔，但是麗敏卻把這個傷帶在身上被迫繼續前進，鐵罐就這樣的來了。

爲了訂購鐵罐，麗敏和 saka 一起上台北好多趟，和鐵罐的廠商確認又確認。但是，鐵罐送來了，卻是一場很大的災難。七千多支鐵罐，有四千多支不能用，我們花了整整一個禮拜的時間一個一個鐵罐打開來，一支支檢查，下面這個表，是毅綸最後整理出來的不良品列表：

編號	類別	類別			說明	數量
		外緣質感	外緣顏色	內緣顏色		
01	紅色	亮面	金黃色	紅色	顏色太醜，影響美觀。	273
02	亮面	亮面	金黃色	金黃色	由於是亮面，刮傷很多。	877
03	鐵面	亮面	白鐵色	金黃色	顏色太醜，影響美觀。	329
04	黃金	亮面	黃金色	金黃色	顏色太醜，影響美觀。	2
05	霧黃金	霧面	金黃色	金黃色	顏色太醜，影響美觀。	90
06	霧紅金	霧面	紅銅色	金黃色	顏色太醜，影響美觀。	1604
07	不良	包含全部種類，但損毀嚴重			內緣有字、刮傷、凹陷、生鏽、無法去除的油污、罐蓋打不開、罐蓋太鬆、內緣不圓。	855
合計						4030

我現在寫這個故事的當下，看著這個表，我忍不住笑個不停。這場災難簡直是個大鬧劇，而且我們還得要認真地玩下去。Saka 當時設計的罐身是帶有珍珠光澤的霧面白色，蓋子是橄欖綠，她說希望鐵罐帶有宋朝文人的優雅，清雅地像一葉扁舟。結果鐵罐製作好寄來之後，外表的確是像我們想

像的那樣優雅美麗，一打開罐子，卻出現了上表的這些個怪樣子。甚至很多鐵罐裡面一打開，還有其他廠商商品的文字與各式各樣的圖案，令人慘不忍睹。麗敏打電話去和鐵罐的老闆理論，老闆說：「你們製作的數量這麼少，所以我就用別人做剩下的鐵皮來做，我也是幫你們省錢啊！」。我們堅持不願意收下這些不良品，老闆也不願意退回，於是，就開始了漫長的聯繫、周旋、甚至寄發存證信函…等等非常磨損人意志的事情。

很多成立一家專業公司的理想，是要付出許多學習的代價的，在這裡面，我看著麗敏頂著最大的風浪，再加上薪水與家庭的壓力，選擇離開。我則帶著剛進來的毅綸，接下了清水茶坊第一線的工作。

2. 知識份子學徒訓練

毅綸是帶著無數的叛逆，來到了清水溝。大學三年級唸到故意不交期末報告，想要弄到自己直接被退學，學校老師和父母聯繫之後，勸她改辦休學。來到清水溝，也是她自己執意要來的。清水溝的每一個人要進來，我們都要問許多問題試試他的意願與動機，老實說，很多人面談過以後覺得我們理想很好，但是就沒了下文，並不願意來到這裡工作。但是，毅綸幾乎是要賴進來的，問她為什麼要來，問了半天她答也不出來，最後就說：「我就是來，反正我就是說不出為什麼」。父母也攔不了她，反正到鄉下替老人送餐看來是件不壞的事，至少比出家要好，所以就勉強同意了。而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拒絕的餘地，知道這是個難搞的孩子，也只好硬著頭皮收了。

毅綸來了之後，最大的問題是沒辦法早上九點來上班。毅綸剛來的時候，麗敏天天早上打電話到宿舍給毅綸叫她起床，弄得每天早上上演起床氣的戲碼。大學生的生活顛三倒四的，到了鄉下，晚上黑漆漆沒有任何商店，也沒地方可去，上網成爲下班後唯一的感情寄託，可以和以前的同學聊聊，也可以知道新鮮事。晚睡的結果就是九點還爬不起來，住在宿舍裡也沒自己打理早餐，生活和休學前一樣混亂。起初，叫她到清水茶坊做倉管，一個人待在剛蓋好的新倉庫裡包貨點貨，也許是折卡片、也許是把絲線剪成小段一條條繫上卡片，再套在罐子上、也許是貼貼紙，我知道，這樣的工作可能和出家當和尚掃地念經一樣沉悶，沒有了同伴，沒有了家人，有的只是單純、甚至單調的生活。一次，要她來廚房幫忙，我說：「把這些蔥切了吧！」，過了一會兒她說：「廚房的菜刀不利」，我過去看著她左手拿著蔥，右手拿刀子在蔥上前後移動地“鋸”著蔥，驚訝地忘記要笑出來，我說：「菜刀是用“切”的，直接從上面往下一刀“切”下去」。我問：「你在家裡沒進過廚房嗎？」，她說：「沒有，我媽不讓我進廚房，她說廚房太危險，你只要讀好書就好」。我才了解到，我們不僅僅是找來一個工作人員，而是一

個身體智力都已經成熟，卻在生活能力上是個孩子，一切，都還得從生活能力的培養慢慢做起。

麗敏離開之後，換我和 saka 負起帶領她的生活和工作。有次過年前，我們要大掃除，這孩子的辦公桌找不到一處可以看到桌面的角落，另外，我們也不斷提醒她要找時間整理自己宿舍的房間。我自己也知道，要是我媽媽這樣向我嘮叨，我鐵定是不會理她，甚至覺得她很煩；但是對於毅綸，我又不得不扮演這個我自己也不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僵持了一陣子，有一天，我和 saka 決定做個了斷，我們兩個趁著毅綸上班的時候突襲毅綸的房間，幫她來個徹底的大掃除。我們的宿舍是個在地百年歷史的四合院，毅綸的房間是間架高木地板的和室通鋪，鋪了 EVA 材質的巧拼墊的部份就是床，上面有枕頭棉被等等，旁邊有個小書桌，和她的辦公桌一樣，這個房間也真的找不到一處可以看見地面的角落。我們大整理了許多她的雜物，並且一一打掃歸類整齊；令人費解的是，我還在她房間的各處，找到許多尚未開封的各式打掃用具，例如小畚斗掃把組、各式拖地用品、抹布除塵布...等等，只不過，它們都是新的，看起來買來從未打開用過。我想她真的有心想要打掃這片混亂，只不過這對當時的她而言，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現在想起來，我真的是滿過分的，我記得毅綸後來發現我們這樣做了之後，氣哭地說：「你們這樣子要我怎麼住？那再也不是我的房間了」。毅綸就在這樣混亂的狀態下開始，一點一點地活了過來；而我，也一點一滴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該怎麼帶人，又如何同時理解人。

也許就是這樣的叛逆，有那麼一點不服輸的骨氣，毅綸後來常常形容在清水溝就像是打電動，一關還有一關高，唯一制勝的秘訣就是你不能認輸，你只要不投降、不放棄，一關一關繼續撐著向前，最後勝利就是你的。

3. 業績和尊嚴的戰爭

誠實地說，這幾年離開清水溝，有時候我心裡其實好像鬆了一大口氣。我會像小孩一樣，每每到中秋、過年，看到市場上又在促銷年節禮盒的時候，我都會如釋重負地對自己說：「真好，今年終於不用再有業績壓力了，我終於不用把好多人的身家性命背在身上，做著那個我怎麼努力卻始終也做不好的功課了。」

2005 年麗敏離開之後，我整整休學了一年半，專心把自己丟進去清水茶坊的工作裡。業績壓力一直很大，公司之前借的錢也還不出來，還有可能要繼續借錢。每每快到了中秋、過年，就是壓力最大的時候。業績一直不好的時候，就要想辦法開發客戶，我會上網找陌生的公司，然後打電話去自

我介紹，然後被婉轉地拒絕，但是也會有幾家公司會願意接受我的拜訪。流程是這樣的，我必須先在南投用電話拜訪，約好一整個禮拜的行程，然後一次上台北把它們解決掉。有一次，我就從台北的家騎著機車，踩著我的高跟鞋和業務套裝，拉著一個行李箱，裡面裝著三個不同的禮盒，往板橋還是三重方向，還記得那是家建設公司，我以為他們應該很有錢，至少需要買禮盒送客戶或員工，電話中還滿友善的，所以我就滿懷希望地去拜訪。在小巷子裡繞了好久，終於好不容易找到了約好的那家公司，一走進去，公司裡坐著兩個男人，其中之一就是電話中的那位。我坐下來，先好好地介紹了清水茶坊的起源，也順便把我自己、清水茶坊和老人食堂的關係說了一遍，兩個男人很專心的聽完了，正當我要開始介紹茶葉禮盒時，電話中那位男人很誠懇地對我說：「我很認同你們的理念和做法，我們也是一家剛起步的公司，有很多理想等著我們去實踐，只是我們現在沒有能力可以買茶葉禮盒，你們的故事我很認同，我想要捐一點錢給你們」。他掏出錢包，拿了一千塊給我，我很尷尬地一邊感謝他並且想要婉拒他的捐款，只是他很堅持，我在錯愕中拿著一千元鈔票，被送出了這間小公司。

我在清水茶坊的工作內容，一方面，我和 saka 努力做出美麗的商品包裝，再加上品質不錯的茶葉，看著它們，它們真的是一個好商品，它們就像是我的小孩一樣，怎麼看怎麼美麗，是那麼讓人喜愛。只是另一方面，業務實在太難推展，我知道有少數很可愛很死忠的顧客一直支持著我們，可是，它們賣出去的速度永遠趕不上倉庫包材的堆積，倉庫裡堆積如山的鐵罐在等著我。甚至，我們也找來了在台北的業務專家---蘿蔔，他是 saka 以前的同事，是以前業務部門的主管，後來自己開了幾家公司，非常非常忙碌，但是他覺得我們這幾個不專業的人能夠撐這麼多年，非常有意思，所以願意每週抽空下來和我們開會，給我們一些專業銷售上的意見。只是，每次和他一起開會，我就忍不住哭，因為那個壓力實在太大了，我常常邊哭邊說：「難道賣東西不能有尊嚴嗎？」，而蘿蔔總是在會議中提醒大家：「你們找我來不就是爲了要賺錢嗎？爲什麼你們總有些莫名其妙的堅持？這在商場上是不必要的」。

有一次，蘿蔔透過朋友的幫忙帶著我到台北的文建會，我帶著我們最驕傲的禮盒---「春跳木禮盒」，是四個非常美麗色彩斑斕的埔里手工折染棉紙的茶罐子，外面有木頭禮盒裝著，裡面還有中英日對照的說明故事冊，想說這麼有文化氣質的禮盒，應該滿適合他們送禮的。我們等了很久才見到其中負責的一個官員，他瞄了一眼我的禮盒，完全沒有想要知道裡面的茶葉是什麼，只說：「我有個點子，你們可以去做一個台灣形狀的盒子，盒子裡面在台灣的每個產地位置，放入不同的台灣茶葉，這點子很好，如果你們

做出來，我們會買。」說完，就又匆匆地走了。從文建會出來之後，我很生氣地對蘿蔔抱怨，被蘿蔔罵了一頓，他說：「做生意就是人家給我們機會就很好了，我們應該感激別人才是」。我想他自己也很懊惱，但是他更生氣的是我怎麼可以這麼驕傲。這讓我想起來之前全盟¹⁹的謝國興老師和我說過一番話：「方昱，很多出版社要能夠活下去，必須出版很多爛書，因為爛書賣得很好，然後，他們才能夠活到去出版一本好書」。對於這句話，我一直沒辦法接受，我不願意作生意就是「騙」別人也騙自己，我想要賣我自己都喜歡的商品，每每到了這個點上，我就有無限的委曲，現在回想起整個 2005 年，我想我常常都是在哭的狀態下度過。

後來有一次，春跳木禮盒受到了日月潭最高級的大飯店的注意，他們想要和我們談一談，可以放在他們飯店裡的店舖販售。這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們前前後後和他們談了很多次，直到我帶著這款禮盒和無限的光榮，第一次走進了那間飯店。我從停車場的入口進去，進入地下室的員工通道，兩旁是狹小的辦公區域，和貼了白色磁磚像個大廁所一般、擺了好幾張鐵桌椅的員工餐廳。這讓我有點失望，不是我想像中的豪華美麗；到了地面層，果然映入眼簾的是美麗寬闊的湖景，只是和剛剛的景象比起來，就像是天堂和人間的差別。走進販賣店舖，一開始負責店舖的小姐和我們說了很多認同我們理念的話，還說希望可以在我們的禮盒旁邊，擺上老人食堂的宣傳，讓他們的顧客更能夠知道這份禮盒背後的意義。說到這裡為止，我都還滿可以接受的。直到他們提出了五五分帳的提議，也就是說，一個禮盒如果是三千元，每賣出一個，他們賺一千五百元，我們也拿一千五百元。我倒抽了一口冷氣，運費和禮盒的成本加起來，大概就等於我所拿到的一千五百元吧！可是，爲了這個虛榮的販售點，爲了可以打知名度，我還是勉強同意了。直到，我看見了他們準備好的，要放在禮盒旁邊的，老人食堂的宣傳文案。上面的大字寫著，感謝這家飯店幫助老人食堂等等的話，請顧客支持這個善行云云。天啊！我的禮盒，我心愛的禮盒除了被連骨頭一起吞了下去之外，我還要給他磕頭感激他的善行。

4. 努力也完成不了的功課

2005 年開始的這段期間，我想對我的人生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段時期。一直以來，我很幸運的是只要我努力，好像我最後都會看到成果。但是，接近

¹⁹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簡稱，是九二一地震之後由李遠哲先生號召成立的民間組織，主要任務是管理當時來自各方的九二一震災捐款，其中以培力在地的工作團隊推動各式方案，爲其在災區最重要的貢獻。謝國興老師當時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擔任全盟的執行長，長期關注許多在地社區組織與工作者的發展，甚至在全盟組織結束之後，仍用許多個人的力量提供各種協助，包括以個人名義協助問茶館有限公司的成立。

資本主義的這件事情卻成爲我怎麼努力，也往前不了的一種功課。我從不斷地跌倒，又不斷爬起來繼續走，但還是一直撞壁無法往前的情況下，學會了也許「撐」在那裡，就是一種成就。這好像成爲了我人生的基調，我從總是不斷問自己：「我是不是不夠努力？我可以再努力一點嗎？」；到有時候偶爾也會問自己：「我是不是太過努力了？我要稍微“原諒”自己一下嗎？」。這段期間面對這些事情，我腦子裡常常浮現一個畫面，我常常想像我自己穿著我的業務套裝，頂天立地地跪在台北火車站街頭乞討。惟有這個畫面，可以形容我當時的心情。然而，下一秒鐘，我就又會問自己：「你連跪在台北街頭乞討都不怕，跑業務被人羞辱你怕什麼？」，這又成爲我的動力，繼續努力下去。2006年的三月，我在電腦的檔案裏寫下了這些對我自己說的話：

我應該好好想清楚我要不要做這件事。

這件事還沒開始，卻已經拖著我半年多了。

我無法放下，也躲藏不了。

它卻一直在那裡，像一塊尚未雕琢的巨石，等著我走向它、撫摸它、然後開始。

我對這塊巨石是有情緒的，充滿了悲傷的情緒，充滿了極端自憐的憤慨。這塊大石讓我首度感受到自己擁有貧賤與自卑，明明我在某部分早已超越了這些，可是面對這塊巨石，我卻赤裸地卑賤不堪，這些都讓我內心弱化。我驚慌、懷疑，像個被剝光衣服，卻還必須要挺身向前的乞丐。就算所有理由是那麼神聖充分，我內心依然悲憤無助。

我不自許堅強，我自許柔軟；我不自許昂首闊步，我自許匍匐前進。

讓所有的傷痕都留下，只為了允許我依然柔軟。

讓所有的悲憤都記得，只為了允許我永遠自傲與謙卑。

二、新的團隊與老人食堂的收回

帶起毅綸和國榮來，和以前帶麗敏比起來，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我對麗敏其實總是覺得有些虧欠，她擁有的是對社區老人家的熱切關懷，我有時覺得她不應該承擔過多來自於問茶館的壓力，那資本主義的風浪對於麗敏來說是很殘忍的，我總是不忍心，卻又有點無奈地看著她受到種種挫折。但是毅綸和國榮不一樣，他們其實可以在主流的世界裡非常優秀，但是他們叛逆地可以看不起主流那一套，但是又還沒有找到自己好好生存下來的其他方式。所以我對他們其實非常嚴格，因為我覺得他們有一天可以成爲我自己，甚至有希望做得比我更好。

這個階段的清水溝工作團隊其實非常有活力，因為從我到清水溝以來，我在整個團隊裡面一直是年紀最小的，我總是和一群大人們一起工作，至少，是一群已經當了父母的大人們。但是，在毅綸國榮進來之後，加上之前麗敏這些媽媽們的離開，我的年齡突然變成了中間值，整個團隊突然年輕了起來。從前工作站外面的大馬路旁，總是停滿了麗敏這一群媽媽們的車，雖然大家都同住在鹿谷鄉，但是每個女人幾乎都是開車來上班，長長一排很是壯觀。到了這個階段的工作站外面，常常只停著我爸爸後來又給我的那部車---“大藍”，認識的修車廠老闆常常笑我說：「唉，這部車來的時候雖然已經開很多年了，外表卻保養得非常漂亮，但是，你看看現在它的樣子實在慘不忍睹，根本就是大家的公務車」。這部“大藍”擔任過毅綸人生的第一次上路，也擔任過國榮甚至其他工作站成員的第一次；它曾經被國榮開著掉進菜園裡，也常常被毅綸撞凹這裡或擦傷那裡，我都沒有修它，還笑稱這是保護色。我想，一個有小孩的家庭真的每天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會發生，也許就是這個意思。

1. 我是孩子剛上小學的媽

2006 的下半年，進來工作站一年多的毅綸，狀況不錯，不僅工作漸漸上軌道，也從學習帶人的當中，成熟不少，也慢慢有了想要一面工作，一邊重回學校，把大學學業完成的打算。於是在人力的考量，我們又開始找人，國榮進來了。國榮是個什麼動力都很強，卻到處亂衝亂撞、沒有方向的孩子。不過這個時候的我，就像是已經有個孩子上小學的媽，第二次帶起孩子來，可說是非常得心應手。我的電腦檔案裡有一張 2007 年初留給國榮的字條，上面寫著：

國榮：禮拜二我要看幾樣東西，以下請你確實做好，標準是請你超過

我的預期。

1. 你寄公關信用的工作站大牛皮紙袋，請你拿出一些放到櫃子裡，然後把紙箱收好（如果沒信封了就把紙箱丟掉，如果還沒用完就把紙箱放回原處）。你用完東西不知道收好的毛病很嚴重，從今以後你要注意了。
2. 把你桌上的問茶館廠商合約書，放回資料夾中，然後收回到架上。契約文件每一份都很重要，請勿亂丟亂放。
3. 辦公桌整理：
 - a. 把你桌上的問茶館訂購單，找個櫃子擺放整齊收好（考慮你隨時查閱的便利性）
 - b. 把個人用品收到櫃子裡，或用東西裝好：如不用的飲料瓶、拖鞋、吹風機、…等。
 - c. 桌子底下散亂的線路與音箱，請你弄整齊，順便擦擦桌子深處地板的灰塵。
 - d. 把你的重要文件用資料夾分類裝好，找檔案格子擺整齊。
4. 把剩下的峰報收起來，茶水桌子也收好，並擺放出平日喝的足夠的茶（每一種茶都要擺出來、擺整齊，我們是開茶葉公司的，卻連每天要泡來喝的茶都找不到或常常缺貨，你這個經理也太寒酸了吧！）
5. 倉庫盤點完成
6. 本週二(1/9)會議準備：週四會議記錄、還有上次跟你說的功課，不要問我，一共有四項。

關於帶人這件事，我已經從手忙腳亂的新手媽媽，變成了有條不紊的生活管理員。國榮也漸漸地從上面這個恐怖的把辦公室當房間的孩子，最後成為清水茶坊建置各式檔案及電腦資料最主要的工作者。寫完上面這張紙條沒多久，在開始放寒假的第一天，我就因為腸阻塞而住進了醫院，最後回到台北開刀，這一住院就是十幾天。記得我在回台北開刀的路上撥電話給剛放寒假的毅綸，說：「我可能要去開刀，清水茶坊這個寒假家裡沒大人，一切就交給你啦！」。這也是這麼多年以來，我第一次離開清水溝整整一個月，我對自己說：「原來就算我不在一個月，清水茶坊也不會倒」。自此之後，我漸漸轉換了我在清水茶坊的角色，我是孩子上了小學的媽，我終於有了一點自己的時間空間，孩子也終於具有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毅綸和國榮他們漸漸地拿下了清水茶坊平常的日常營運，成為一個真正可以上手的工作者。於是我除了清水茶坊的工作之外，我繼續回到博班唸書，另外還獲得大家同意每週有另一天，得以用兼任老師的身分，到大學社工系進行社會工作的教學與學習。

2. 三十歲的夢想

我自己在團隊裡年齡的移動，也提醒著我對自己的期待。剛來清水溝的時候，我住的是工作站的宿舍，一個百年四合院，後來毅綸和國榮也住在那裡。住在宿舍一年多之後，我爲了完成我自己的願望，我想要這輩子有機會可以有段時間自己一個人住，所以我在附近租到一間小木屋，完成了這個重要的心願。後來過了幾年，因爲屋主要收回去自己用，我又搬了幾次家，鄉下房子其實非常難找，雖然沒人住的房子不少，但是沒人住的房子其實狀況都很糟糕，面對這樣的處境，漸漸讓我有想要長期「定居」的打算。有一天，有個朋友問我：「你『定居』在鹿谷嗎？」，我問：「你說的『定居』是指什麼呢？」，她說：「你在那裡買房子嗎？」，見我搖頭，她又說：「那你是工作在那裡，並且有長期在那邊發展你的人生的打算。」我說：「嗯，如果這是你定居的定義，那就絕對沒錯了」。於是，在各種因緣巧合之下，我決定要買一小塊地來蓋自己的房子，在跟地主洽談之後，他答應讓我連本帶利分期付款，我原本打算用我兼課微薄的薪水慢慢支付，我爸爸卻看不過去我那每個月僅僅夠付利息的兼課薪水，一口氣把錢付清了。

於是，蓋一棟我自己的房子，就成爲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夢想」。很多人都會問我，如果你沒有在清水溝工作，你會回台北嗎？我想，現階段很肯定的答案是，我不會「回」台北，那裡雖然是我長大的地方，但是在清水溝的工作已經開拓了我的人生視野，簡單的說，這裡「人性」得多，除了好山好水好無聊之外(我覺得好無聊是很棒的優點，今天的現代生活把好無聊說成一種負面的狀態，可是我覺得被完全填滿的人生其實還滿恐怖的)，還有許多其他一樣也喜歡好無聊的好朋友們。這個「定居」的需要隨著租屋環境的改變漸漸地不斷累積，再加上 2007 年我因爲腸阻塞肚子上開了兩刀，更提醒我需要正視自己的身體，找到自己步調的生活方式。如果這就是我想要長遠工作甚至生活的地方，蓋一棟自己的房子，成爲我想要好好照顧自己的方式，代表著我對自己的承諾與願望，這就是現階段我最想要爲自己做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說這是個「夢想」，實在是因爲現實條件不足，在清水溝沒有任何收入得靠媽媽發薪水的我，因爲兼課而得以開始有一點點自己的存款，蓋房子對我來說那的確是筆大錢(雖然和在都市「買」房子比起來，這其實僅僅是一筆小錢)，這真的不是這幾年過著幾乎沒有貨幣積累的我可以想像的「大」錢。但是，蓋房子這件事在這個階段，就像是我對自己的虧欠，我越努力工作，就越覺得對不起自己，我的身體在呼喚我，可是我卻背棄了她，我這個每天照顧別人的需要的社會工作者，要假裝看不見我自己嗎？在這個自己對自己的呼喚與背棄之中，我甚至想過，要找所有的親朋好友

一百人共同集資來蓋，蓋好之後就獲得隨時來住的權利。但是，蓋房子這件事對我來說好像不只是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蓋而已，它和都市買一棟房子不同，它不是用錢解決的選擇題，而是一張必須自由發揮的圖畫，代表著我對自己的承諾與想像，我必須全心全意的把我自己投身進去才行。雖然清水茶坊給我一點點做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但是這上了小學的孩子還是需要我，我不可能全心做自己。就在這樣偶爾和自己的暗夜拉扯中，蓋另一棟房子的需要，突然這樣無預警地來了。

3. 老人食堂的收回

老人食堂的開始是在秀峰天主堂的舊建築裡展開的，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長期無償地提供這棟建築給我們使用，但是由於天主教會人事與政策的改變，我們在 2008 年中突然地接到了不再續借的通知，而且必須於半年內搬遷。這棟老教堂在九二一地震之前，就已經很久沒有使用了，我們在 2000 年得到了天主教會的無償借用之後，花了很多心思慢慢把它整理起來，還請了東海建築系畢業的學生來設計，教堂的最前面是接待室和小沙發區，中間是圖書館兼老人食堂吃飯的場地，後面是辦公區域和最後的大廚房，還在教堂外面興建了一間舒適的廁所，以及有生態水池、花草樹木的庭園。很多朋友來過之後，都覺得這裡非常舒服，尤其老教堂有很多面大窗戶，室內外的呼應給人一種質樸優雅的感覺。

在突然收到了不續借通知之後，我們著急地想辦法連繫天主教會，希望能夠了解不再續借的原因，或是商討任何可能繼續的方法，無論是用承租或是集資購買或任何方式，但是卻一直無法聯繫上能夠影響決策的人，不是說會再聯繫，就是說他沒權過問這件事。我們著急地在外圍打轉，只好進一步找其他的朋友幫忙，希望能夠透過各種管道向天主教會表達我們想繼續留下來的意願。甚至，我們發動了連署的活動，邀請在地的老人家、專家學者及清水茶坊的客戶們一起來，希望能夠讓天主教會方面信任我們而因此改變心意。沒想到，這竟然引起了教會方面的憤怒。有一天，我接到了一通某社會福利協會副執行長的電話，他說：「方昱，你們這件事怎麼不找我商量？現在搞了這麼大還搞連署，想回頭都來不及了」，我則把我們盡一切所能做的努力說了一遍，讓他理解我們在高度焦急之下，必須努力地嘗試各種可能的方式。最後，透過非常多的關係，我們才得以在學者專家的陪同下，親自到天主教會去說明，只得到淡淡說了一句：「三十個便當而已，我們也能送」的回應。事情演變到這裡，看來這個場地是真的沒辦法回頭了，我們向天主教會請求延長半年時間給我們準備搬遷獲得同意後，工作站開了一個會，面對場地被收回的危機，大家必須一起面對來回答「要

繼續嗎？」的這個大問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下一個接著來的大挑戰就是，我們必須無中生有的生出一棟建築物來。

這個時候的團隊真的很有活力，毅綸和國榮也正開始成爲成熟的工作者，大家決定要朝著一棟新的老人食堂的建築而努力。我們一方面要進行募款、募物資、募人力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展開了找地、找建築師、法律諮詢、找施工團隊…等等非常細瑣繁雜卻又不熟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找地，附近的土地取得非常不易，一方面我們沒有足夠買地的現金，另一方面是臨時要買地，真的沒辦法以合理的價格購得。最後，非常感人的狀況出現了，清水溝團隊裡製茶師傅---能炫的父親，主動提出願意提供他的茶園給老人食堂使用，土地找到了。再來，就是涉及好幾百萬的興建計畫，整個團隊在危機之下高度運轉著，整個人際網絡的動員也全面鋪展開來，有任何可能使外界網絡捲動進這個大計畫裡的活動，我們都盡量嘗試。這段期間，毅綸和國榮代表清水溝團隊對外嘗試了各式各樣的募捐說明，拜訪各式團體：扶輪社、義工團體、企業、基金會…等等，每個人都用上了所有的網絡關係，因爲，這個好幾百萬的建築計畫對這個團隊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好幾個月以來，團隊的每一個人都這樣高度運轉著，壓力卻沒有變小。2009年初的過年，原本就不好的清水茶坊業績，受到老人食堂新建計畫的影響而更加緊迫，一方面大部分人力拿去做建築募捐的計畫，另一方面，原本就支持著清水茶坊的朋友們，多半把資源關注在老人食堂新建上面。逐漸地，形成可能有錢可以讓建築物動工了，卻可能沒錢給團隊成員發薪水的窘境。過了幾個月，負責清水茶坊業績的國榮提出離開的想法，他說：「我想要休息，我知道這樣的理想很好，可是實在很辛苦，我沒辦法跟你們一起走下去了」，國榮離開了。2009年六月，經過好幾個禮拜瘋狂地的打包、裝箱、整理，我們依約把這個秀峰天主堂還回去了，老人食堂的送餐服務也因實在沒辦法找到臨時的場地，被迫暫時停止。當我爲這棟老教堂的窗戶最後一次鎖上窗戶，我告訴自己，我不要再回到這個教堂裡來，因爲我所熟悉的一切景象都將改變，這棟老人食堂的風景將永遠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裡，它每一扇窗戶開關的聲音和質感，它每一個角落的擺設、氣味和溫度，現在想起來都還可以觸摸得到，這是我的，我要把它們一起打包帶走，成爲我這一輩子永遠的陪伴。

三、離開與開始

1. 漫長倉庫裡的悶熱

怎麼也沒想到，當初冒著沒有錢發薪水的風險，建造出來的清水茶坊倉庫，竟然成為我們有一天唯一的退路。在老人食堂確定收回以後，我們在附近租了一間老茶間（鹿谷鄉下有許多這種家庭規模的茶葉製造廠房，為磚造四合院形式，現在由於茶葉都是由專業茶廠製造，這些茶間多半閑置堆放雜物）做為倉庫堆放大型家具、不鏽鋼整體廚具、冰箱消毒櫃水塔、以及各式書籍檔案等物品，七年來的東西真的超出想像的多。而另外其他日常營運需要的資料及電腦等用品，就連同所有工作人員一起搬進了只有二十幾坪的問茶館倉庫。原來在七八十坪的天主教堂建築裡工作的我們，一下子七八個人加上問茶館倉庫原本的包材物料，全塞進了這個夏季悶熱難耐的鐵皮屋建築。

清水茶坊賣茶葉繼續著，老人食堂新建築也開始動工了，募捐的計畫一個又一個的持續著，但是老人食堂卻被迫停擺了。原本兩位老人食堂的廚師突然間不能再煮飯給老人吃，只好將就著宿舍四合院的小廚房，每天簡單地煮幾樣菜給我們自己工作人員吃。平日的時間，就到老人家看看他們的狀況，也聊聊新建築的情況。大家都明白這是過渡期，只是這個過渡期感覺相當漫長，每次去老人家裡都被問道：「什麼時候蓋好啊？什麼時候再送餐呢？」，等待的日子特別長，大家擠在一個小空間，每天自己幾個人吃飯感覺少了什麼，從原本滿心期待新建築快快蓋好，到漸漸快要忘記了等待的意義。2009年的八八風災來了，另一個災區被開啓，各式各樣團體方案的投入充滿著活力。2010年的年初，毅綸提出了想要去八八風災的六龜災區的想法，她要離開清水溝。她的離職報告是這樣寫的：

我想我的人生總是在徘徊與沉溺中度過。就像許多人一樣，總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有很多的野心卻缺乏行動，想要成就卻又不想辛苦。一直以來大概都不脫這樣的模式。

不過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所以就算不太努力也是可以獲得想要的東西；而在我大學最失意的時候，又很幸運的來到了清水溝。這幾年對我來說有很大的改變，懂得更多看待事情的方法，懂得如何對待自己與旁人，最大的改變就是我不再是那個陰鬱與自我厭惡的人了。即使如此，有些更根本的東西卻沒有改變，比如遇到責任就想逃避這件事情。

簡單的來談我離職這件事，其實就是我不想負這麼大的責任；雖然我知道我應該學會負責，卻還是任性的選擇不要。我可以說出千百個想離開的理由，但我也很清楚知道，再多的理由都抵不過不想負責這個根本的問題。當然我也可以為這個「不想負責」再找千百個藉口，但我並不打算這麼做。

我很想要坦率一點理直氣壯一點的說老娘就是不幹了，不過因為我還蠻心虛的所以我也說不出口，但另一方面再繼續這份工作也只剩下怨念跟對自己的責任，在怨念與責任的交錯下，顯然前者贏了後者，所以我最終還是決定不要負責了。這是一個軟弱而自私的決定。

就像是當初來清水溝的時候，無賴的說我就是來，現在的我大概還是無賴且無理的說我就是要走，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沒做到，還有很多問題沒解決；但我沒打算在這裡完成它們，也不認為這邊有辦法完成，因為太深的情感反而讓人盲目與失去理性，尤其會讓人依賴成性，所以在最後我依舊讓自己再無賴一次。不過相對於當初來的時候，當時的我幾乎是對自己的人生毫無辦法退無可退了，但此時的我相對地還算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情，並且不再怨恨這個世界。

以上，是我決定離開的原因。好像大家更好奇為什麼我要去六龜，所以我也說說這個部分。

一個不想負責的人把自己擺到一個更大的戰場去無疑是找死，我自己也這樣覺得，在冷尚書找我談去六龜之前，我也想了各式各樣的可能，比如去考浩然的北京 NGO 交換計劃、請吉洋介紹南部的 NGO 工作、讀研究所、上 104 找工作…，每個可能性我都蠻想嘗試的。

「要過一個自由的人生」基本上是很清楚選擇的道路，當各式各樣的選擇(與被選擇)擺在我面前的時候，表面上每一種選擇都代表了一種自由，不過這些選擇也同時讓我感覺心慌，就快要三十歲了，我還能夠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多少年呢？做一個不需要太大責任、可以說走就走的工作聽起來誘人，但同時也讓我有了成就上的焦慮，當然我可以照原定計劃那樣，找份便宜(容易消費)的工作，賺到足夠的錢就出國完成流浪異國的夢想，回來再好好想該去哪裡的問題。但六龜的選項一同擺出來的時候，我就不自覺的想找死了。

我沒有辦法過腳踏實地的人生，總是要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是我對自己的理解。當然事實上也沒有那麼悲壯，誠實的說還含有很多投機的成份在裡頭。現在的我並不是帶著理想抱負去六龜的(事實上理想抱負是一點也沒有)，而是帶著來死個徹底的心情去的，想要在更高的浪潮上翻船沉浮，藉

此享受我對人生的某種變態的浪漫，也奢望藉此學會更多的求生技巧罷了。

回頭看看自己，既矛盾又糟糕的想法紛陳，寫這份報告之前我有想過如何取得大家的認同，不過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我很心虛），所以我試圖盡量坦白的寫這些東西，我希望我至少可以做到誠實面對各位這件事。

老人食堂每一年的春天都會舉辦春季遊，我們會帶所有送餐的阿公阿嬤一起出去玩，2010年的春季遊那天，毅綸在遊覽車上獻唱了一首江蕙的「惜別的海岸」，和所有的阿公阿嬤說再見，謝謝他們這幾年來的照顧，毅綸離開了。毅綸是清水茶坊待最久的工作者，也是待最久的總經理。她從2005年進來，到2010年離開。毅綸的出現，代表著清水茶坊外來工作者養成的完整過程。我的小孩就這樣畢業了。我為毅綸的離開，寫了一段文字，來安慰自己。這段文字被我留在抽屜底很久，誰也沒看過，到現在才第一次被打成鉛字：

我的獸要遠行 到那山野的森林
我知道 那不是我可以到達的地方

我的獸要遠行 到那山野的森林
我的獸將在那呼嘯 奔馳

我的獸要遠行 到那山野的森林
她是溫柔的獸 卻也有磨利的牙

我的獸要遠行 到那山野的森林
我的心將乘著獸柔軟的背上
飛向山野的森林

2. 只有我一個人的出航

清水溝可以說是我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這份工作我一做做了十年。十年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和這份工作有關；你所有的朋友都圍繞著這份工作展開，你所有的可以代表你是誰的種種標記位置符號，都和這份工作有關，所有的人認識你都從這份工作開始；久而久之，你認為那就是你自己，沒有了這一切，你將什麼都不是。尤其，當團隊裡的成員也是同樣地看待你成爲一個具有特殊形象的「角色」，你在意什麼，你的喜好，你做事的節奏，你在哪些事情上面會生氣，你該承擔些什麼，大家都非常熟悉；有時候你甚至從別人的反應當中，紮紮實實地撞見了你自己的樣子，你嚇

一大跳。

我希望成為我自己，不想做為清水溝的歷史地標。

石像必須走出既定的外殼，成為活生生的。

我被我自己的改變改變了，更被別人抵抗改變的態度加速了我改變的腳步。

我不知道我會走到哪裡，只是知道我加速前進；

像在漫長無風黑夜的無止盡等待中微風吹起了船的帆。

請接受我的改變。

如果沒辦法，石像留給你們自己，我選擇出走。

毅綸和國榮的離開，我又回到了那個團隊組成年齡的「最小值」。2010 年的下半年，這段期間老人食堂的新建築已經接近完工，工程期間我們能幫上的忙非常少，到了快要完工時，反而各項細瑣的事情會一擁而來，爲了各式決策，大大小小的意見衝突就這樣紛紛地來了。另外，快要完工也表示，送餐的日子一天天地「好像」要來了，究竟什麼時刻該開始送餐，誰該下這個決定，誰負擔起那個啓動的責任，這一次，我竟然猶豫了。

團隊的氣氛就如同這個倉庫一般悶熱，大雨卻不知道何時才會下下來。於是，我們找來了團隊外的一個重要朋友，來爲團隊做一次團體的諮商，團體之前，讓每一個人都寫下文本，團體開始，讓每個人手上都有每一個人的文本，每個人先放下工作任務角色，有機會說說自己的感受，也彼此了解。上面那一段文字，就是我的文本中的開頭。我在沒有看過其他人的文本寫下的文字，竟清楚地與大家的文本相呼應；許多團隊其他成員的文本中，我清楚地看見大家喚我做老人食堂的「媽媽」。我在這個團隊裡原來一直扮演「媽媽」，負起將日常營運用力「看守」住的任務，我掃廁所、管秩序、從帶人賣茶到維持對外關係。被這一群比我年紀大一點點的大人們叫我「媽媽」，我才驚訝地發現，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來對待別人，也這樣對待自己的角色嗎？毅綸和國榮終究沒有變成我，他們也有他們人生的路要走，我理解的，可是看著他們的長大讓我有無限的高興。老人食堂真的就像是我的小孩，它的出現是我生命裡重要的一部份，我也想要看著它一路平穩長大，這個辛苦和快樂不是任何人的，是我自己的選擇。這幾年我一直爲了這個選擇撐在這個位置，我做得不好，沒讓清水茶坊成爲老人食堂可靠的支柱；但是，在這個要到一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之際，我竟然開始猶豫要不要再次上演這個一樣的劇情。

回頭看看我自己，我自己也有心底的小孩在呼喚我。作爲外地來的社區工作者，這些在地的工作人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可是我卻必須很努力的憑空創造出我自己的家。爲了老人食堂的新建，我把這個夢想暫時擱下，

但是在這個大家未來共同的家已經快要完成之際，我自己呢？我的工作做得夠好了吧！什麼時候輪到我自己呢？這次我很私心地拿起我自己的需要，希望讓大家看到我的改變。我想，這個改變是不易理解的，甚至連我自己都很不諒解我自己。過了幾個月，2011年的1月，我在大家搬進了嶄新的老人食堂的建築物裡，提出了我的離職報告：

來到清水溝、待在清水溝、離開清水溝，對我來說都是個人生的意外。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裡待十年，在我原本二十幾歲的人生「規劃」中也沒想過會來到這裡；而離開，不是沒想過，但是，就如同來到這裡、待在這裡一般，也像一個急轉直下的劇情般，就這樣的來了。

我想，上述的劇情都還滿精采的，值回票價，就像是一個別人精心策劃的故事般，只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罷了。而身在其中的我，好像只能試著讓自己在其中慢慢感受所發生的一切。只是，這次比較不同的是，我好像比以前更有能力當下去欣賞這個劇情，感受這個劇情所帶給我的一切。

我很高興這幾年來，我都能夠暢快的做自己，或是，作一個我自己也還算羨慕的我自己。遇到許多困難，也有很多貴人相助，幫我一起完成了許多我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例如：這長達一年半的博士班資格考，各位忍耐著我的哀聲嘆氣、常常不出現以及賜我吃住…等等，我最後一科也通過了喔，嘿嘿）。

接下來，我想也就會像是來到清水溝一樣，在一個我不確定會發生什麼的情境之下，繼續我的人生。唯一確定的是我想要住在這裡，想要把我的房子蓋好，把我這幾年一直想做但是卻一直無法去做的事情努力完成。

目前想得到的日後和各位的見面，也許就是有學生可能來實習，或是帶學生來參訪等等的，希望各位都還是會歡迎我，聽我介紹一下我在這裡曾經發生的故事。

最後，還是很俗氣的祝福問茶館生意興隆。

只是沒想到，那天從天主堂搬了出去之後，我就再也沒回去過老人食堂，那就真的成爲我記憶裡一幅畫面清晰的美麗風景了。不過，和毅綸不一樣的是，我沒有去和老人食堂所有的阿公阿嬤說再見，這件事我做不到，光是想像他們說要留我的那些話，就讓我卻步。我不知道人的一生能有幾次背棄自己的經驗，在這些阿公阿嬤的面前，我沒有辦法說明這件事，我新的自己背叛了舊的自己，只是因爲我不想要背棄新的自己。有些時候人生是沒辦法好好說再見的，2011年的4月，新蓋好的老人食堂恢復了送餐，我這個不負責任的媽媽，遙遠地衷心祝福著它。

四、小結

回頭看看這一段歷程，寫在這裡的是我成爲一個成熟的工作者之後，所經歷的種種。某個程度來說，我擔起了這個組織日常營運的大小瑣事與責任，努力地照顧著所有在這個網絡下的每一個人的工作與情緒。還記得 2008 年的漂流社工營²⁰，整個營隊的行政支援由清水溝擔任，漂流社工營是清水溝團隊之外的人，比較有機會看見我在這裡工作的樣子。當時擔任助唸團²¹的宋文里老師來到營隊裡，看到了我在這裡的樣子，他叫我「老闆娘」，說我的樣子很像是台灣許多家族小企業裡所扮演的「老闆娘」角色；其實，當時我聽不懂他到底在說些什麼，所以甚至他對老闆娘這個詞的說明我都忘記了。可是，多年之後想起這件小事，我才比較了解他在說我什麼。

我想我一直不是一個很優雅的老板娘，甚至我不允許自己擁有老闆娘這一個名稱與權力，因爲我期待在這個團隊的每一個人，有一天，都可以像平等的大人一樣相互對待著。也許現在不行，但是有一天一定要可以的，這是我非常微小但是深切的盼望。我一直盼望著，好像也一直失望著，我盼望著有一天小孩可以長大，什麼時候有一天大家也可以照顧我一下；或是，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在我開創出來的局面裡暫時休息一下。但是這些都沒有發生，以至於我把這些沒有發生，怪罪於我自己的不夠努力。我在這樣的循環裡繞了一遍又一遍；最後，我找到一個好的機會，讓我可以從這裡面逃脫出來，我選擇了把別人放下，撿起了我自己。

回頭去看我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很不容易，我也花了很久的時間來讓自己明白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們也許從小聽過了太多關於創業奇蹟的故事，以致於我們某個程度相信只要努力一定會出頭天，但是，這幾年我的努力所做到的奇蹟，也許只是讓這個團隊在許多人的幫助下，能夠活著不倒、努力撐著而已。我不知道在這個殘酷的資本主義與國家的市場化之下想要有尊嚴地活著，是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當你持續地這樣做著，愚蠢地這樣做著，有時候回過頭來發現，原來自己也走過了一條長長的路，離出發點已經很遠很遠了。

回想我最後在清水溝的日子，我承擔了一個我所相信的東西，叫做「身爲

²⁰ 漂流社工營，到目前爲止一共辦了三屆，是一個自許爲基層社工所舉辦的營隊。漂流社工的成立也和九二一地震的脈絡有關，詳情可以參考：方昱(2009)。反思性社會工作：「漂流社工」的社區實踐與社工教育。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21 期，頁 83-99。

²¹ 漂流社工營嘗試連結基層社工就像是「孤魂野鬼」的意象，每個社會工作者嘗試在這個不美好的世界裡想要超渡別人也超渡自己，而助唸團在這個營隊中多爲社會工作相關的學者或有經驗的實務工作者擔任，帶有幫助孤魂野鬼超渡的譬喻。

一個社區工作者」的骨氣。這個骨氣是身為我心目中的社區工作團隊或是人民組織應該有的骨氣。我不相信政府、也不信任政府，所以我心目中的那個相互照顧的理想，我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來做。我想要做一個很小的地方的人們的互助和互愛，那個相互關照是沒有負擔的，沒有利益交換的，這是我心目中想要的天堂。但是這個天堂，卻要用我自己的痛苦來換。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和毅綸國榮一起，憑著我們在主流世界的優勢，換一個我們心目中的天堂。一路上我看到很多資本主義之下身為奴隸沒有感覺的人們，也被許多小小的可愛的人們所激勵著。可是我沒有達成這個承諾，甚至我的團隊也是我需要去照顧的對象時，這個承諾裡面的我空掉了。王行老師說，以前感覺我在清水溝是個山大王，離開之後，現在感覺起來我比較像是個農婦，是一個在鄉下生活的學生。我的鄉愁來自於清水溝也變成了我的異鄉，我必須退回到我自己，重新建立我自己的王國，不，應該是隱身成為這片土地的一部份。我想要自己就是可以煮出豐盛的菜的老人食堂的媽媽，我想要自己就成為有骨氣的。

下面的一章，我想要談一談我說的那個關於「身為一個社區工作者」的骨氣，我所認為的我所看見的社區工作是什麼，嘗試把這個東西說清楚。

第五章 我看見的社區工作

一、在非人的世界裡，做「人」的工作如何可能？

這是一個非人的世界。在我的社區工作當中，嘗試抵抗資本主義、嘗試在這個殘酷的資本主義世界裡活下去，是我工作裡面很大的一個部份。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商人唯一的好處，就是我在國家面前，終於可以擁有身為一個社會工作者的骨氣。在我的社會工作實務經驗裡，每每當遇到政府，都是很不愉快的經驗。這裡先讓我談談身為一個基層的社區工作者，對於市場和國家的主觀感受。

1. 國家

在我做社區工作的前幾年，清水溝作為一個民間的社團法人，是有拿一部分的政府方案補助的。拿了政府的方案，政府會視你為他的延伸，意思是說，它擁有統治你如何行動、該如何思考的權力，國家從來不認為做為一個民間的法人，或者，身為一個社會工作的專業工作者，應該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也就是說，當你拿國家的錢，又與國家所持有的價值觀不一致，這是不被允許的。這真的不是一個人民團體該玩的遊戲，人民團體的珍貴在於，它是一小群人對生活的想望，它是一小群人對於社會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不應該被「統治」，甚至，它應該對統治的價值觀提出種種挑戰，才能夠使社會變得更好。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台灣大部分的人民團體幾乎都是靠著政府生存下去的，國家主宰了他的生存與靈魂，這幾乎成為了另一種的「商業生意」，在這裡面，理念或價值觀只成為了買賣交易的一個廣告方式或手法。

身為一個社區工作者，我非常不願意在國家的面前，強調國家照顧人民的責任；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國家沒有責任，相反地，如果這個世界上有權力的人願意多負一點責任，世界真的會更好一些。我不願意強調國家責任的原因是，身為社會工作者，我們往往會期待國家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這雖然是一個「應然」的期待，卻是一個最不「實然」的期待。而且，對國家有過多期待，往往帶來一個對自己最致命的因素，會放棄自己可以改變的力量，我們會對自己感到無力，覺得自己力量太小，這才是社區工作者最大的困境。

2. 市場

在我做社區工作的後半段，我終於擺脫了上面那個必須和國家相處而令人痛苦的處境，但是卻又跳入了另一個更加殘酷的遊戲之中。後來我才比較

明白，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當中，是一種錢生錢的遊戲，越多錢的人，可以在這裡更輕鬆地用錢賺到更多錢。而當時身為問茶館有限公司董事長的我，總是停留在一種原始的部落交換的年代；我總是心裡想著，只要我能夠做出夠好的商品，我就可以在市場當中換得一個好價錢。但結果往往是，我做出夠好的商品，但是買方希望能用夠低的價格，換到我的好商品；甚至，買方和我對商品是否夠「好」的定義不同，買方可能更在意的是品牌和後面的商業形象所帶來的附加價值。

在市場中，我總是認為我出賣了我自己。先姑且不論商業是一切污染的來源，整個商業更是一個騙數，商品包裝得更美、更有感覺，文案說得動聽有感，而價格更是一個幻術。我和我的商品因為太有感情了，它們不僅僅是商品而已，它們是可愛的作品，當它們在商業的殘酷當中僅僅被看作是商品價格而已時，我感覺被出賣的是我自己。

3. 談我的「失敗」

有時候，上面這樣的遭遇，真的滿令人沮喪的。可是，對我來說，如果我沒有成爲一個基層的社區工作者，沒有親身進入這個角色當中，我是體會不到這件事情的。如果我沒有進入這個角色，在我原本的世界裡面，對我個人而言，我可以獲得一份還可以的薪水生活，我不需要去花力氣抵抗這個世界，努力建立起一個小小的另類社會福利體系，上面的這些失敗，也就無從發生。這讓我認識了一群同樣也像我一樣這麼做過的同伴們，也讓我培養了一群能夠感同身受的同伴。失敗滿好的，也滿重要的，這表示這真的有這麼難，而我們也真的曾經這麼努力。或者，這麼相信我們所認為美好的世界。這個失敗非常好，讓我重新去知道不是「努力就會成功」；同樣地，也提醒自己要是有一天真的成功了，也不要沾沾自喜地認為就是因爲我努力的結果。

另外，我的失敗也代表了一個非常清楚的明瞭，就是我們整個社會的資源真的分配的非常不平均。記得社會工作的課本裡面有提到 1968 年 Friedlander 認為：「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服務，…協助個人，以獲致社會的和個人的滿足與自主」（徐震、林萬億，1983）。假設我們是一個夠努力的一群人，想要嘗試建立一個非常小的社區照顧體系，嘗試用資本主義商業手法達成這件事，但是，這個事情成功的機率非常小，雖然有很多朋友的熱心幫助，雖然有很多人的鼓勵，但是，這件事還是有那麼那麼地困難。就像是我爸爸曾經和我說：「你在做的這件事如果是我聽到別人的女兒在做，我會爲她大聲鼓掌，覺得她做這件事很有意義，很好；但是，你是我的女兒，我只會爲你擔心，我希望你不要做。」雖然爸爸的這些話沒有影

響我做不做這件事，只是，他說出了這件事的困難，也許真的有這麼難。也許在今天這個社會裡，社會與個人的滿足與自主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這件平凡的事情，也許真的是一個崇高而遙遠的理想。一方面，我是很難過地寫下了這些文字；另一方面，也覺得這仍然是一件永遠都應該努力的事情。這真的是一個社會工作者最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卻很少真正面對這件事。

4. 關於「非人的世界」

在最後的論文口試裡，我的口試委員陶蕃瀛老師特別提到了我的這個標題：「在非人的世界，做人的工作如何可能」，他說他同意這是個非人的世界，但是他沒有我這麼樂觀，他說他教了這麼多年社區工作，最後會宣稱根本沒有社區；我們每個人不過是不同角色的拼裝車，支離破碎的，社區工作把我們推向一個完整的人的趨向，他不帶有樂觀的期望。我說，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標題，我想，我們明白這是個非人的世界，就很不容易了，如何能讓自己真正的夠明白，也是重要的功課。

在論文口試裡，宋文里老師²²也推薦我去唸一本書《The spirit of utopia》，這是一本很可怕的書，我才看了一點點，就一整個憂鬱到谷底。書的一開始堆疊了非常多艱澀的形容詞，在形容這個世界有多麼多麼的醜陋，大學很墮落，知識也很廉價；我們的四周之所以沒有一點生氣，是因為環繞著我們的都是工業生產的東西，它們一點都不是人所創造出來的，它們空洞地望著你；水泥的建築物有多麼噁心，以前用木頭或稻草做的房子至少還能夠拿來燒，水泥塊最後卻會變成真正的垃圾；水龍頭讓今天我們的每一個牆面都可以流出水來，我們卻忘記了水對我們珍貴的意義；他說，反正整個世界就是一整個黑暗(darkness) (Bloch,2000)。我看完一整段以後在我的房間裡找不到一個眼睛可以停留的地方，我真的開始覺得這些工業化產品都醜爆了，最後，在我的書櫃上找到一個很久以前從澎湖海邊撿來的珊瑚礁，我仔細地看著它的巧奪天工（不，這是真的「天工」），才漸漸鬆了一口氣。

但是，作者在書的一開頭，卻寫了非常感人的話，他說：「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那就夠了。現在我們必須要開始。生命已被交在我們手上。對它來說它已經空了很久了。它就這樣無意義地來回被拋擲著，但是我們卻堅定地站在這裡，所以我們想要成為它的起點，我們也要成為它的終點 (Bloch,2000)」。我不覺得我看懂他到底在說什麼，但是它就像是一句咒

²² 宋文里老師是我這份論文口試當天的主席，他不僅僅做為主席，也做為當天各位口試老師思想的組織者，嘗試協助我在論文裡許多概念的推展。

語，讓人感到有力量，一種勇敢安定的力量。就像是我從我的這些失敗裡，重新看到了自己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裡，慢慢地從那個天真的世界裡走了出來。

二、有可能做「自己」嗎？

在這裡，我好像問了一個道德上或哲學上的問題，「社會工作者有可能做自己嗎？」。可是我真正想問的，其實是一個實務上的問題。我不知道對每一個人來說，「妥協」是不是人生的過程中一種很大的消磨，只是在我工作的過程中，在國家面前，我沒有選擇妥協；但是在商業的資本主義面前，在達到那個社會工作者可以做自己認為好的事情時，在我們所謂的「理想」的面前，我必須在種種的事務上妥協。這不禁讓我去想，如果要達到社區照顧的理想，而走商業化的社區產業模式，這樣的方式有沒有別的可能呢？

1. 可以不要「騙」嗎？

在我這幾年努力地賣茶葉的過程中，其實遇到很多可愛的客人。這些客人們給我們很多鼓勵，很多是素不相識但是卻不吝給出很多鼓勵的人，當然，也有很多我的老師同學們，都是「好客(發音ㄏㄠˇ)」---非常好的客人。這些人們就像是森林裡的小精靈，在你辛苦疲累的時候，它們會在轉角出現，給你加油打氣，讓你擁有繼續向前的動力。可是，大部分的時候，你遇到的是一些還滿恐怖的一群人，例如公司採購、總務...這種把殺人當業績的角色；他們通常也不是真正的壞人，只是在這樣的職務需要下，給你用力來一刀，是他們的責任，表示他們表現得盡忠職守。我們在這些刀光劍影裡，在遍體鱗傷中，磨鍊了一次又一次更好的騙術，我們很精細地去玩價格的遊戲，玩包裝怎樣體面大方，玩商業手法地說故事。但是後來才發現，原來有錢人玩的騙術真的更厲害，用錢灑出來的場面，好像真的不是我們努力就可以達到的。這讓你不僅反過來問自己，我到底在做什麼？可以不要「騙」嗎？這真的是一件很消磨人意志的事情。但是，為了一個社會工作者的骨氣，我好像只得這麼做。

當我們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大的商業機構的手段，我們所學習的都是更大量才能夠壓低成本、提高利潤，那真的不是我們這種鄉下的小商號擅長的手法。但是如何能夠找到我們合適的方式，我還沒有找到，卻被業績與生存壓得繼續往前。這讓我想起了大多數在社會福利機構的社會工作者，可能也和我一樣，面對機構生存的壓力與自己不穩定的工作，卻無力去面對這樣的不對勁嘗試找到出路。

2. 對自己生活的虧欠

在清水溝的這幾年，我其實過得非常充實，面對過各種挑戰，倒也覺得自己總是很幸運地沒有受過什麼太多的傷，就算在自己的標準裡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卻也還能夠諒解自己還算努力。但是，雖然我住在鄉下，我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的上班族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工作佔據了我大多數的時間，尤其是與電腦一起工作。雖然我的窗外與土地是那麼接近，但是我卻無緣真正踏上這片土地，和它一起工作，我所做的是販賣它上面所生產的農作物，甚至，茶葉還稱不大上是一種農作物，它比較接近是一種商品，一種經過許多人工加工再製包裝之後完美的商品。越接近社區工作，我越渴望能夠和土地一起工作，用自己的雙手工作。這裡的「工作」指的不僅僅是一種用來謀生的方式，而更回到「勞動」這個字的意思。和電腦一起工作並不會讓我更快樂，可是各式各樣可以用手做出來的東西，卻讓我感到更有「活著」的感覺。

3. 找到自己想要繼續前進的方向

這一年來，我因為離開清水溝的專職工作，終於可以有機會實踐在鄉下蓋自己的房子的夢想，就像王行老師說的，我是一個在農村學習的學生。很多我以前的同學或朋友聽說我離開了清水溝，都問我是不是回台北了；我有一天很認真地想，如果離開清水溝之後，我就選擇回到都市，做一個在都市謀生生活的人，那麼，這一切我在清水溝所發生的種種，就會是像一場夢一樣，回想起來若有似無，像一個很逼真卻又什麼也沒留下的一場夢。但是現在不一樣的是，我蓋了我自己的房子，我把這些幾年在鄉下生活的夢想和生活方式，具體化成爲一棟看得見的建築物，在這裡生活成爲我往後日子的一種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我必須找到我可以繼續在這裡生活的方法，並且想辦法持續下去。這是我自己創造的局面，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挑戰，這是我想要繼續前進的方向。

4. 「做自己」太天真

說到這裡，這一節裡從開始到後面用了好幾個「自己」，只是，宋文里老師提醒我²³：「你忘了社會本體，不是我，而是我們」。Lukacs(1989)認爲人的個性不可能是人天生原始的特性，從前什麼階級的人就會帶有某種階級的品質，雖然在資本主義的今天，人的個性要遠比從前來的自由些，但是也更受物的力量的統治；個性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而必須在擁護或反對

²³ 同註 22。

現存社會的態度當中磨練而出，這就是歷史的意義在於做為一種實踐運動的能動作用。我想，這給我的啓示是，我不是要「做自己」，而做為一種對於現代社會某種生活方式的抵抗，我想要朝向某一個方向移動，這不只是我個人的移動，也是我們共同的移動與抵抗。

於是，上面的標題是我原本非常 naïve 的情緒裡所寫下的（宋文里老師的形容是這樣的，他說，我的標題就像是小孩子看電影的時候問媽媽，這個角色是好人還是壞人一樣），也許是我一個人在抵抗過程中的感受，但是，這樣的感受同樣地為我的夥伴所有，我們沒有選擇快樂地順服，而是不快樂讓我們知道自己正在努力共同抵抗著，為的是我們共同望向一個比較美好的未來。

三、尋找我的「社區工作」意義

1. 「真正的」社會工作？

於是，你問：「那什麼才是『真正的』社會工作？」這是一個好問題，但是我恐怕沒有好答案。你說，資本主義下的全球化市場，逼迫每一個人用力往上爬，因為你一不小心就會掉到貧窮的邊緣；你說，就算是剝削殆盡的農村與土地，也還是要擠出最後一點的觀光產業生機；你說，每一個人的工時越來越長，但失業的人卻也越來越多，花的錢永遠比賺得少，大量與快速資本的循環與消費卻沒有讓我們的生活更輕鬆；你說，如果我不想過這樣的生活，難道「社區工作」有辦法讓我過一個更美好的生活嗎？

我說：「這是一個好問題，但是我恐怕沒有好答案」。我說，如果那個資本主義的世界叫做「A」，我們把「社區工作」視為一種對於「非 A」的學習過程，我們試著從反省「A」出了什麼問題當中，學習過一個「非 A」的生活。你問：「所以，你是要告訴我們，社區工作是一個美好的『B』嘍？」，我說：「不！資本主義一直騙你去過一個非人的生活，它告訴你，只要你有更多的錢，你就會更快樂；它威脅你只要你不照著遊戲規則往上爬，你就會被淘汰；可是當你辛辛苦苦地這著這樣做了之後，你不僅沒有更快樂，反而進入了更沒有安全感的循環裡」。所以，我不想再騙你有一個美好的「B」了，社區工作讓我們有機會去反省「A」，然後試著從「非 A」裡學習，學習找到真正的自己。

你接著說：「我開始有一點懂了，資本主義使我們這輩子都只會做一隻螞蟻，每天不停地工作，螞蟻們以為，只要我夠努力，就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但是，未來卻永遠都沒有真正地到來。其實，人活著也可以像一隻獅

子，擁有能夠主宰自己要什麼的能力，比如說每天花一小時打獵，其餘的二十三小時都可以遊玩、做愛、發呆、嬉戲，真正擁有自己活著的權力」。「是啊！」我讚賞地說，你開始找到「社區工作」最重要的起點了，這個起點，就是擁有「你自己」，擁有你自己身而為一個人的權力；如此一來，我們才有力量去告訴別人說，他們也有權力能夠過一個像人的生活；如此，我們才有力量重新站在土地上，身體力行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2. 為什麼是「社區工作」？

在社會工作的教科書裡，「社區工作」被視為一種工作方法，與其他兩種方法：「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並列於社會工作的三大基本方法。如果說「社區工作」是一種工作方法，當我們在論及這種方法是否有效，是屬於方法論的層次；那麼，社區工作的認識論為何，社區工作者是如何認識這個世界的？以下，讓我們先從「社區工作」相較於「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的特性，來談社區工作的重要性。

a. 強調「人」的主體意識

當Hamilton於1940年在「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Casework」一書中提出了個案工作的「診斷觀點(diagnostic approach)」後(Johnson, 1998)，個案工作中的「案主角色」就已確立。案主被我們社會工作者視之為是「即將要去」改變的人。案主無論是有偏差行為的人，亦或社會適應不良，透過「個案工作」或「團體工作」方法，我們---「社會工作者」嘗試去改變案主的認知或行為，以獲致案主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雖然我們肯定人的獨特性；但是，對於案主原本到底是誰？如何建立「他自己」對於自我的認同與了解，「社區工作」則提供了我們更好的答案。社區工作的價值中「以社區居民的需要為前提」，提醒了我們對案主「內發的尊重(inner respect)」，以居民「感覺的需要」為依歸(徐震、林萬億, 1983)；這是一種相對於「專業判斷的需要」的反省，提醒著我們「案主」才是最重要的中心。於是，「案主」必須開始尋找「他自己」，必須對他自己與他自己週遭環境的需要為出發點，因為這才是社區工作的開始。

b. 指出了「人民」相對於「國家」的重要位置

在個案工作和團體工作裡，只指出了「案主」和「社會工作者」兩種角色，而「國家」則成了隱含在背後的一種力量。究竟是「國家」雇用「社會工作者」來改變「人民」，還是「社會工作者」將成為教育「人民」去管理「國家」的力量，事實將永遠是個爭論。但是，社區工作則明確指出了「人民」

相對於「國家」的重要位置。

社區工作中對「由下而上」的強調，顯然是一種相對於「國家治理」概念下的「人民」主體意識。無論是「社區認同」還是「by the community」（周月清，2000），社區工作強調由人民自己來解決自身的問題，爲了自己的社區更好而產生的行動，昭示了相對於「國家」而言的「人民」位置。

c. 真實地將「人」置放於「環境」中

社區工作是社會工作對「人在環境中」的具體實踐，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都限於某些固定的時空而進行，人與環境只不過是在會談室或團體室中，以某種固定的角色或樣態來呈現。社區工作中人與環境的真實交錯具體展現在日常生活中，真實的改變與發生也將透過日常生活的方式來進行，這是社區工作之所以能發揮社會工作精神，注重人與社會環境的交互影響，而非只注重個人的心理層面的重要觀點。

3. 社區工作的發言位置

a. 以「行動者」本身爲社區工作的出發點

許多人投入社區工作，都是以「自己」爲工作的出發點的，我在 2002 年的文章裡說著(方昱，2002)：

2000 的秋天我來到了災區，一直到今天。因為工作領域的關係，我在這裡認識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學社會工作的，但是他們大部分都具有許多這些美好的特質。而這些特質，也讓他們因著地震而跳了出來，投入自己這塊土地的改變工作。我和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感覺到很親切，我認為他們都是很棒的社會工作者。他們唯一和我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並沒有像我一樣受過學院的教育，他們憑著自己各行各業的經驗，摸索出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或者，你可以說是一種生活態度。

當像九二一震災這樣大的災難出現時，許多公眾的、日常生活中急需解決的困難與問題，無法依循著慣常的政府科層體系來加以解決時，許多具有行動力的「個人」，以「行動者」的方式出現在公眾的事務裡，以自己自身的能力來號召與推動事務，這就是最原始的社區工作。這些人並非帶著某個機構的意志或宗旨，也並非政府或機構的責任「指派」下，而替「人」工作。這些行動者拿起自己的力量，起而進行自身週遭的改變的行動，這就是社區工作最重要的出發點。因爲惟有以自身作爲行動的起點，「社區工作」才會成爲一種具有內在動力的行動，而不是外在的「應該如何」。這樣的社區工作才具有真正的動力，而不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社區工作。

b.以「人民」觀點出發，而非「國家治理」角色

社區工作者首先要釐清自己的角色，首先，許多社區工作者習於扮演「專業者」的角色，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專業者」的身份往往讓社區工作者落入上述的「雙重夾殺」的陷阱。一方面，「人民」會期待「專業者」帶來「國家」的資源；另一方面，「國家」也以為只要將有限的資源交給「專業者」，「專業者」就能夠「負責」讓「人民」滿意。其實許多「專業者」也天真的誤認為自己具有資源與指導的能力，但卻不知道「專業者」成為了「國家」與「人民」遊戲中唯一必須「負責任」的人。「人民」沒有責任，因為「人民」相對於「專業者」而言，是「沒有能力的、無助的」，人民不需要拿出自己真正的能力來；「國家」也沒有責任，因為國家已經拿出資源，並且花錢請「專業者」去「負責做好」這件事。如此一來，社區工作不過是一個「人民」與「國家」虛應故事的一種遊戲罷了。

社區工作者必須認清的是，他不是「國家」的代理人，更不是國家資源分配到社區的「捐客」。那社區工作者又是誰？冷尚書在面對：「人民何在！」的質問時，說出：「我正是你我的人民」（冷尚書，2004），我們認為社區工作者就是「人民」，反之亦應然，成為一個倫理上的主張。社區工作者視自身為人民，而每個人民都可以成為社區工作的行動者；他從自身的需要出發，拿出自己的力量，起而行動的行動者。這樣的社區工作才具有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改變也才能夠發生。

c.致力於人們日常生活細微壓迫的反思與改變

「社區工作」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改變，因為，日常生活中細微的壓迫才是最細緻地掌控著我們的，例如：性別、文化、消費習慣、工作關係…等等，它不如國家政策那麼顯而易見，也不如政治操弄那麼明目張膽，「日常生活」的壓迫最直接地顯現在社區的生活裡。如果社區工作不能於日常生活裡就實踐著自我主體的行動，我們要如何在「A」世界裡進行著「非 A」的反思呢？我們視社區裏的「日常生活」就是所有人的「文化戰場」，而戰友和敵人是同一的、就是行動者自身。

所以，社區工作得貼近日常生活，它絕非一種活動式的、嘉年華式的無中生有，也並非刻意營造或雕塑出來的美好；它是一種對日常生活裡的不舒服、不公義的想要改變的慾望；它是從自身出發，進而影響週遭的他人，一起去學習與創造的過程。

四、社會工作是我慾望的一部份

社會工作與其他職業不大一樣的是，常常不是你選了社會工作，而是社會工作選擇了你。同樣地，我也被清水溝，被我的社區工作改變了。離不離開對我來說不是有太大的差別，因為它們都帶在我身上，刻劃成我身體的一部份，一輩子影響著我。就像是老人食堂的美麗記憶一樣，總是給我許多力量。下面這篇文章是我在 2009 年八八風災過後，在清水茶坊出版的刊物「清水茶誌」當中，寫下的文字：

有一天，我爸爸問我：「不是應該每個人都先把自己的腳步站穩了，才去幫助別嗎？」我想，他的意思是說，我這個三十多歲又讀到博士班的女兒，到現在還在靠爸爸養；他接著說：「我想，如果是別人的女兒離開台北到災區工作了十年，我會為她大聲鼓掌；但是，自己的女兒這樣做，我不知道該不該鼓勵她」。

爸爸說：「你自己都養活不了自己，我和你媽媽也不能一輩子養你」，我說：「我是不能給你們錢養你們，可是，要是老人食堂沒倒，你們不必怕餓肚子、在鄉下住沒問題、還有人陪。」爸爸一笑置之。我知道，爸爸在都市從來沒辦法想像萬一沒有錢的生活該怎麼辦；我心裡想的是，有錢、沒有人陪的生活有多麼孤單，如果生活的需要就那麼簡單，有吃、有住、有人陪伴，那麼這個大的災難向我們開展的意義就已足夠。

同樣面對這次大的災難，讓我們有機會在十年後，回頭再次看看災難所帶來的改變。災難提醒了我們，因為遠方的未來可能隨時會消逝，所以當下即是。現在的生活是不是就是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現在的生活，對我來說的意義是不是就已足夠。檢視我們心中所謂的美好生活，廣告、電視電影裡描繪了怎樣的美好？是理想、愛情、還是家庭？難道沒有更多可能的想像嗎？當災難在我們面前大舉入侵，災難向我們開展的是生活的共同感，是共同居住在同一片土地、同一個小島上的連繫，讓我們知道死守個人、愛情與家庭的界線，抵擋不住生活共同感的捲動。現在的我們，有沒有機會讓更多人，一起共同創造美好的生活呢？

我和爸爸說：「我唸的是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讓我們相信助人的重要，但是，我自己要相信的是別人也會幫助我，如果我不相信互助，也就同樣幫助不了別人」。爸爸說他相信的是「一鳥在手，勝過十鳥在林」，我說：「是啊！社會工作所相信的就是完全反過來的」，即使手中沒有一隻鳥，但如果我們可以創造出更好的森林，讓十隻鳥在森林裡都過得好好的，那就是美好生

活。

災難帶給我們的衝擊和動能終究就會退去，剩下來的是我們如何面對日復一日、日出日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不在遙遠的未來，而是現在。災難讓我們照見自己現在的生活，照見自己生活的意義，那就是災難所映照出的珍貴與美好。

當我寫到這裡，論文進行到某一個開始抵抗的階段，腦中開始盤算著「不拿到博士也不會怎樣」的一千種理由，毅綸知道了我的狀態，從北京寄了一封信給我，信是這樣寫的：

我學長妳還記得吧，之前在淡水賣雞排的那個，之前雞排店收起來以後，他就一直在準備考公務員（全世界不知道要幹嘛的人的標準 SOP 就是考公務員），結果考了兩年也沒考上，女朋友也跑了，然後現在跑去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鶯歌學做陶，跟一個親戚學做紅土茶壺，想用這種手工作為謀生的技能。雖然覺得蠻奇怪的，但像他這種完完全全無法被社會化的人，去考公務員才是最蠢的選擇，幸好那個一直逼他有個安穩工作的女朋友跑了，感謝上帝。雖然做陶聽起來就是個會很窮的行業，但是靠雙手吃飯終歸都比公務員這種摧殘人心志的職業好多了。

這兩年在北京的工作其實有點無聊，上班下班每天把照表操課把任務完成，有空閒的時候就出去旅行玩耍，這大概是我做過最輕鬆的工作了，所謂的輕鬆可能不是就勞力心力而言，而是完全沒有什麼壓力，做得好不好成敗責任完全都不在自己身上，而且讓領導們滿意我的工作成果，原來是件這麼簡單的事情？我其實在這裡才確實的感覺我都是用「天份」在工作的，可能從領導的眼光來看我應該還算認真，但是我大概只用了一半的力氣在把任務完成，只是有點小聰明，知道可以怎樣把事情做得好又漂亮。雖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努力的部份，整個春天我幾乎沒有休假的馬不停蹄的在工作，但我付出的也僅僅只是時間而已，要說我付出很多心血那真是心虛，因為這些事情做起來總是有種可有可無的感覺。所以我真的是用一種純粹「工作」的心情在面對，抽離開來以後，我對什麼垃圾問題、廚餘堆肥、環境教育這些事情，真的是一點感情都沒有阿。

因為沒有很在乎，所以付出反而變成很容易，這種心態雖然很可笑，但卻很真實。

我想你大概就是太在乎論文了，這本論文要交代的就是你十年來的付出與在乎，所以很重要吧。但我想說的是，不管重不重要，也不管你這十年來的付出與在乎有多少，你真實改變的事情、真實影響的不管是他人或者你

自己的人生，在此時此刻都已經發生與完成了。要如何評價與外界如何看待那是另一件事情，但我很確定至少對於清水溝的人、對你的學生們，你這十年是真真實實而且十分重要的發生。

這樣講起來可能有點矯情，但你真實的改變我的人生阿！我現在可以很勇敢的面對無聊的工作還能自得其樂，每天創造一些小意義在我的工作圈與朋友圈中，現在人生中可以有點自豪的部份，都來自於 2005 年的春天走進清水溝遇到方昱的那一刻。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嘿，我也很想知道。

寫一篇很好很有學術價值的論文，老實說根本不會改變任何人。這種事情你就別做了有更多可以做得比你好的。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你的魔法去影響與改變別人的人生。所以請繼續當女巫吧。就當寫個女巫養成手冊來把你的論文完成吧，好歹讓其他想當女巫的人可以知道到底怎麼成為女巫？

寫吧寫吧！

我想，所謂的「全世界不知道要幹嘛的人」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活在一個有 SOP 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的世界，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如果你還是不知道要幹嘛，就只好再繼續唸到碩士或博士；基本上，當你作為一個成人之後，你必須有一個看起來安穩的收入或工作(雖然，這對今天的世界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且努力嘗試要賺更多的錢，這就是叫做「知道自己在幹嘛」的人。社會工作不同的地方在於，社會工作不斷讓你去面對很多不快樂的人，讓你看見世界的不美好，讓你不斷打破只要照著人生的 SOP 流程就會快樂的原則，然後去思考「這到底是怎麼了」。然後，也許會產生出許多很精采的答案，這就是我喜歡社會工作的地方。

有一天，我在靜宜大學遇到劉曉春²⁴老師。我跟她說，我在鹿谷蓋了一棟我自己的房子，她突然有點羨慕又感慨地說：「啊！真好，你決定定居在你的“田野”，這是我從來沒有考慮過的事情」。我笑了出來，我跟她說：「鹿谷從來不是我的田野啊！我是因為那裡太舒服了，所以決定要住下來呀！」，陶蕃瀛老師在一旁聽見了就說：「對，我看方昱是在那裡據地為王吧」。我想，社會工作從來不是我的職業，而是我看到了一種很棒的生活方式，我想要去試試看那有沒有可能真的成為我自己的一部份。

²⁴ 劉曉春曾經待在中國非常偏遠的農村從事社區工作，也曾在許多社工系擔任老師：東海、實踐與師大，我遇到她的時候，她正漂流到靜宜社工系教書。她也擔任過漂流社工營的助唸團。

第六章 從社區工作看見每一個人

社會工作讓我看見從幫助別人到相信別人也會幫助你的過程，從了解人到真正實踐對人的信任與互助；社區工作則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嘗試做出自己想要的改變。在此，我在清水溝的社區工作經歷，開展出一個新的意義，它改變的對象並不是我們所以為的「社區」；而是在這其中，從事「社區工作」的人們，從這當中改變了「自己」：包括變得有能力重新思考與他人的關係，重新思考自己所想要的生活。以前，我們總以為無論是社會「工作」還是社區「工作」，這「工作」兩字代表一種向外的「行動」，總以為我們是要向外去「改變」些什麼。這其實是沒有錯的，我們是需要向外去改變些什麼，但是，從這樣的過程中讓我有了新的了解：在「向外」行動的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也同時「向內」改變著我們自己，那才是更真切的改變。無論社區工作的組織緣起緣滅，那個帶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改變無處都在。毅綸在最近寫給我的信裡說到：「現在的清水溝已經不是清水溝了，或者它還是，只是不是我的了。…我的清水溝還是在的，會在所有我到達的地方」。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段話，放在這裡作為這一章的開頭。

一、清水溝意義的轉化

毅綸一直是這幾年非常能夠了解我的人，我總是非常輕易的就能夠跟她把我心裡的想法講清楚。毅綸是離開清水溝之後，唯一沒有離開這個領域的工作者。離開清水溝之後她先是去了八八風災的六龜，然後又到了高雄的農夫市集經營友善耕作的小農市場，然後現在在北京的自然之友，一個頗具歷史的環保團體工作。我在這幾年常和毅綸聊聊，我們都非常習慣地用著清水溝的工作方式，和自己目前的工作做比較，從中得到許多的反省與收穫。以下，就是我和毅綸某天的對話紀錄，記錄著我們討論社區實務經驗的點滴，是我覺得非常豐富的對話，在這段對話中，我才真正明瞭什麼叫做「清水溝會在所有我到達的地方」。

毅綸：你論文進度怎麼樣阿？

方昱：現在只有六萬字

毅綸：有沒有可以看的阿？

方昱：啊就大部份你都看過了，把可以用的併進去。我早上有 email 給你

毅綸：我剛回了哈

方昱：哈...我看了

「清水溝會在所有我到達的地方」...寫得好...

我的清水溝在我家²⁵啦...哈哈...收留所有的清水溝人...嘿嘿

毅綸：你的小屋²⁶沒有名字嗎？

方昱：小鳥都不怕...我取的...你有想到給我的小屋個好名字嗎

毅綸：我都還沒見過完工的小屋阿~~小鳥都不怕蠻好的阿哈哈
你論文到底是卡在哪阿？

方昱：太好了...終於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把社區理論說完了...我也把清水溝後半段的故事說完了

毅綸：然後兩個都寫完了？串不上嗎？

方昱：對...結不了尾
然後就串不起來...說完故事...怎樣再說再解釋都有點無病呻吟

毅綸：因為現在你不在清水溝了，所以要用現在式當結尾也沒辦法，但也還沒有下一個戰場，所以也沒辦法呼應。

方昱：喔對阿...絕對不能用清水溝的現在式...那是別人家的事

毅綸：就像你說的阿，你的小屋就是你的清水溝。把小屋裡的人都拿出來寫寫吧。清水溝已經抽象化了，轉變成很多人概念上的清水溝。我有一個，陳國榮有一個，妳有一個，麗敏跟秀如肯定也有。

方昱：小屋裡的人有誰

毅綸：小屋裡的人都是離開的人阿

方昱：喔...你是這個意思...大家的清水溝是長怎樣

毅綸：對阿。處理一下離開吧。這個很重要。
把每個人的離開處理完，社區的概念是一直延展的，每個人的心中都是災區，重建到底重建在哪，看得就是離開
冷尚書可以堅守他的清水溝城堡，但離開的人未必就不是清水溝式的社區工作了。

方昱：那你的的是什麼？你的離開是什麼？什麼叫重建在哪看得就是離開？

毅綸：應該說重建的成果是從離開才算數的阿，在清水溝的城堡裡，成果都是應該的，但離開以後，還能不能繼續那種生活與那種理想，這

²⁵ 指的是我在 2013 年年初在鹿谷蓋好的房子。

²⁶ 同註 28。

才是真正的重建

方昱：嗯嗯...我懂了...你送我一個大禮

毅綸：冷尚書總是說離開的人是冤魂

我想你最清楚，麗敏不是，秀如不是，我不是，國榮也不是
冤魂只對還在城堡裡的人有意義。對我們已經沒有意義了。

方昱：對喔...我就覺得我沒有在那裡飄...但是冷尚書就硬要說有...就是
這個意思

毅綸：我來北京，其實已經有決心要在這邊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與工
作，哈哈但是不管怎麼演都沒有用啦，清水溝已經長在身上了，對
待人、對待工作、對待事情的所有方法與選擇，通通不可能「正常」
了。尤其在遇到各種價值選擇的時候，妳根本不可能去當一個正常
人。

總之，我那時候離開清水溝，跟我離開前男友一樣，這人很好，但
繼續跟這個人下去我會不好，所以在那種時候只能走。

就是我也知道我有問題，但是被太多其他問題包裹在一起，就通通
處理不掉。那就不要再「相欠債」

方昱：我知道啦...我的難過其實後來想想...比較是那時我自己也不想留
在清水溝了。我太累也撐太久...找不到一個出路。

我很感謝冷尚書趕我走...讓我終於免除了這個達不到的難題。我自
己達不到...別人也許可以

妳和國榮都走了...就又剩下我一個人

毅綸：嗯，那冷尚書那時候對你來說是什麼？

方昱：他從來都不在啊...清水溝一直是我一個人的

毅綸：對。清水溝是你的，其實冷尚書也是你的

方昱：要離開的時候他竟然說是他的...太好了...我才不要當那個留下來
的人

嗯...對...是我收留他的

毅綸：哈哈。為什麼不想當留下來的人？

方昱：我一直有一個故事意象...就是我有天早上醒來...發現我家門口有
一隻沒穿褲子的野生熊...很狼狽地在翻我家垃圾筒找人類的東西
吃...我就說...進來坐吧...他就進來了

毅綸：哈哈，所以其實清水溝的意義在這邊要破解它。清水溝城堡 VS 清水溝「冤魂」

一開始，清水溝不是為了變成一座城堡被打造出來的

一開始，是收留，然後後來有更多的收留。流浪動物吃飽以後可能會離開去打獵，這才是正常的！

方昱：然後我有一天又在森林裏的路邊...看到一隻小狐狸在流浪...觀察考慮了幾天...回家和野生熊說...我想要養隻小狐狸...然後野生熊就發瘋了...把我趕出去...我就帶著小狐狸又蓋了座房子

毅綸：哈哈哈哈哈

方昱：所以冷尚書收容所的意象其實也沒錯...

毅綸：收容是手段，如果最後變成目的就會讓人發瘋阿。妳收容冷尚書、收容朱景武，是因為你喜歡流浪動物，不是妳喜歡收容本身

毅綸：冷尚書可能不是真正喜歡流浪動物們，他是著迷於收容的過程。其實也沒有不對，但這個關係就不能變成雙向

方昱：我家入厝那天之後...張伯志過了幾天非常認真的跟我說...你那天做的食物實在都太好吃了...我對這句話非常在意...非常高興...我認為我成功了...這是小屋的重要指標

毅綸：他來北京也跟我強調這點...房子蓋成怎樣他都沒說，只一直說食物。哈哈

方昱：他家老婆做的食物那麼厲害...被他稱讚...我覺得我拿到了在鹿谷獨立生活的證書

毅綸：我覺得你把這些人都訪問一圈，妳的論文就有結尾了啦

方昱：好...你剛剛一說完...我就有這麼想了

毅綸：用(有形的)清水溝解構的社區工作，再用(無形的)清水溝去解構清水溝。哈哈太有趣了

方昱：黃一輪...你碩士要畢業啦...我看你真的是走這條路的料

毅綸：矮啲都是說人家的比較簡單啦。Good Luck~~

方昱：嗯...大感謝

毅綸：掰啦

上面的對話，我們共同創造了一個叫做「清水溝」的意義轉化，它代表某些價值觀和面對世界的方式，促使我想要談一談每個人心中的「清水溝」。而下面這是毅綸曾經在清水溝的徵人啓事中，寫過的一段話，這段話很能表達在這些看起來大的理論和理想之中，對於小的個人而言的重要意義：

「社區工作」不只是社會福利的一環，它解決了災後重建的種種問題，但誰能了解更多的問題不只是房屋倒蹋、橋斷路崩而已，那藏在社會各個角落令人忽視的更多更多危機，關於土地的、關於經濟的、關於生活的…，回過頭來我們更是直接地是面對社區中的「人」。無論是負擔一家老小生計的農村媳婦，或者堅持不願隨著兒女進入都市生活的老人們，我們都在社區中相互碰觸，相互探尋著尊嚴與溫飽間那條曖昧的界線；我們曾在生命的困頓之處相扶持，我們也曾在劇烈的衝撞下看見彼此的改變，而最終，我們都在那一點微不足道的關於生命的價值中守護著我們所擁有的美好。

在這些陸陸續續離開的清水溝「老」成員們離開了多年之後，我們這幾年間都會持續偶爾見面吃飯聊聊。離開清水溝之後，卸下那個使命和任務，我反而能夠更輕鬆自在地，與其它這些老成員們相處。我常常意外地發現，即使過了這麼多年沒有緊密相處，這些人們還是格外地了解著我；原來，我在這些人們的面前是這麼被允許做自己的，他們這麼接納著我，這麼地知道著我，讓我在他們面前總有著格外的輕鬆。就像是老人食堂和這附近的老人家們的關係一般，由於送餐這個特殊的身分，讓我們逃脫了家庭的八點檔連續劇般的社區傳統網絡，卻又有著家人般的親密。這是因為我們都曾經陪伴過對方經歷人生重要的衝突與轉折，並在這些轉折中看見，這些轉折其實代表著自己生命裡非常重要的明瞭。

下面的兩個小節，代表我在清水溝的兩種身分，一種是在地的婦女，另一種則是外來的知識份子工作者。而這兩種身分，都分別有在清水溝面對的議題與收穫。第一組在地婦女，一共有三個人：我自己以及秀如和麗敏，她們兩個是嫁到鹿谷的媳婦，是清水溝第一批的在地工作者；而我也把我的故事放進來，是因為這個角色也是我在社區工作中，社區裡其他人對待我的方式。做為一個在鄉下出現的女人，我往往是因為這些紮紮實實的經歷，而能夠更加理解身為在地婦女的處境。為了理解我們共同的「清水溝」，我和她們兩人安排了單獨的訪談，我先把我的論文草稿給她們看，然後請她們每一個人談一談她對清水溝的情感，以及清水溝的生命經驗帶給她現在生活的影響與改變，然後由我聽完之後，整理成比較完整的文字與概念。（在以下的兩節中，特別由整段標楷體寫成的，代表的是文本的內容，例如：秀如和麗敏的訪談整理，以及國榮和毅綸的書寫文本。）

另一組外來知識份子工作者，則以國榮和毅綸為代表。這兩個人的文字能力都很好，我給他們看完論文草稿之後，由他們自己寫下一整篇文章做為對他們自己清水溝經驗的回顧，他們兩位在這邊成為我的共同作者，一起尋找對自己的明瞭。我把他們寫好的文字做為分析的文本，嘗試和他們的文本對話，尋找外來知識份子的「清水溝」意義。

在這樣瘋狂的世界裡，在清水溝團隊裡曾經有過的真誠，成為這風風雨雨的世界裡非常重要的清醒。而我透過這些故事們，以及和我的這些夥伴們的彼此了解，成為黑暗世界裡小小的光亮，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些面對自己與世界的每一個片刻。

二、在地女人：在非人的世界裡明瞭自己

1. 方昱：我是鄉下的女人

先從我自己開始，這是我自己在清水溝的故事。

2008年的某幾天，老人食堂家裡沒男人。意思是說，那時候工作站只有三個「男性」的工作者：尚書、能炫和國榮，但是他們那幾天通通都不在；剩下的工作人員，只有我、會計「小姐」和廚房「媽媽」們。

事情是這樣的。老人食堂在秀峰村最大條的大馬路---仁愛路旁，仁愛路進行了好一陣子的馬路拓寬工程（你知道的，按照一般的社區「發展」邏輯，馬路總是越大條越好；殊不知，到底是誰需要這麼大條的馬路？馬路越寬，使得砂石車、遊覽車得以呼嘯而過；真正留下給在地社區的，是越來越危險的行人處境，以及越來越差的空氣噪音。而那個夢想中的商機和經濟繁榮，從來不屬於馬路拓寬後的在地社區）。這個馬路拓寬工程經歷了不知道有幾個月，有天來修水電的師傅看見我們用機車載著便當，騎在滿目瘡痍坑坑洞洞的馬路上時，用台語很傳神的說了句：「這段路要是大肚子的來騎，騎到那邊不遠處我看就要生出來了」。我們過了好幾個月這樣的日子，就當然不要說雨天載著便當騎車會有多可怕了。

喔。我們要回到正題，說那個男人都不在家的日子。事情是這樣的。有天馬路拓寬工程，突然進行到挖水溝的步驟。當時的情況是，我們老人食堂的建築物，和馬路的中間，突然出現了一條約一公尺深、寬兩公尺的大溝。而我們每天到了要送餐的時間，也就是每天兩次，中午和晚餐時間，就要從建築物這邊，把裝滿了便當的機車，想辦法送到馬路的「那一邊」去，而這中間靠的，就是一條寬約三十公分的獨木橋（其實它就是一條有點厚

度的獨木「條」)。機車很重，不敢用騎的，只好用牽的，而獨木橋有一點點上坡，要推得夠大力，這 125c.c.的機車叫女人來推，實在非常吃力，又深怕便當會倒，只好先把便當卸下，再把機車推過去，再在馬路邊把便當一個個裝進機車裡。每天兩次，搞得我們這幾個女人一到了送餐時間，就心驚膽跳、精疲力竭。

但是眼看老人食堂建築物隔壁的瑞峰國中，校門口雖然也同樣有條大溝，但是卻在溝上紮紮實實地鋪了兩塊寬一公尺多的大鐵板，連轎車都可以平穩出入。同一條路，差別待遇，每餐驚心膽跳推車的同時，就讓我氣得牙癢癢的。我忍不住打電話給幾年前從清水溝離開的麗敏，後來在附近的工程公司工作，請她向認識的施工單位拜託，可不可以也給我們一塊鐵板，只要一塊就夠了，就能夠徹底解決我們每天兩次的痛苦。麗敏回電話來說，聯絡到工程行的老闆了，可是他今天很忙不會進工地，說明天才能幫忙解決這個問題。明天過去了，完全沒人理會，又是一天兩餐的痛苦；我又拜託麗敏，請她幫忙再和工程行的老闆催一下，不過還是沒有回音。又一個明天，不過這一天我學乖了，我找來路邊正在施工的「男人」幫忙推機車，並向他說明我們的困難，希望他能向老闆反應，給我們一塊鐵板；傍晚送餐的時候，我又找施工的男人來幫忙推機車時，他說老闆說沒有鐵板了，並示範給我們這些女人看說：「妳們看，多麼好用，我坐在機車上用騎的過去，都很安全」，結果他並沒有騎過去，還是用推的，機車在有彈性的獨木條上，上下搖晃，像在走一座吊橋。

第四天，我最後拜託麗敏，查到鄉公所監督工程的單位的電話，麗敏也說今天工程行的老闆會到工地來。我決定和他決鬥。早上十點鐘，我看到工程行老闆在路邊出現了，正在和工人談事情。我走過去，跟他說：「請問我們老人食堂門口的鐵板什麼時候要來鋪？」，他頭也不抬揮揮手趕我走說：「我很忙，沒有時間理你」。我說：「沒關係，我在這裡等你。」等了不到一分鐘，他和工人講完事情，走向車子要開走，我再追問：「請問現在你有空了嗎？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一塊鐵板？」他只說我很忙，就開門上車準備開走。我氣不過，衝過去一把打開了他的車門，他好像嚇到了，馬上伸手把車門一下關上，說：「你到底想要幹什麼？」，我像潑婦罵街一樣大聲說：「我們等了這麼多天，找了這麼多人來跟你講，你根本就沒有要解決問題，你是要我打電話給鄉公所嗎？」，他生氣地一邊說：「作你去打，你去打啊！我怕你啊！」一邊把車子飛快地開走。

下午送餐的時候，施工的男人又來了，他在我們三十公分的獨木橋旁，又釘了一條也是三十公分的獨木條，並和我們說，他們老闆拜託我們不要再打電話給鄉公所了，他們就是沒有鐵板了，請我們幫幫忙，高抬貴手。

事情就這樣落幕了，但是我超級沮喪的。我沮喪的不是我們最後沒有要到鐵板，我問自己，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要鐵板這件事情，要是我們工作站的男人在家，我想，也許他們只要過去和老闆拍拍肩膀，兩個男人換個交情，這件事情就會優雅地解決了。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在這個鄉下，我看起來只是一個年輕女人，我向那個有權力的中年男子老闆要求一點公平的對待，為什麼會這麼困難？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為什麼我這樣有禮貌的、看起來文靜乖巧的女生，會被逼到變成一個在路邊衝過去開人家車門、當街發瘋與人對罵的潑婦？為什麼我不能有禮貌又優雅地要到我想要的東西，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失了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在路邊發瘋似地尖叫大喊，然後我心裡卻覺得很受傷，並不是因為沒有要到我要的東西，而是我也不喜歡這個被當作瘋女人的自己。

以前，遇到新聞上例如關廠工人等等各式抗爭場面，抗爭的人們與警察發生的肢體衝突，我總是轉台並別過頭去，害怕這樣的暴力與激烈；總想著，難道沒有解決問題的溫和手法嗎？經過這一次，我紮紮實實地感受到什麼叫做「被壓迫」，我真真實實地感受到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可以使一個相信真理溫和友善的好人，變成這個世界所指稱的瘋子或狂熱偏激份子，而他們只不過是想要回他們所相信的公平罷了。只不過他們的聲音很小，甚至沒有人要聽、也沒有人理會，如果這件事情非得靠他們自己解決，整個情勢非得逼得他們大聲尖叫，也許才能夠吸引有權力的人一點點的注意力，而且他們會用各種壞的形容詞來說你的那種注意力。

我的理智上知道，這個故事裡沒有真正的壞人：路邊施工的男人不是壞人，他只是在他能力所及的範圍，想要安慰路邊吵鬧的民眾，幫他的老闆解決問題；工程行的老闆不是壞人，我知道，他只是一個同樣忙碌也被這個世界壓榨的男人，我的出現對他來說也許真的只是一個瘋子，一個要求他做不到的事的瘋女人。我也相信他真的沒有鐵板，或者，有沒有鐵板也不重要了，他只是無力好好地對待每一個來向他要東西的人。當然，在這個故事裡，我也可以驕傲地走開，告訴自己不必和這個可憐的男人計較，也不必和這個粗糙醜陋的世界抗爭。只是，我沒有選擇這樣做，我選擇用我的身體，讓這個故事好好地給我上了一課，讓我真實地去體會壓迫和憤怒，真實地體會難堪和難過。這些對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片刻，我感謝這個真實的世界，認真地用我的外表，把我看做是一個有著年輕外表的女性，一個相對弱勢的身分，讓我在這個真實的世界，體會對每一個看來是這樣的身體的共同壓迫。這樣的共同感，這樣的理解，對我來說是一份重要的禮物，我和每一個這樣的位置的人們，曾經一起同在。

2. 秀如：「家」是能夠做自己的地方

秀如是在毅綸 2005 年進來之前剛剛離開的，作為那一波轉型為清水茶坊之際離開的在地婦女工作者。她曾經是老人食堂營運的主要負責人，管理廚房送餐以及規劃製作老人食堂在節慶對外販售的食品；離開了清水溝之後在集集當會計，還常常回來坐坐看看，帶點心給我們大家吃；也會在回來的時候突襲檢查老人食堂的菜，做得好不好吃，哪裡需要加強。以下，是我整理她對清水溝的感覺與對她來說的意義。

清水溝對我來說是一個家。是一個我在裡面獲得養分，然後我長大了出去外面闖蕩，老了之後也許又可以回來和家人一起共老的地方。所以我願意常常回來看看關心，看看你們過得好不好。無論是我在外面好或我不好的時候，我也會回來，坐坐看看。

清水溝對我來說有很多的感謝，這是我出去工作之後才越來越覺得的。以前的我總覺得自己和別人很不一樣，但是卻不敢表現出來，很在意別人的想法，所以常常跟別人相處之中會有委屈的感覺。來到了清水溝，我有很多機會認識自己、認識我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婚姻，讓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我自己，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別人，也包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自己的孩子的樣子。透過瞭解自己，我終於有了一種鬆綁的感覺，我越來越知道我自己的樣子，我也越來越能夠不在意別人的眼光，把自己真誠地表現出來給別人看；別人反倒很能夠接受我，覺得我很厲害，怎麼會有這麼特別的想法，反而會佩服我。這是我非常感謝的地方。當然，清水溝也教會了我很重要的謀生技能，包括電腦，這是我日後出去工作很重要的能力。

不過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離開清水溝之後，會感覺到自己和別人相處時，因為有比較超越於社會一般的價值觀，有時候會有優越感。例如我上一個工作的老闆娘財大氣粗，我很不以為然，常常覺得她有錢但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我會提醒自己要忍耐，雖然看清楚老闆娘的樣子，可是要刻意提醒自己不要把優越感表現出來，不然會沒辦法生存下去。我也曾經和麗敏討論到這一點，她出去工作後也有同感，我們會互相提醒，這裡不是清水溝，不是你可以任意表現出自己最真的那一面的地方，這裡是外面，一般的社會，你要表現謙卑一點，要有一般的社會禮儀分寸。清水溝是很安全的，你可以說出自己想要表達的真話，大家都會學習去接受真誠，但是外面不一樣。現在在外面遇到我不喜歡的人，我會很清楚他的樣子，但是我不會理他，我清楚我自己不喜歡他，也清楚他就是這樣的人，我明白我自己的樣子，我不會感到不舒服，也不會覺得委屈，這樣的清楚對我來說很自在。清水溝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中繼站，你在這裡學習你不會有什

麼感覺，但是直到離開了，你會有很多的反思，才會感覺到你真的獲得很多。

我其實這幾年和秀如還算常見面，但卻從來沒有和她聊起過上面這些。這幾年，我一直記得一個她和我提過的年老之後的夢想，就是她想要老的時候想要到一個完全沒有人認識她的地方去生活，我問她大概是什麼樣的地方，她想了想竟然跟我說：非洲。她有四個孩子，每個孩子都和她感情很好，也都長大了到外地去工作求學。她也曾經在孩子小的時候，和孩子們說過這個媽媽的夢想。孩子們都無法明白，為什麼媽媽有這麼奇怪的想法，問她說：「難道你老了不想要跟我們住嗎？」，她竟然說：「我這輩子都為別人而活，我做得很好，也把你們都養得很好，等我老了，我終於要來過我自己的生活，你們不要來看我，我要平平淡淡地，為自己而活」。我記著這個故事，在我的小屋蓋好的時候，打了一把鑰匙給秀如，歡迎她隨時來住。我希望這裡也永遠是她的家，或是她可以隨時來睡覺休息的中繼站。

3. 麗敏：照顧是一種有「生命力」的生活

我很久沒有和麗敏聊聊，離開清水溝之後，她仍然忙碌地工作著。她找到工程公司的工作，一做也是六年多，每天從出門到回家超過十二小時，開著車子上山下海的到處跑，和麗敏談起，她笑著說：「以前我在工作站的工作也是到處跑，你看，什麼人就會找到什麼工作。」請她形容起她在清水溝的日子，她想了一想說：

我在工作站五年，那五年，是我最有「生命力」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有「活著」的感覺的一段時光。有思考、有成長，有一群夥伴，有空間讓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我現在的工作，就是「工作」，就是我小孩生活費的來源。

那時候我剛離開清水溝，進入工程公司工作，我就是一個做行政庶務的小姐，薪水只有一萬六。在工程公司工作，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背景，每一個人都會畫工程圖，可是我不會；到了今天，沒有人相信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背景，雖然我還是不會畫圖，但是我可以拜託幫忙，我可以把很多人的專長整合起來，我在這一行其實做得非常好，我的薪水有三萬以上，還有別的公司想要挖角我。我覺得這是我離開工作站之後的改變。我以前面對新的事務，我會很猶豫，怕自己做不到，也不敢嘗試。但是今天，這份工作我面對的也都是我完全陌生的事務，但是我會願意嘗試，努力把它弄會，然後最後其實發現我也做得滿好的。另外一個我的能力是，我能夠了解人，所以我了解業主的需要，我也很能夠排解一個團隊裡面的衝突，讓團隊再凝聚起來一起工作，這本來就是我在清水溝做的事情，夠了解人、

處理人際關係是我現在工作很重要的能力，別人雖然有專業知識，但是卻沒有我這方面的能力，我可以把不同的人 and 資源組織在一起，去達成一個目標，我想這是我能夠在這行生存下去很重要的原因。

從前在清水溝工作的同事，都成為我現在人生很重要的夥伴，我們偶爾聚聚聊聊自己目前的工作，都能夠彼此了解，也相互作為看到別人問題的幫助，用的都是以前在工作站的方法。現在的同事就只是同事，再也不能找到有以前清水溝的夥伴的感覺。清水溝就是我的，無論我離開多久，工作人員如何來來去去，那裡就是我們自己的地方。

麗敏曾經跟我說，等她孩子長大了，等她不用再負擔家計，老人食堂會是她想要回來做的事業，是她覺得可以做一輩子到老的工作。麗敏一直是一個熱力十足的人，喜歡和人接觸、照顧人們，喜歡老人食堂的阿公阿嬤們，與他們分享在一起的時光，也願意和各種特質的工作夥伴磨合相處，某一方面來說，是個做社區工作的好手。我不知道是不是問茶館的工作消磨了她在清水溝的熱情，不過，也讓她重新看到她自己真正喜歡的工作是什麼。曾經，我們有一個遙遠的夢想，也許有一天，在這個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鄉下地方，可以讓麗敏這個外地來的小媳婦當上村長，讓這個真正一心想服務大家的工作者有一個適合她的位置。無論這個夢想有沒有實現，那個把社區的阿公阿嬤當作一家人來照顧的熱情是那麼可愛，那是麗敏對於自己「生命力」的重要詮釋。

三、外來知識份子：嘗試做「人」的工作

1. 國榮：帶在身上的清水溝

離開清水溝之後，我其實沒有麼機會回去，倒是國榮，因為自由的工作狀態以及修電腦的專長，常常有機會回到清水溝修電腦，反而比較有機會用他的方式理解清水溝之後的變化。在我們離開之後，這些關於清水溝現存組織的變化，對我們每一個離開的成員來說，都是有影響的，會促使著我們不斷去思考那個心中的清水溝到底是什麼。

國榮的這些文字很完整地呈現了他離開清水溝，以及離開之後反觀清水溝這個現存組織的過程。在我論文接近完成的階段，我把我的論文草稿寄給他看，也請他談一談清水溝對他的意義，沒想到，短短兩天，他一口氣寫了六千字，說要給我放進論文裡²⁷，他從自己在 2009 年從清水溝離開，一

²⁷ 國榮在此的文字，同意我稍做文字但不影響語意的修改後，在這裡使用。爲了不破壞他整

路寫到 2013 年年初他所觀察到的清水溝樣貌。我們從離開看見自己，也彼此看見。

a.我重新看見國榮的「離開」

那個時候對於國榮的離開，我的難過和憤怒讓我不能理解他的樣子，只覺得小孩養大了，轉頭說走就走。下面國榮描述當時他離開的自我狀態，才讓我有了新的看見：

在往後的很多年我好幾次回憶那段時間的記憶，發現總是瀰漫著一團糾纏不清的迷霧，詳細的時間總是無法真的記起來，只知道那段時間就是很混亂。我本來以為不會有什麼改變的，但確實隨著離開，一切都不同了。後來我覺得這是清水溝給我的最後一個禮物，藉著失戀腦袋斷線離開工作站這件事情，我也離開了過去我以為的那些我所習慣的我。

因為什麼都不要了只想輕鬆過日子，所以我也開始過起之前從來沒想過的人生。或者說，因為我終於跟那些愛的要死卻始終沒辦法真的在一起的女人們告別了，從前我一直害怕「失去對方」所以寧願待在一個不會失去的位置，不能當男朋友，但起碼是最重要的朋友還可以看見對方。但我終於跟她們都說了掰掰，也讓自己失去了清水溝這個容身之處，我所害怕的所有事情都成了真，那之後就忽然覺得，好像也沒什麼可以再害怕或是失去的了。

其實是透過離職這件事情才讓我更加清楚的意識到，我是一個情感上沒有重心就沒辦法好好生活下去的人，從小到大我喜歡過一個又一個的對象，被拒絕之後總是很快的就找到下一個喜歡的人，甫進清水溝之初，那一年考研究所的報告文中有一句話非常真實的描述我的人生：「找一個人，過一輩子。」

也是清水溝的生活經驗，讓我在最後離開工作站的那一刻，切斷了過去那些我始終無法切斷的關係。而正是因為這樣跟過去的自己告別的儀式，使離開之後的我，突然間看見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就像是我自己要離開時，嘗試向留在清水溝的其他人，解釋我的離開一樣：「像在漫長無風黑夜的無止盡等待中微風吹起了船的帆」，現在的我，比較能夠從國榮的文字裡重新看見自己離開的意義。對「離開」清水溝的人們來說，離開清水溝代表一種「個人的出航」，一種生命樣貌階段的成熟與蛻變，或是說負面一點，我們都沒辦法再忍受自己原本的樣子了，離開，成

個故事的完整性，我盡量保留他描述的前後階段與順序。

為我們擺脫原本厭倦的自己的一種方式。但是，往往留在清水溝的人們會感到「被背叛」，或是覺得不一定要離開才能促成這種改變；甚至連當時離開的那個人也不一定能夠意識到自己非離開不可的原因，是因為這樣的夥伴關係都太緊密，離開的撕裂總是令人不舒服。正因為這樣，下面這段文字我覺得是非常珍貴的，我從來沒有得以從另一個人的眼裡，看見我離開時的清水溝是什麼樣子。

b. 國榮看見我的「離開」

對當時被喚作是大家的「媽媽」的我而言，總之，我是不想再扮演那一個照顧大家的角色了，對於大家對我投以的「需要」，我絕情地別過頭去，像一個再也不顧孩子哭鬧的媽媽就這樣頭也不回地走了。但是這裡國榮卻用他的經歷，在下面描述了我離開的這一段時期他的看見：

差不多是 2010 年開始，毅綸離開工作站，轉進八八災區，尚書跟毅綸開始交惡，我去了一趟毅綸那邊，回來又聽了尚書這邊的故事。這一個階段，我開始擁有多重的身分；並且感覺到我站立在一個很奇怪的平衡點上，特別是當尚書在控訴毅綸的時候，我總有一種觀點錯亂的感覺。

我開始覺得我不可以在工作站誠實，誠實承認某些關於我的自身狀態，說不定是危險的，那個危險的感覺很本能也沒有去細想，但是尚書抨擊毅綸越厲害，我越是有這種的荒謬的危險感。後來漸漸的弄清楚，那是因為我覺得在兩人的敘述脈絡中，我比較認同毅綸的緣故。

2010 年底，局勢演變成方昱長時間不進辦公室的時候，感覺已經非常奇怪了。我覺得我被劃分在「工作站這一邊」，方昱被劃分在「毅綸那一邊」，回去的感覺像是在時時刻刻接受「你是哪一邊」的檢視。

2011 年年初，方昱離開了，在工作站發出催促之下，我來到工作站，打算進行新工作站²⁸的網路佈線工作；本來以我接受到的急促訊息判斷，大家應該至少把辦公桌都搬過去，固定好位置了，這樣才能拉網路線。結果到了新工作站空空蕩蕩，大家悠閒的在吃下午茶，問起搬家進度一問三不知全部推給尚書說在等他做決定他們沒辦法不知道。

我聽到後來就忍不住發飆了，罵了其他人一頓，認為她們不應該把責任全部都推給尚書，更何況今天要找我回來拉網路線，她們連辦公桌在哪都不知道，找我回來幹嘛？我罵得很不爽，但她們聽的更不爽。後來氣氛太惡劣了我直接出門離開，等到尚書從台北回來之後才一起去開倉庫，搬辦公

²⁸ 新工作站指的是新的老人食堂建築，在 2011 年初完工並進行搬遷，而我也在這裡提出了我的離職報告。

桌。這時工作站的其他成員都已經沒事的下班了。

從這一天開始，我跟工作站進入一種新的階段之中。我不在，但是卻莫名其妙的感覺我比大家都還在。

然後新的問茶館經理找我進行交接，或是詢問我知不知道方昱之前幫老人食堂做的某個檔案放在哪，而不打電話問方昱，如此匪夷所思的行徑漸漸不勝枚舉。這個階段的工作站，找我回來維修電腦其中一個要求竟然是變更全站密碼，重設所有安全設定，以免被「預備離職員工」破壞或者竊取公司資料。

匪夷所思，我眼見工作站不斷空轉內耗（還不是真的內耗，是跟幻想耗），然後我站在一個不遠不近的位置，看不下去卻又發不得聲，2011年方昱離開後的工作站，是我覺得離開之後最不舒服的一段時期，每回回來維修電腦，總是排滿時段，做完就走。

在這一段文字當中，一整段圍繞的中心的議題，用國榮的話來說是：「誠實」，也就是前面談過的「真誠」，就像是秀如說的：「清水溝是很安全的，你可以說出自己想要表達的真話，大家都會學習去接受真誠，但是外面不一樣」。這是清水溝一直以來重要的價值，當這樣的價值被打破了，在清水溝能夠共同勞動的基礎等於被破壞，我們不再能夠維持一個相互平衡的工作關係，這是國榮覺得比其他人還「在」的原因。真誠讓我們彼此了解，雖然有可能是衝突的，但是必須要有真誠存在，才能在衝突中還能夠真正站在一起。我想我的離開空出了好大一個缺口，不願意面對的衝突始終懸在空中，不斷累積的結果就是到處亂竄的情緒；離開的我不願意扛起那個責任，選擇留給留下來的大家，我只能選擇遠離這些怨懟。國榮在此記錄的是清水溝的另一個面貌，只是它已經離我很遠很遠了。

c. 同一個名字的不同人

在那個清水溝的價值開始崩解之後，新的清水溝組織更給人一種感覺上的斷裂。這樣的斷裂在在提醒著我們這些離開的老成員，必須盡力去維護那個心中的「清水溝」，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清水溝」精神。下面是國榮的描述：

2012年夏天，小芬開始以每週一次的頻率進入工作站觀察，直到2013年正式接任問茶館經理，大刀闊斧的更動新工作站的空間，這一年，我再度回到工作站的時候，開始有一種非常清晰的感覺，覺得現在的工作站，已經完完全全跟我那個時期的工作站不一樣了。

即便到了上一個經理在推動老食農莊的時期，我都還是對工作站存在一種熟悉感，但是這種熟悉感在小芬時期忽然間就蕩然無存，即便工作站現存的工作人員中，還是有超過一半是我認識的人，但，就是不一樣了。

我開始覺得走進工作站，是走進一家「公司」，而不是走進一個久違的曾經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家鄉。光光是待在那個空間裡，就會有種「我在打擾大家」的奇怪感覺。

能不去，就不去。這成了最近我對工作站懷抱著的感覺。我真真確確的成為了「前員工」，而不是曾經一起共同生活過的人。

我依然覺得我沒有離開清水溝，但是，現在的清水溝已經離開了我經驗裡的清水溝，他已經是同一個名字不同的人了。

因為曾經有過的「家鄉」不在了，本來秀如說的那個「清水溝對我來說是一個家」、麗敏的「清水溝就是我的，無論我離開多久，工作人員如何來來去去，那裡就是我們自己的地方。」，在她們兩位和我訪談之後，最後聊到現在的清水溝，都提到同一句話「那不是我們自己的家了」。本來的那個家，帶著美好的想望的那個家不在了，對我來說，更加提醒了我，那個美好的想望必須要持續下去，它不僅作為一個想像中的烏托邦，而必須嘗試在生活中不斷地被落實下去。

d.國榮之後的「清水溝」實踐

我真的很喜歡國榮下面的這些文字，這更讓我覺得，我們這幾年一直帶著的清水溝，並沒有走遠，他成為每一個人摸索前進的生活態度，支持著每個人追尋真心嚮往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一定要告白我真的是一個很稱職的家庭主婦，一邊看論文腦袋一開始轉的根本就是「啊！這篇論文寫的不錯，不知道拿給我老婆看對她的論文有沒有幫助」這一類的念頭。

我依然喜歡照顧人，從照顧他人與萬物這件事情中獲得成就感，但我也清晰的明瞭，我的成就與快樂來源真的僅僅是因為，我是願意以及有能力付出照顧的，照顧存在在周圍的萬有是我的自我完成。而不是被照顧者的改變與否，那不再是我的功課，我將他們，還給他們自己。

我開始能夠心平氣和的和家人相處，雖然也只是心平氣和無緣親愛，但這已經帶給十多年都和家裡爭戰不休的我非常大的快樂和自由。我讓我自己真正擁有了心靈上的自由。雖不親愛，但已不再怨懟我的家人。

我喜歡方昱論文裡引用的毅綸說法，我們一直都在清水溝，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實踐我們看見的一切而已。

如果沒有來到清水溝，那麼我現在或許會是一個第一線的社工人員，抱怨著政府的機巴和機構的可惡，又一邊心疼案主的困境然後置自身生活於不顧，雖然可能領著比現在多上好幾倍的薪水，但是不滿足也不快樂。

而清水溝經驗則教會我，這些都僅僅是美好人生可能會具備的某些特質，但人生美好與否，其實跟這些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人生美好幸福快樂與否，更大的關聯其實繫之於我們能夠多大程度的去面對真實的自己，去對自己坦承，也讓自己對這個世界坦承。去真的理解圍繞著我們進行的遊戲規則，然後去思考，自己到底想在一個什麼樣的遊戲裡，擁有一個什麼樣的生活，然後為自己想要的一切，花費真實的力氣去獲得行動的能力。

如國榮所說，這幾年他很幸運地成爲了一個家庭主婦，但是身爲一個家庭主婦，他還做了很多他沒說到的事情，例如：反文林苑聲援王家、參加東部開發條例聽證會、反美麗灣、協助製作上下游市集回家季的農產加工、學習樸門永續生態設計課程…等等。我才發現，原來這個社會要每個人有工作，其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週五天，每天超過八小時的工作，真的會花去一個人大部分的力氣，使得我們無力去關心社會上一些與我們密切相關，又非常需要投入的重要事情。這真的不只是在 facebook 上面按讚就可以改變的事情，很多時候這些事情都需要我們親身參與與投入。國榮開始「在」他自己的清水溝，實踐他想要的生活。

2. 毅綸：社區工作是為了與自己相逢

毅綸看了上面國榮的這一段，說她也有一肚子話要說，於是她也寫了三千字，被我當作文本放在下面²⁹。我不知道原來這幾年支持毅綸的，竟是清水溝這個做爲美好世界的「神主牌」，她是這麼寫的：

a. 清水溝作爲美好世界的「神主牌」

離開清水溝至今已過了三年半，之前我一直以為，我的世界中有「清水溝的世界」與「不是清水溝的世界」。在這兩個世界中遊走，我沒有太多障礙，我可以很輕易地用我的世故遊走在不是清水溝的世界；而偶爾回去找找你們，或者大新社的幾個革命老友，就能感覺一下子又呼吸到了清水溝的空氣。清水溝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標誌著美好世界的「神主牌」。

²⁹毅綸在此的文字，同意我稍做文字但不影響語意的修改後，在這裡使用。爲了不破壞整個故事的完整性，我也盡量保留描述的前後階段與順序。

舉個例子，前兩年在微風市集的期間，真的過得蠻辛苦的，一邊工作一邊上學，每天都有超乎我所能負荷的耗損大量體力的工作，以及每天九點多十點多甚至十一二點才得以回家吃家人吃剩的、早已冰冷的晚餐的作息，有時間翻開書本的時候，腦袋基本都已經真空了。很多累到無力的時刻，我都是咬著牙跟自己這麼說：

「最美好的日子我已經擁有過了，現在辛苦一點是應該的」。

我當時就是這麼把清水溝「供奉」起來，把它的美好當做寶藏一樣珍藏在自己心裡，偶爾拿出來把玩一下，心中就有無限滿足。

在毅綸離開清水溝的這幾年，每一次和她見面，我都覺得她「長大不少」；我總是笑說：「小孩真的要外面去闖一闖，才會了解家裡有多溫暖」。這幾年，她真的從一個凡事都看不順眼的「憤青」，變成一個「腳踏實地」的好青年。我這裡說的腳踏實地，並不是說她從此以後看這個世界就「順眼」了；相反地，這幾年雖然她去了北京，但是還是很熱情地關注各種社會運動與議題。甚至，她還用自己的薪水在社團的學弟妹之間成立了「耍賴基金」，一方面紀念著自己年少時來到清水溝的經歷，對於這段經歷的無限肯定；另一方面，也鼓勵著這些學弟妹們可以不要害怕面對自己真正的感受，有什麼想要去做的，就可以有一點鼓勵能夠勇敢去做，例如：前一陣子有個學弟想要休學一學期專心去反核，就打算申請這個基金，作為支持自己的生活費。關於現在的生活毅綸是這樣說的：

如你們所知，我又再次選擇了遠走，這次走得更遠，走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做一份完全陌生的工作，認識一群完全陌生的朋友，我又從零開始了。

少了與過去生活的連結，這兩年在北京的生活，我過得挺自在的（用北京人的形容叫做挺滋潤的），不能避免的是日子有點空虛，就像先前跟你說過的，我沒有對工作付出太多的心力，連玩耍都很鬆散，更不用說，面對這群對我毫無所知的人們，我也只需要拿出世故的那一面來，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扮演一個「正常人」。

在我玩「角色扮演一個正常人」玩得不亦樂乎，以為自己不需要太「真心」也能把日子得過且過時，我卻開始在自己與周遭人事物的連結中，看見自己身上已然長出的清水溝。

我說的腳踏實地就是這個，你對很多事情有想法，但是能夠找到一件事情真正的去做、去行動，眼光是遠的，但是行動是小的。意思是說，我們改變世界總是要從那非常細微的日常生活開始。我人生第一次擺路邊攤，第

一次到菜市場幫忙賣菜，就都是跟著毅綸去的。毅綸之前在高雄微風市集的工作，是協助經營友善小農的市集平台；爲了增加銷售量，她會在假日起個大早自己開車載滿菜，到高雄澄清湖畔的高級住宅區門口，架起專業路邊攤的鐵架等等道具，綁好頭巾穿起圍裙，向早起運動的有錢人吆喝著買有機蔬菜；也會在岡山黃昏市場的某一個攤位裡，向來來往往市場的人們推廣促銷。我明白她說的「正常」人的生活是什麼，是你的頭腦再多麼不滿意這個世界，再用多厲害的語言來批判，你還是必須找到一個自己能夠在這個世界生活下去的方式，而且是自己還算滿意的方式。而且這幾年她的廚藝進步不少，她已經從那個有距離的觀看憤恨世界，到能夠親手和她的憤恨和關愛相處。

b. 「離開」的重要性

這一段要接續的是上面國榮談到的，關於我離開清水溝的過程。毅綸去當時八八風災的六龜社區時，其實是冷尚書找她去的，於是他們兩個就在那裡接續著一種我不太確定的工作關係，會這樣說是因爲毅綸長期待在六龜，而冷尚書則在清水溝和六龜之間來來去去，我確定他們兩個是從前清水溝的工作夥伴，但我不確定到了六龜，這樣的工作關係到底會延續著什麼，又斷裂著什麼。只是，我表達對毅綸的關心，例如：到六龜幫毅綸粉刷古老很久沒人住的租屋處的油漆、寄鍋碗瓢盆給她，都成了一種和冷尚書在「路線上」的對立。下面是毅綸自己的描述：

談「清水溝」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我從在清水溝獲得眾人祝福光榮畢業，到被冷尚書單方面宣告決裂開除學籍，這個過程發生的太突然又太被動，在那之後我的人生開始東奔西走，幾乎沒能好好回想這件事，也許是我不想去想，因為那畢竟不會是一件太讓人開心的事。今晚我也猶豫了很久，該怎麼來談我的清水溝呢？我要怎麼談我的離開與「被離開」？我準備好要談這一切了嗎？

三年前，我在百口莫辯中，被拉到（現在的）清水溝碉堡保衛戰線的主要「敵對方」，那個時候，我一直沒能想明白，或者應該說沒有勇氣想明白，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或許很多知道事情經過的人會同情我，覺得我簡直無辜極了，但其實我自己暗暗知道，我不是這麼無辜的。只是我在有點自責的同時也很受傷很憤恨，為什麼冷尚書不肯相信我？為什麼他不肯再多給我一點時間與寬容？

我一直在等自己準備好，但跟妳相反的是，我等待的是「和解」而不是「開戰」，我不祈求跟冷尚書或者跟現在的清水溝和解，妳的離開讓我跟清水溝

沒有關聯了，但我需要與自己無法解釋的那段經歷和解。我一直以為可能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後，我有能力親手打造另一個清水溝時，我才能有足夠的信心說我準備好了。但妳的論文把我北京平靜的日子掀起波瀾，我又再一次與過去發生了連結，我無法不去面對與思考那些過去。

好笑的是，真正讓我得以「準備好」的正是現在這個我認為很「空虛」的北京生活。

毅綸上面這一段文字，也讓我真實地想起了那段我離開時的清水溝；這陣子過著柔軟自在的日子的我也可以感到自己因為這樣的想起，而突然「感官備戰」了起來，那是我在清水溝的樣子，隨時各種感官打開警戒，以及早應付各種突如其來的狀況。這幾年，我有時候會在毅綸面前撒嬌地說：「我不適合做老闆啦」，其實我是不喜歡自己身為一個小船的「船長」的狀態。至於那時候衝突的內容也許已經不重要了，只是我還記得那時候關係爆裂的壓力。對我來說，毅綸從離開清水溝開始要過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這就已經確定了，我所能夠做的就是繼續關心她這個人本身，這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尺度；相對於冷尙書或者毅綸他們那個世界的「野心」，我是羨慕也憎恨的，羨慕的是我沒有那個「大愛」可以關注更多人更多事，憎恨的是這樣的野心總是讓我努力維持的這個清水溝小世界，更加遭受各式各樣的波濤，只會加重我上面那個自己也討厭的感官備戰狀態而已。

c. 帶在身上的清水溝

這幾年我大概一年就和毅綸見幾次面，因為她的網絡大都還是在台灣，偶爾她會轉介一兩個她的「個案」給我，要我和這些年輕的孩子聊聊。我可能真的有一定年紀了，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個案」，一點都不麻煩討厭。相對於我還在清水溝的狀態，我漸漸發現自己其實非常滿意自己現在的樣子。有趣的是，毅綸竟然離開了清水溝之後，更在生活當中進行著一種「社會工作」的狀態，她是這樣形容自己的：

但我終究不是那種會把自己鎖在自己的小宇宙中的獨行俠，在清水溝中被訓練有素的「同理心」，讓我不自覺的經常掉入與他人的關係中，過去我總把我的同理心當做是因為工作需求強迫形成的一種「能力」，直到最近，我才真正看清楚，同理不是為了工作所需，同理是讓自己不再孤獨、得以靠近現實世界的方法。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去理解關心身邊的人們，又怎麼可能讓人們知道我是如何思考與選擇的？去了解他人是讓自己被了解的唯一方法阿！

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我打著「老鴿」的招牌，收留每個受傷的靈魂，雖然

有點慚愧的是，我對自己的人生這麼偷懶，卻對別人的生活如此「較真」(北京話，就是認真計較的意思)。而事實上，在不斷的給予他人力量的同時，我都是獲得最多的那個人，我總要在他人的人生困難中，才能看清自己並且得到前進的動力。

而這次，完全沒有「工作」所需的逼迫，我想看見什麼，我要如何同理他人，完全出自我對人有沒有真心，在這裡，面對各種生命的無奈，我常常也被擾動的無法鎮定，前些日子我被擾動的有點煩心時，在我的「老鴛日記」中這樣寫著：

為什麼要當一個老鴛，這幾天我無數次問自己這個問題。
無數次感到深深無力想要放棄，就當個輕鬆的鄉愿的人不好嗎？
為什麼要計較真實與本質？為什麼要面對人性的脆弱與邪惡？

我唯一能回答的只有，我不想這麼孤獨。

冷眼旁觀與裝瘋賣傻都讓人感覺孤獨，
我也需要被理解，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

當我反覆陳述分析著他人的人生時，其實我在說的都是我自己。
只需要一句，「那我懂你意思了」。
就能擁有深深被理解的釋放。

所以我只能繼續當一個老鴛，
直到再也不孤獨。

做為一個社會工作者，我何嘗不也是想要「再也不孤獨」呢？打著助人的招牌，讓我可以接近許多原本生活中不能也不會接近的人們，他們豐富了我的生命，也讓我自己覺得自己的「社會工作」天命很有用；我想我終於可以回答那個王行老師在我碩士論文裡問我的問題了，他說：「你一直在論文裡批評社會工作，為什麼你還要繼續做社會工作呢？」，我那時候回答了一大堆答案(方昱，2004)，但是現在，毅綸的回答也許是我目前最好的答案。

d.自己是「社區工作」裡最重要的改變對象

社區工作裡最精采的改變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如果沒有這些精采的自省，只是向外認為需要改變的都是別人，我們就沒有辦法真正打破孤獨和別人交會，也和真正的自己交逢。Bloch (2000)寫著：「我們在移動、我們在說話，但是我們不在那裡。…當我們活著，我們並沒有看見它」，當我們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常常沒有意識到我們正在做什麼，但是這樣的一再一再地重新去看自己，才讓我們可能和真正的自己相逢。毅綸是這樣說的：

在明白自己對人生的動能來自何處後，我才有能力真正的看見，當時那個在六龜與冷尚書的衝突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管在清水溝或者六龜的社區工作中，我的「自我」都太強大了，遠遠凌駕於我的同理心，我對人所做的一切同理，其實只是一種自我「能力」的展現，展現自己有能力閱讀別人，我當時把自己想的太強大了，冷尚書說我驕傲，他說對了，但，也說錯了。

把自己想像的太過強大，正是自我太過弱小的表現。我的驕傲只是一種掩飾，當時我拒絕發現這件事情，可能是為了無謂的自尊，也可能是當時我真的對自己沒有足夠的了解，我帶著從清水溝得到的各種招式，志得意滿的以為人生都在我手上了。

但人生哪有這麼簡單？我的輕忽讓我在六龜重重的跌了一跤。

至今想起來都很疼痛，但那個時候真的沒有人可以幫我，我匆忙的爬起身，轉頭就找到下一個戰場，相對於社區工作必須碰觸種種複雜人性，我在邏輯簡單又單純的微風市集與自然之友中，稍稍緩下了一口氣。

但是人生就是你越逃避的就越會找上門來，我過去沒有真心認真對待的人們，現在都借屍還魂的前來復仇啦！從搶救你的論文的這些日子來，很巧合的，我在北京一一被各種冤魂怨鬼纏上，那些過去我不能欣賞的，不想碰觸的，各種千奇百怪的假鬼假怪，開始群魔亂舞的在我身邊發出攻擊，一開始，我也是出自職業本能，用我那不甚牢靠的同理心試著降妖伏魔，但這些餓鬼們好生厲害，我都快招數用盡了他們依然啃噬考驗著我的真心。

我每天在自己的老鴉日記中，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自己的善意與真誠，提醒自己不可以驕傲不可以把人不屑一顧，其實你的論文幫助我很大，幫我檢視自己人生中獲得的那些珍貴寶藏，我擁有的太多太多了，而這些餓鬼們，從沒有人給過他們真心的對待，所以他們很餓很怨是理所當然的，而我從清水溝裡獲得的真心早就超過我給予別人的，我不好好對待別人就該遭報應了。

而在這同時我也開始明白，我一直頗為自傲的「聰明」，如果只是為了彰顯自己的強大，那是多麼孤獨的一件事情。你再聰明，如果不被理解那也只是一種孤芳自賞。

回過頭來看，三年前我從六龜離開的時候，也就是這樣把冷尚書放到我的對立面，也把那些讓我不耐的人們通通打到對立的地方，我說我「被離開」是有失公允的，其實是我先把別人放到對立的位置去。在這個過程中，很

多人都覺得我是受害的一方，其實不是的，沒有人願意同理的冷尚書，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們都習慣了同情弱者，不願當弱者的冷尚書比較倒楣，沒有人願意同情他。雖然他的孤獨是他自找的，但我也絕對不是無辜的那個人。

這些日子來我看著你的論文，我同時也在檢視著清水溝對我的意義，我想意義不用多說了，我成為怎麼樣的人就說明了清水溝是什麼。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忘記清水溝教會我的真誠與善意，或許中間有迷路的時候，但我沒有丟棄，並且，如同我之前寫給你的信上所說：清水溝會在我到達的每一個地方。

我在這終於再一次明白「實踐(praxis)」這個字到底在說什麼，在這篇論文裡我被逼得一再一再地去看見自己的樣子，翻來覆去的把自己弄明白，才有可能與和自己相逢。毅綸說的「同理心」同樣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我們如何能夠不孤獨，是因為我們終於可以和自己相遇了。Praxis 為什麼是有理論的，它不僅僅是當下的「被做著」而已，它必須來回地被自己看見，磨練出一種不斷深化的「道理」；這個道理不僅解救了每一個「做者(doer)」的孤獨，也解救了重新行動的焦慮。

四、嘗試恢復的「原型社區」

最後這一節，我們將重新回到第二章那個「原型社區」的概念，嘗試連結這幾年我在清水溝的社區工作，有哪幾項重要的特質，嘗試恢復我們所實踐的「原型社區」。

1. 對「家」的意義的重新解讀

對Engels (1983)來說，familia這個字和奴隸有關，它並不是指現代人所想像的那種溫暖或爭吵的那種「家庭」。所以這裡「家」的意義不是我們俗稱夫妻與血緣組成的家庭，而是household，我的口試委員王篤強老師說，這是「同炊共食」的意思。

對於這些離開的清水溝人們來說，有一個「家」可以回去是很重要的。上面我所挑選的這幾個人們，其中麗敏和秀如，是嫁進來鹿谷的媳婦，雖然我們稱她們為在地工作者，但是，其實這個身份在這幾年，所產生的質變也逐漸清晰起來。這些嫁來鹿谷的女人們看似有自己的家；但是，這許多年過去，她們漸漸發現她們所嫁入的那個家，最終好像不見得會成為「她的」家。意思是說，如果這麼多年以來，那個被「婚姻」聯繫起來角色漸漸改變了，如果你沒辦法扮演一個「好媳婦」的角色，如果你無法成為那個永遠的「好太太」，如果你想要成為的是「你自己」，那麼，那個「家」的感覺也不復存在。這幾年我在她們的身上突然意識到一件很殘忍的事實是，這些女人在這個「家」裡經營了一輩子，最終可能只是因為想要成為她自己，而非別人眼裡的好媳婦或妻子，付出的代價可能是一無所有。而原本那個遙遠的自己本來的娘家，也不再是自己的家了。原來，她們最終和我來到鹿谷這裡定居，所面對的情況是一樣的，她們的孩子漸漸長大，她們開始面對她們必須靠自己，找到自己可以安身的地方。這時候，清水溝這個「家」的意象，才會真正清晰重要起來。

毅綸和國榮是流浪來清水溝的，他們是逃家的孩子，為了追尋他們自己，他們必須遠離那個對他有各式期待各式掌控的家。他們在半大不小的時候逃離了那個家，來到了清水溝，在這裡學習成為一個成人的種種能力。然後，等到他們又能夠像一個平等的大人般，重新回頭面對自己原本的家，才能夠和那個小時候的決裂正式告別。而清水溝這個家對他們來說的意義就是，這個家和他們對自己的期待比較接近，或者，清水溝的陪伴讓他們可以去探索他們所想要的自己，以及他們所想要的生活。他們在這裡獲得滋養、獲得足夠的挑戰、學習到愛自己的方法。清水溝把他們心裡的成人

養大，讓他們有能力照顧自己，甚至可以照顧其他更多的人。

在這兩種「家」的意義當中，原本社會上一般所認知的「家庭」，反而成爲了他們所逃離的地方，在原本的「家庭」當中，他們被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所束縛，有好孩子、優秀的小孩的標準、也有好媳婦好太太的標準，但是，那卻不是他們想要的自己。在今天的社區裡，前面談到的「有家的感覺與聯繫」的傳統文化或共同歷史記憶，已經不再能夠成爲支持一個人的力量，反而，今天的家庭對人來說是令人感到束縛的。社區工作在這裡體現了另一種家的意義，是一種解放的意義，在這裡，每個人試圖想要理解自己所追求的，試圖想要掙扎著過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這個「家」成爲支持這樣子的追求的力量，讓自己在面對原本的家庭時，可以看清楚那個掙扎與決裂，然後也看見自己和世界的決裂，面對這樣的孤單時，清水溝「家」的意象，成爲每一個人在世重要的相互支持。

談完上述這兩種人對家的意義，我才比較瞭解我和毅綸說的那句：「我的清水溝在我家…收留所有的清水溝人」是什麼意思。前面說過，我認爲如果離開清水溝的我就離開了鹿谷，沒有這間房子，我的清水溝不知道要在哪裡具體化。而現在，這棟房子是我的清水溝，這個家裡面要有好吃的、豐盛的食物，要有真誠的、放心的對待，要有「方昱的」清水溝風格。是的，我的清水溝在「我家」，收留所有的清水溝人。

2. 經濟與生活：共同「勞動」的歷史基礎

我很驚訝地在Engels (1983)的書裡，看見一連串人類的歷史中，原本單純的共同勞動，因爲人類技術的演進造成的分工革命，是怎樣使得原本單純的勞動，漸漸造成了權力與資源的不對等，這種不對等不僅是性別的、也是階級的、甚至是富人與窮人的。我們在清水溝的共同勞動裡，磨練著對性別與階級的意識與覺醒，知道這些在現代社會裡不斷地壓迫著人們，所以我們嘗試盡量打破分工，嘗試同工同酬的各種實驗。

這些清水溝人非常重要的情感基礎，來自於曾經的共同勞動與分享。曾經一起努力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做著相互照顧的「非資本主義思維」勞動，成爲每個人共同的歷史記憶：無數次在老人食堂的一起吃飯，無數次老人送餐和阿公阿嬤相互照顧的點滴，共同面對同一個生存挑戰，爲的是那個社區相互照顧的美好記憶，這些種種共同「勞動」，成爲清水溝人們理解世界的共同基礎。

這個共同基礎，讓我們共同理解置身在這個殘酷的世界的苦難，才更知道相互照顧的重要。不僅照顧彼此，我們也在能夠做的時候，不吝伸手幫助

別人。這是我和毅綸討論的清水溝的「收容」，在這個世界裡找到可能成爲你的夥伴的人們，然後伸手收容，努力改變，然後有一天，他們也會離開，帶著自己身上的清水溝，繼續前進。

3. 低貨幣依賴的生活

國榮和毅綸剛進清水溝時，從三千元的學徒薪水，慢慢提高到六千元，最後名義上雖然是兩萬，但是實領到的卻只有一萬元。連我自己在清水溝的這幾年來，都磨練著一個月不到兩萬元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我們過得並不拮据，反而發展出許多除了貨幣以外的能力來面對生活。實際一點說，我們並不把單一的能力放在賺取貨幣上面，然後用貨幣來換取一切生活所需；相反地，我們花更多的時間，讓自己發展各式能夠取代貨幣的能力，一樣可以獲得生活所需，甚至是更好的生活。

相反地，貨幣對我們來說並不做爲一種安全感的累積，而是一種必須去使用才有價值的東西。我想到 Bloch (2000)說到的那個醜得要死的世界，用錢買來的通常就是他說的那種空洞的工業產品，連食物也是，在這樣空洞的世界裡我們逐漸流失了我們的生命力。低貨幣依賴指的不僅僅是一種自由，還代表著身爲一個「人」的創造力；低貨幣依賴讓我們找回自己的生活與時間，而這就代表有空間可以發展我們身而爲人的能力。

4. 去商品化的照顧

這本來是清水溝的理想，透過在資本主義市場的貨幣換取去商品化的照顧。意思是說，透過資本主義的競爭方式賺取貨幣，然後回到社區時，再用去商品化的方式進行照顧，包括社區老人及工作者的相互照顧。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做法，因爲，如果要達成清水溝的理想，那麼就勢必創造出堅固的清水溝「城堡」才行，而這也遇到了前面我提過的困境，這個堅固的清水溝城堡的理想，至少在我的手上是失敗的，我們艱苦地撐著，卻從來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侵略。

我有一個可愛的朋友他在和老婆結婚後說了一個理論，他說：「現在所有父母都賺錢請保母來帶小孩，很好，小孩就是這樣，你現在不自己好好照顧他，等你老了以後他就會把你丟給外勞」。結果，在老婆生了雙胞胎以後，他就辭去工作一個人在家裡帶兩個小孩，那天他帶著兩個出生幾個月的小孩來我家玩，兩個嬰兒出奇的安靜靈巧，有一種說不出的清新特質，看他和孩子的相處，也是一種說不出的優雅自在，令我大開眼界。我知道這些離開清水溝的人們，包括我自己，都還是必須在這個資本主義的裡面換取

一些自己活下去的貨幣，而且都來得不容易，但是我們的相互照顧也沒有因此而拮据。但願我們有天也能夠像上面那個朋友一樣，能夠優雅的相互照顧。

雖然照顧漸漸被這個世界變成一種商品，但是就像是社會工作的助人一樣，它絕對是一種高度磨練之下的「專業」，就像是我的朋友，要把孩子帶的靈巧優雅，一定非常專業；但不必然一定要成爲一種拿來交換的商品。有一次從毅綸那裡轉介給我的「個案」，非常滿意我的「服務」，說要送我一罐自己在賣的果醬，我說不用，他跟我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他說：「就像是去廟裡擲筊，也是要帶水果去一樣」。這不是也是社區工作的相互照顧嗎？

5. 非主流價值

這裡用了一個「非」。這是很好的，我們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被主流價值污染；或者，我們不知道我們已經被主流價值污染了什麼，我們必須努力去知道，去改變。我們除了可以自己努力去找到自己，也可以和伙伴們相互提醒。常常在這些夥伴面前，我是無可躲藏的，我必須真實面對自己，也必須真實面對他們的這些挑戰。我不需要和他們之間維護一個「家庭」的和諧與完滿，但是我必須真實面對自己的生命。宋文里老師特別說到我前面談到社會工作者的「骨氣」，他說只有古代讀書人才講骨氣，現代讀書人才不講什麼骨氣。我想我們一直說到的「真誠」，就是這樣的骨氣吧。

五、社區的可能性

最後，讓我重新回答那個關於「爲什麼~社區工作？」吧。這裡說的自己，將不再是一個人，也會是一群人的；不只是我的，而是我們的。

1. 從世界中把「自己」找回來

怎麼樣才是我「自己」？我怎麼知道這樣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而不是「A」世界要我做的「某個」自己，然後還讓我「信以爲『真』」？當人「活著」不僅僅是爲了「活著」而已，那剩下的「東西」又代表著什麼？我們一生下來，這個社會的「成功人生」的藍圖就已經爲我們規劃好了；我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唸書、爲什麼要考大學、爲什麼要結婚生小孩、…，只因爲這個社會不斷告訴我們「惟有」那樣，才是幸福的人生。我們對人生缺乏「另類」的想像，世界不該只是個選擇題，我們應該找尋自己更寬廣的答案。透過不斷的反思與追尋，透過不斷的「非 A」的創造，我們才有可能把「自己」從世界中找回來。

社區工作也是如此，透過社區工作者不斷地對自身與世界的反思與創造，社區工作才有可能重新以「手工地」、而不是「泰勒化」生產地被大量製造出來。這樣的社區工作才可能具有「去異化」的行動意義，也才可能不斷從對「A」世界的反省中找到真正的社區工作。

2. 從自己身上得到力量

由於在「A」世界裡有太多「既定的」選擇，所以我們往往只要「被動地」選擇就好，而常常對「非 A」缺乏創造。因此，我們往往也很難真正從自己身上得到力量，我們通常認爲力量是要「向外」去尋求的。「A」世界告訴你：有了更多的知識，就會更有力量；有了更多的金錢，就會更有力量；有了更多的權力和位置；就會更有力量。其實，力量往往不是因爲擁有了這些而出現的；有時候，我們陷入「A」世界帶給我們的沒有安全感的循環裡時，往往我們擁有或追求了上述那些東西之後，反而會更沒有力量。

社區工作之所以要從自己的身上得到力量，是因爲社區工作往往就是要在不可能之中找到可能性。所以，社區工作者是從自己的身上得到力量的；意思是說，社區工作者往往是從投入社區工作的實務工作的承諾中，才長出他該有的力量。社會工作所說的「empower」的力量的方向不來自他人，而是來自於自己；社區工作的力量也不來自國家或專業者，而是人民本身。

做自己世界的主人

於是，在拿回自己的主體性，並從自身獲得力量之後，社區工作所要做的就是做自己世界的主人；進一步來說，世界是有辦法透過自身來改變的。在「A」世界裡，「身不由己」、「覺得無力或無奈」往往是我們無法做自己世界的主人的主要感受，我們不相信自己「應該」、「有能力」或者「可以」去改變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我們不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我們希望有人可以管我們、幫我們負起更大的責任；此時，國家、專家、具有權威的人士，就代替了我們掌管了我們的世界。於是，我們就從自己世界的主人的位置，退回了「從屬」的位置。

社區也是一樣，社區工作者絕不是為了「幫忙」社區而來的，社區工作者就是這個社區的主人，為了希望自己所身處的社區或世界更好，而主動自發地起而改變與行動。在「A」世界裡，我們從小被訓練成當一個訓練有素的「受雇者」或「從屬者」；因此，做自己世界的主人將是進行「非 A」重要的方法。

3. 在生活中共同的勞動與實踐

社區工作的方法說到這裡，最後涉及的是行動者們如何共同生活；即是透過生活中共同的勞動與實踐，進行彼此的互助。這樣子彼此以實際的勞動力進行互換的一群人，才能真正為彼此在「去異化」的努力中，相互支持、共同行動。共同的勞動才能針對「A」世界裡的主流貨幣，具有反思與批判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真正關乎「價值」的東西，也才能真正的顯現。

社區工作做為一種對自己的明瞭與實踐，做為一種行動夥伴們在這個大風浪的海中的相互支持，那些曾經是我的水手們已然航向自己的大海，就像是我們對自己身為「漂流社工³⁰」這個名字的自許般，不被大海淹沒地，航向我們遠方的自己。

³⁰ 同註 20。

參考書目

- 方昱(2002)。社會工作不應該只是「專業」。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生活重建中心的過去，重建工作與社工專業的未來—921 震災災後生活重建中心實務研討會。
- 方昱(2004)。清水溝的行動與敘事：我在社區中實踐社會工作的歷程與專業反思。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方昱(2010)。齊美爾的玫瑰：貨幣、貧窮與社會工作。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22 期，頁 27-49。
- 王行、朱建鋒(2009)。男性單親家長生命敘說與社會實踐之行動研究第一階段報告。中華單親家庭互助協會。
- 冷尙書(2003, 11 月)。社區：作為追求解放的人們的共在——一種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式的自我瞭解。發表於「2003 年台灣的社區與組織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主辦，高雄：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 冷尙書(2004)。戰士與俠的自我\文本——社會運動存有論的一種初步嘗試。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宋文里(2006)。第三路數之必要：從本土主義轉向文化論的心理學。應用心理研究，第 31 期，頁 75-92。
- 宋國誠(2003)。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台北：擎松。
- 周月清(2000)。英國社區照顧：源起與爭議。台北：五南。
- 周華山(1993)。意義——詮釋學的啓迪。台北：台灣商務。
- 徐震、林萬億(1983)。當代社會工作。台北：五南。
- 陶蕃瀛(2004)。行動研究：一種增強權能的助人工作方法。應用心理研究，23，頁 33-48。
- 趙剛(2001)。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頁 49-146。
- 蕭新煌(1990)。於 徐正光、宋文里 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頁 21-46)。台北：巨流。
- 顧忠華(1999)。公民結社的結構變遷——以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頁 123-145。

- Bauman, Z. (2001). 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 (張君玫 譯)。台北：群學。
- Bloch, E. (2000). *The Spirit of Utopia* (A. Nassar Trans.).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4)
- Bruner, J. S. (2001).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教育的文化 (宋文里譯)。台北：遠流。
- Chatterjee, P. (2000). 於 陳光興 主編，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論後殖民民主中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 (頁 147-166) (唐維敏 譯)。台北：巨流。
- Dennis, C. W. (2006). 人類最糟糕的發明—農業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譯). *The Ecologist* 36(8):36-39. Retrieved March 14, 2010, from <http://zh.wildatheart.org.tw/archives/aeeccca.html>
- Dorothy, E. Smith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Engels, F. (1983). 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譯者不詳)。出版地不詳：明華。
- Fraser, N. (2007). *After the family wage: A postindustrial thought experiment*. In Thomas A. Mappes & Jane S. Zembaty et al., *Social ethics: morality and social policy* (7th ed., pp.415-429). NY: McGraw-Hill.
- Freire, P. (2003). 受壓者教育學 (方永泉 譯)。台北：巨流。
- Giddens, A. (1994). *Capitalism &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 (簡惠美 譯)。台北：遠流。
- Johnson, L. C. (1998).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MA: Allyn and Bacon.
- Kvale, S. (1996). *InterViews*. London: Sage.
-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New York: Routledge.
- Lukacs, G. (1989). 《社會存在本體論》導論 (黃丘隆 譯)。台北：結構群。

- Marshall, C. & Rossman, G. B. (2006). 質性研究：設計與計劃撰寫（李政賢譯）。台北：五南。
- Newby, H. (1987). Community and urban life. In P. Worsley et al., *The New Introducing Sociology* (3rd ed., pp.238–272). London: Penguin.
- Palmer, R. E. (1992). 詮釋學（嚴平譯）。台北：桂冠。
- Parkin, C. (2010). Using social theory. In I. Buchroth & C. Parkin (Eds.), *Using theory in youth and community work practice* (pp. 20–43). Exeter: Learning Matters.
- Polanyi, M. & Prosch, H. (1984). 意義（彭淮棟譯）。台北：聯經。
- Polanyi, M. (1985). 博藍尼講演集：人之研究•科學、信仰與社會•默會致知（彭淮棟譯）。台北：聯經。
- Prigoff, Arline(1999). Global social economic justice issues. In C. S. Ramanathan & R. J. Link (Eds.), *All our futures: Principles and resource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s in a global era* (pp.156–173). Belmont, CA: Wadsworth.
- Ricoeur, P. (1991). *From text to action* (K. Blamey & J. B. Thompson Trans.).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6)
- Schön, D. A. (2004). 反映的實踐者：專業工作者如何在行動中思考（夏林清等譯）。台北：遠流。
- Schutz, A. (1991). 舒茲論文集 I，社會現實的問題（盧嵐蘭譯）。台北：桂冠。
- Simmel, G. (2004). Frisby, D. (Eds.).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3rd ed.) (T. Bottomore & D. Frisby Trans.). Oxon: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8)
- Worsley, P. (1987). Development. In P. Worsley et al., *The New Introducing Sociology* (3rd ed., pp.48–83). London: Penguin.